

赵铁林

聚焦生存

当代地下「性产业」曝光

JU JIAO SHENG CUN





令人震惊！这一拍摄难度极大从未有人涉足的“禁区”题材，第一次在国内首次公之于众。

摄影家赵铁林用了七年的时间，沉潜在生活的最底层，在我国南方选择了最具代表性的“性产业”群落，与那些“小姐”们朝夕相处，用他的镜头和笔，真实地记录了她们的生活，以及在金钱奴役下的悲剧存在。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与规模，都超过了我们当初的想象，摄影者用心血完成的这一艰苦工程，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大门，记录了一个大转变时代真实的社会现象，让我们看到了隐藏在暗处的，不为我们所知的这群人。



ISBN 7-225-01701-2



ISBN 7-225-01701-2/J·293 定价：25.80 元

赵铁林

聚焦生存

当代地下「性产业」曝光

责任编辑 陈 浩
封面设计 君 + 红
版式设计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聚焦生存/赵铁林摄影 -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9.3
ISBN 7-225-01701-2

I.聚… II.赵… III.新闻摄影 - 摄影集 - 中国 - 现代 IV.
J4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1999) 第07982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聚焦生存

当代地下“性产业”曝光

赵铁林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宁市同仁路10号)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彭山县彩印厂 印刷

开本: 850 × 1168毫米 1/32 印张: 11

1999年4月第一版 1999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225-01701-2/J·293

定价: 25.80元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聚焦生存

秦淮“梦遗”发廊女——车站南路阿华小姐。



聚焦生存

《秦淮“梦遗”发廊女—车站南路》：阿华小姐。

寻找家园的女人——小丽的故事》：小丽小姐。

聚焦生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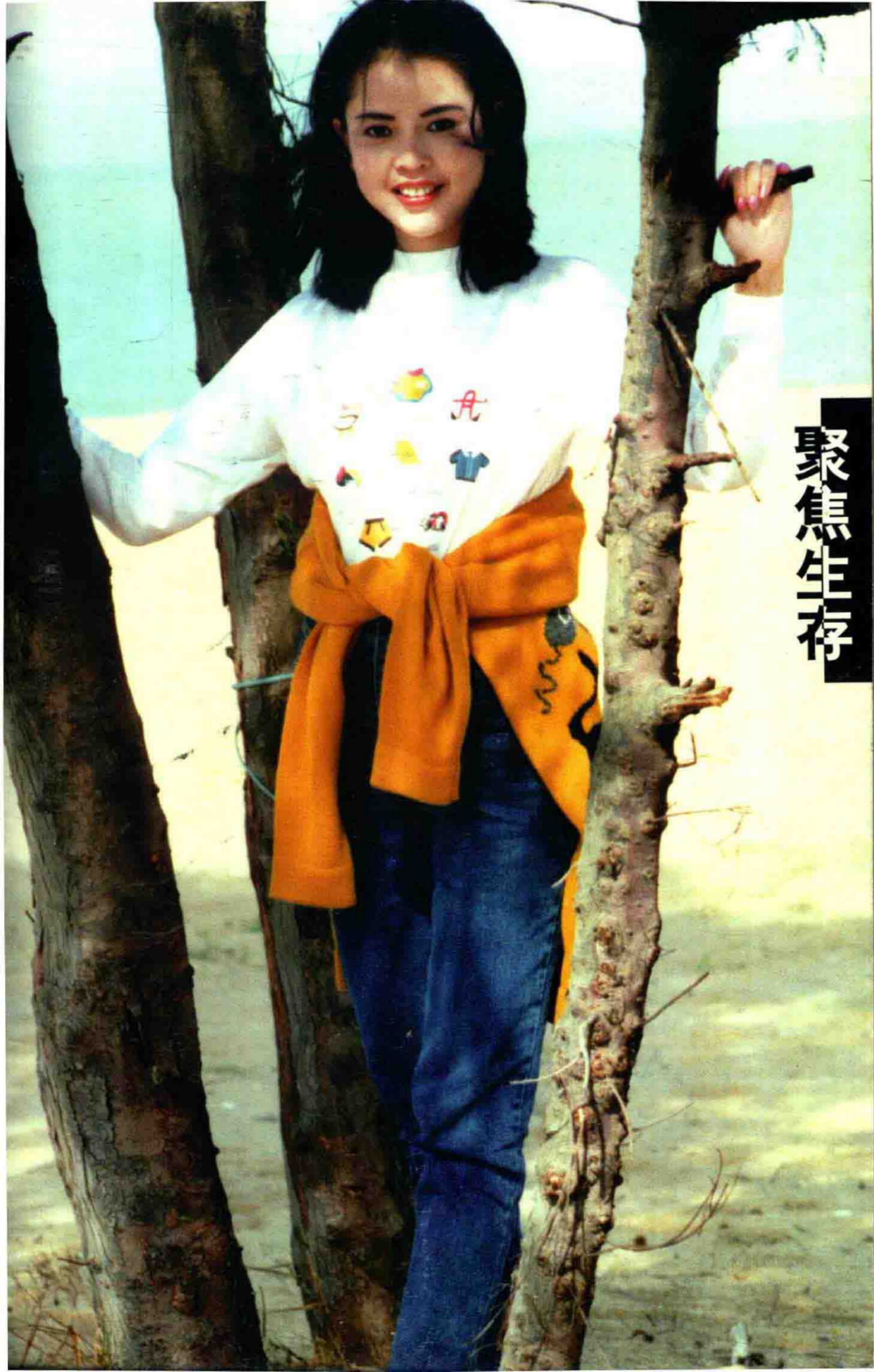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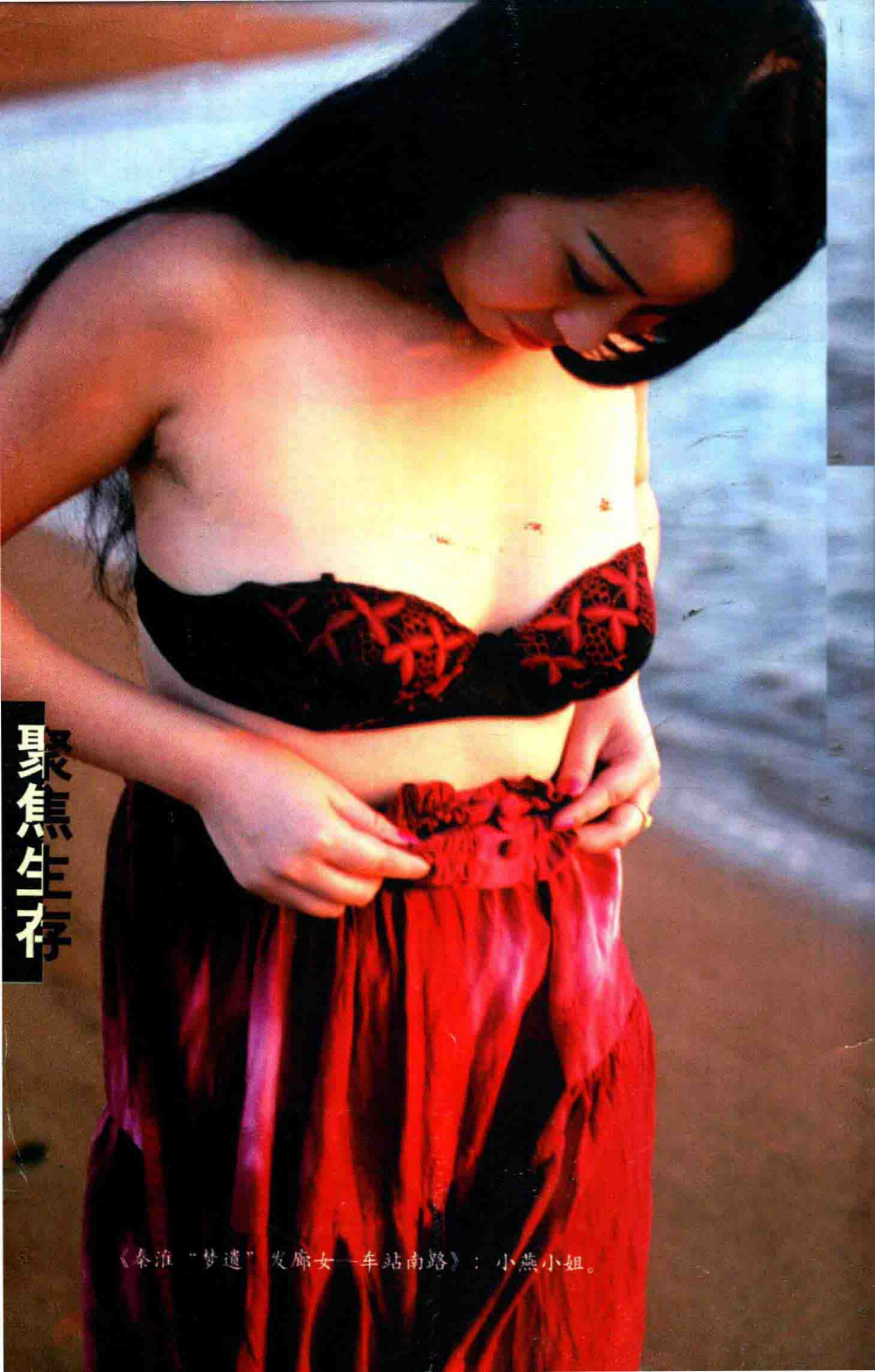
夏焦生三存

《秦淮“梦遗”发廊女—车站南路》：吸毒致死的小刘。

《英太村—小姐们的自述》：漂亮聪颖的姑娘小鹿。



聚焦生存



聚焦生存

《秦淮“梦遗”发廊女——车站南路》：小燕小姐。

目录

她们，有着跟我们一样的生活	潘绥铭	1
纪实的意义	黄平	3
用光线照亮黑暗	萧绪珊	4
影像的轨迹	赵铁林	7
关于赵铁林		12
真实的背后	那日松	14

目录



车站南路—秦淮“梦遗”发廊女

20

◆如果有人介绍你去“候机楼”消费，你千万不要问什么是“候机楼”，因为这是谁都明白的谐音字。

◆姑娘们有老有小……有半年发廊工作经验的姑娘，就算是“出道”了。

◆每当入夜以后，大大小小的豪华轿车竟将大半条街占去了……

◆歌舞厅的消费价格贵得惊人，尽管如此人们还觉得不过瘾……

◆这些老板很少将姑娘们留宿，一般“完事”之后，就用车将她们送回来。给发廊老板的“出钟”费，是一人100元。

◆受到伤害的—阿云姑娘

◆吸毒致死的小刘

◆风情媚娘—“妈咪”阿平

◆尝尽了世态炎凉的一小胖妹

◆放荡不羁的“浪女”—阿雪

目录

聚焦生存

目
录



寻找家园的女人—小丽的故事

92

◆小欧考虑到挣钱不容易，拼命地和歹徒搏斗，终因寡不敌众，最后还是被歹徒杀害了。

◆男人选小姐，“妈咪”穿针引线……客人们舒展臂膀将姑娘们搂在自己的怀里；姑娘们佯嗔薄怒，在男人们的面前卖弄风骚。

◆姑娘们在发廊里坐不住，就常常围在发廊门口，引得路人也常驻足观看，以为自己到了“温柔之乡”。

◆老板娘为了本店的生意，不断地鼓动自己发廊中较为有姿色的女孩子去到客人面前“亮相”……

◆她不知道她还要在这条路上走多少趟，女儿才长大成人。

◆她已经“老”了，如果说这里还有钱可挣的话，那也是别的更为年轻的姑娘们的事情了。

◆女儿从贵族小学转到了平民小学，她再也支付不起昂贵的学费了。

目录



漂泊在都市边缘的女孩 140 ——阿V的故事——

◆阿V的爸爸有时甚至将这个女人带回家中，这使得阿V的妈妈非常难堪……

◆小吴为了继续占有阿V，在没有征得阿V父母的同意下，就带上阿V双双离家出走……

◆他会用眼睛睨斜着进入大屋的男人，看着手表，计算阿V送客的次数及时间。

◆在不出半年的时间内阿V怀孕了两次。在阿V自己几乎没有什么觉察的情况下，把胎儿“生”在厕所里。

◆近几个月以来阿V姑娘“下红”不止……如果客人再多一些，她就有身体不支的感觉。

◆……小吴怀疑阿V和“卷毛”的关系不正常……阿V下决心，离开小吴，转跟“卷毛”。

仁坊街—阿香写真 208

◆白天男人将孩子抱到顶楼的阳台上，或附近的什么地方去玩，好给阿香腾出房间。

◆当孩子需要喂奶时才回来，如果恰巧有客人还未走，男人就非常不

目录

高兴,总是找个借口给阿香点“颜色看”。

◆无聊时,姑娘们相互品评对方的身体,她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青春还剩下多少。



英太村一小姐们的自述

220

◆老板看着这些近似于半裸的妹子们,讨好的话说不上几句,因为不远的地方站着他那位“圆规”夫人。

◆……自己的女人分明说那位不守规矩的客人是王八蛋,可见她心里还是有我的。

◆“事业有成”的一阿亦

◆漂亮聪颖的姑娘一小鹿

◆各奔东西的一阿菊、阿红姐妹

◆混得开的女人一大妹

◆讲不清年龄的女人——“老牙齿”阿燕

◆认了命的小师傅——汪霞

目录



台庙—“村妓”现象

252

◆“女孩子”的称谓是对大多数从事风化行业女人的尊称。缘于地势及交通的便利，其台庙及陆庙便自然而然地成了这些“风尘女子”的首选。

◆有的丈夫还带着由于没有女人而处于“性饥渴”的同事来到自己的家中，让自己的女人单独和自己的同事呆一会儿……

◆这些男人们将自己的女人看管得很紧，女人在屋里“做事”，男人就盯在门外，除了客人谁也不许靠近自己的女人，

◆从她们买菜的多少和成色来看，就知道她们昨天付出了怎样的“劳动”。

◆……这种事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女人的“性本能”。

◆关注风化行业的人们有不少人停留在“逼良为娼”的水平上，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她们是H市从事这个行业底层的一部分人。和她们相近的就只有“棚户妹”了。

她们，有着跟我们一样的生活

——为赵铁林序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教授 潘绥铭

我在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从字典里发现了“妓”字。一看那解释，是“卖身”女子的意思。于是我就苦思冥想了好一阵子：“卖身”又该是什么样子呢？

直到现在，当我们看到、听到、谈到“妓”（或者其他代称）的时候，我们仍然会闪电般地想到“卖身”、谈论“卖身”，甚至描绘“卖身”，就像1998年初那些突然大行其道的、号称“实录”的流行文艺作品一样。

可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从小学四五年级再长大一些呢？

当然，这不能完全怪我们。数十年里，我们曾经虔诚地相信，这里真的是一片净土。所以在70年代的《新华字典》里，连“嫖”、“娼”、“淫”这些词都删掉了（只留下一个妓字，“不幸”被我看到了）。所以，当初的狂妄，一定会带来现在的好奇；而好奇，当然不会指向真实，只能投入（甚至陷于）奇闻轶事，甚至是天方夜谭。

可是，我们毕竟还是太浅薄了。“妓”（无论使用什么代称）难道不是人吗？她们除了卖身，难道就没有其他的生活了吗？她们与我们，除了卖身之外，难道真的还有什么天壤之别或者“本质区别”吗？当我们已经可以把领袖请下神坛，大讲他们的日常生活的时候；当我们已经开始明白，这个世界上的一草一木实际上与我们是十指连心的时候；我们却仍然不知道，她们也有与我

们一样的生活；仍然把她们想象成“外星异类”，甚至是“猪狗不如”。这，合理吗？合情吗？合适吗？

我要感谢赵铁林先生。他花了那么长的时间、那么多的心血，使用了那么具有震撼力的艺术手段，终于把一些活生生的“她们”，呈现在我们眼前。于是我们看到：她们也要为衣食住行而忙碌，并不是“好吃懒做”；她们也有酸甜苦辣、悲欢离合；并不是“乐不思蜀”；她们也……，并不是……。总之，她们就是普通人。

不信，您可以试验一下：把这本书的所有文字都去掉，然后请别人来猜一猜，这里面照的是什么人？恐怕十之八九的人会说：哈，是打工妹和打工仔！

赵铁林先生还帮助我们了解到这样一个事实：虽然是卖身，但是她们也同样有心上人。仅此一点，我对赵先生的感谢就要增加一倍。有多少中国人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一点呢？我猜，恐怕比不知道 $E=MC^2$ （爱因斯坦公式）的人还要多。即使知道，恐怕大多数人也是按照李香君或者杜十娘的模式来想象的。可是实际上，她们的心上人并不是嫖客，也不是大款，而是本阶层的、本年龄段的、本乡本土的小伙子。这，在我开始研究“性产业”之前，也是不知道的，而且听说了也不会相信的。

赵先生的贡献，其实就是在抨击某些“作家”和“制媒者”：您们不妨“思考”、发议论、献计献策；不论是义愤填膺还是意在沛公；可是，请先下河，然后再谈水。

至于那些靠闭门造车和耸人听闻赚钱的人，我们则应该连眼珠都不转过去。

最后要说的，还是感谢赵先生。

纪实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黄平

我带着钦佩与惭愧浏览了赵铁林先生的这本摄影集。20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速度与规模，都超过了我们当初的想象。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不但经历着这个大转变，同时也在观察它，描述它。

很早就有前辈学者提出，如果我们还缺乏分析能力的话，至少应该把这个变迁记录下来。但是，我们自己积累下来的第一手素材，似乎并不多，更不全。倒是有许多新闻工作者，摄影工作者，扛起了他们的摄影器材，拍摄并向我们讲述了许多“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现在，《焦点访谈》《东方时空》等已经受到了高度的关注。作为个人，如果能够像赵铁林先生这样，哪怕只是对社会变迁中的某一方面某一类人做出多年的跟踪、观察与记录，就会不只具有摄影的或艺术的价值，而且也会对我们这些做研究的，或者我们的后人了解乃至理解我们的时代，都富有启发意义。

用光线照亮黑暗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 萧绪珊

四年前，当我初次看到赵铁林拍摄的这一题材的第一批照片时，我确实感到震惊。我惊奇的是摄影者居然选择了这样一个极为敏感而又极富挑战性的题材。而令我更加吃惊的是，在今天极为盛行的民众化倾向的新潮中，居然有人甘于寂寞，历经艰辛用了六年的时间沉潜在生活的最底层！表现出了对摄影的如此执著、认真的探索精神。

赵铁林没有急功近利地追逐时尚，而是严肃地走自己的路。这也是被一些人称之为“过时”了的传统的纪实摄影的道路。坚守这条道路的摄影家们的特点是，关注现实，关注社会，同情社会底层人的不幸境遇。他们用照片这一形式揭示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从而寻找社会改革之路。正如路易斯·海因所宣称的，他拍摄的目的就是要用光线照亮社会上的黑暗现象。在今天，无论是西方还是在中国，这类纪实照片以它本身的存在价值，仍然在摄影界占据着一定的地位。

赵铁林选择的这一“禁区”题材，拍摄难度极大。因为在中国，这种现象不只为国法所不容，为舆论所谴责，同时它也受到社会道德观念的排斥。但是，这种现象是一个真实的客观存在。这是任何人也不能回避的事实。摄影者揭示出社会的这一丑陋现象，并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或是追求刺激。他是用照片展示出这群处在都市边缘的姑娘们的生活痛苦，以及在金钱奴役下的悲剧性存在。

确实如人所说，照片不能改变世界。但是，照片的角度，向世人揭示的这一存在，正是为了引起人们的认知与关注。从而在我们逐步完善社会的同时，为这群生活在屈辱、卑贱境遇中的姑娘们，寻找出一条解救的新路。

对于一个摄影者来说，最大的难题还是如何拍摄这类照片。相机镜头面对着的是真实存在的具体现实。纪实摄影直接再现的特点，使照片具有着“可怕的真实”。因而，它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增加了拍摄的难度。按照西方的惯常手法：一是摄影者乔装打扮，混入被摄对象之中，伺机拍摄；一是摄影者要像“躲在墙角里的老鼠”一样，搞偷拍。赵铁林没有采用这些手法。他是以诚实的态度向姑娘们表明自己的拍摄意图。他是摄影者的身份出现在她们面前。他在与她们长期相处中，关心她们的疾苦。他不是以凌驾者的姿态看待她们，而是做她们的朋友。正是在取得她们信任的基础上，她们毫不设防地向他敞开了心扉，倾诉了个人的不幸。赵铁林是凭着他的真诚和耐心取得拍摄权的。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拍摄了一些常人很难拍摄到的照片。因为对这些可怜的姑娘们来讲，出卖色相已经成为生存的手段。在她们身上，属于正常人的道德观念已经被现实碾得粉碎。她们的近于麻木的生活态式，也正是这些人的最大悲剧。

纪实摄影者在拍摄时，不是只满足于单纯的记录，而是需要更多的深入的思考。他们以犀利的目光去观察问题，这样他们才能穿透生活的种种表象，达到对生活潜在内容的把握与感受。从赵铁林的照片中可以看出这一特点。他没有停留在对生活层面的观察，而是更多地了解她们的命运以至心理层面的因素。他正是在通过冷静的观察与理性分析的基础上，选准了拍摄的切入点。他在照片中展示出这些人物的性格特征以及她们空虚的内心世界。同时他也以批

判性的目光揭示了这些人，甘于堕落的可悲的主观因素。这些照片给予人的感觉是复杂的。即使轻松的场面，也总是带有难以品味的苦涩感。因为摄影者所选择的形象，无论是人还是场合，都具有强烈的悲剧意识。

赵铁林的摄影语言是真实、自然而质朴的，他不刻意经营，也不追求感官刺激的视觉效果。他的照片给予读者强烈的真实感。这与他对客观对象的真实性的真诚把握是不可分的。

赵铁林不是一个科班出身的专业摄影家，但是他是以严肃认真的态度看待摄影。他年复一年地在拍摄实践中不断地提高自己。他在拍摄中不干预对象，也不做任何人为的加工或诱导。他更多的是等待拍摄时机，追求内容与形式完美的结合。

赵铁林用了七年时间完成的这一艰苦工程，成功地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大门。他让我们看到了隐藏在暗处的，不为我们所知的这群人。

影像的轨迹

—写在前面的话

赵铁林

这本书的成因比较复杂，因为我的拍摄工作进行了许久也还没有谋篇成书的想法，能够以几组故事在报纸或杂志上发表就不错了。

现在有了出书的机会，再回想这些年拍摄的经历，有些心得和体会，有些人与事，无论是书里的和书外的，都让人有些感慨，为此书做出过贡献的人实在是不少。

现在书中的照片绝大部分是1994年之后拍摄的。虽然从1991年我就关注这个题材，但由于当时的工作重心不在“拍摄”上，而且最终如何使用这些片子根本还没有一个成熟的想法。因此还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摄影”。尽管如此这些早期遗留下来的照片，仍然具有相当的重要意义。而且和我目前从事的这个专题的拍摄也同样是不可分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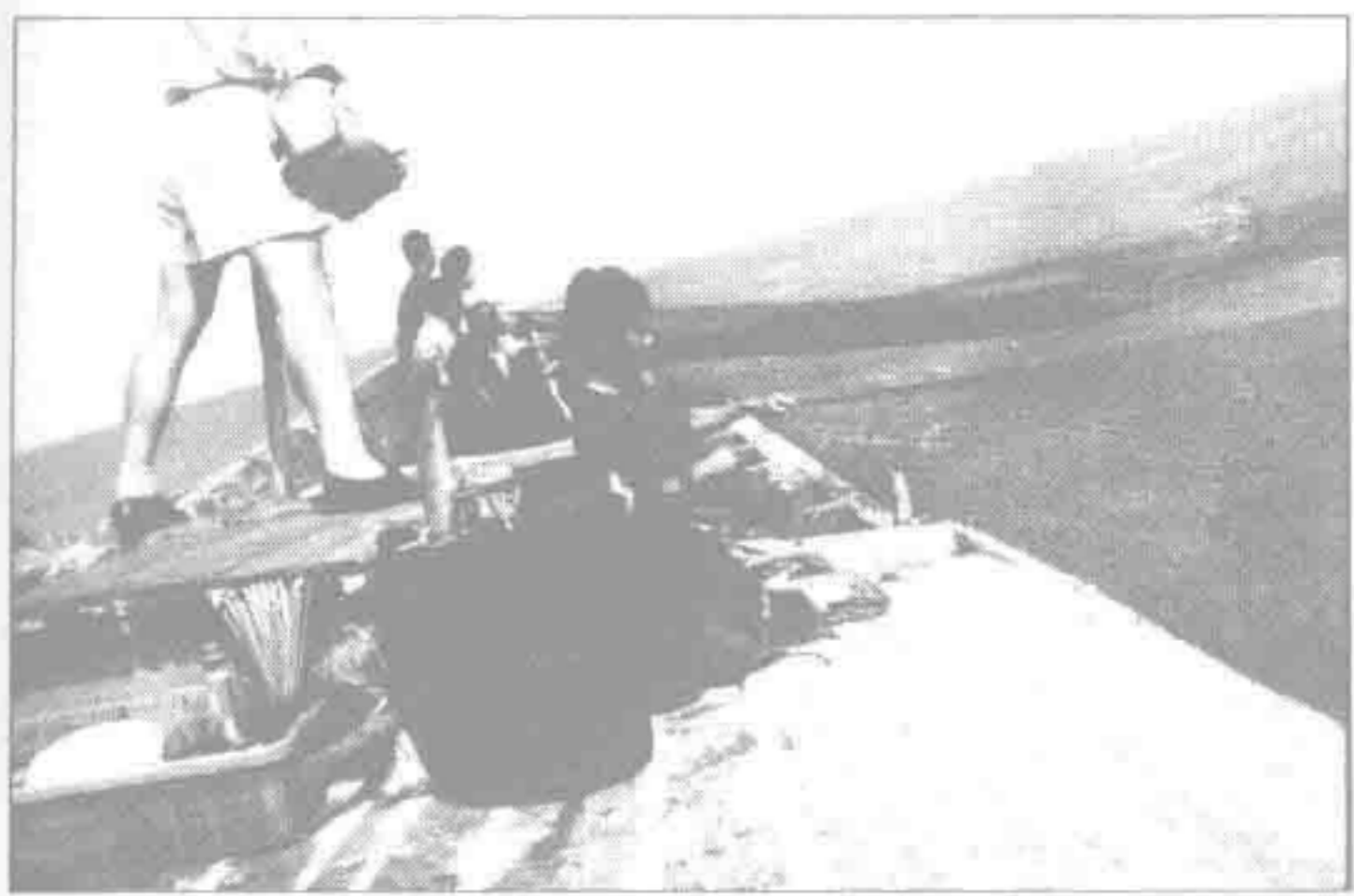
这个1994年南方的岛屿城市，云彩总是很低，要是夏天的中午，人的影子往往只有脚边的一点点。

企业破产，债务沉重，生活失去了来源，我必须每天在这座热带城市中走街串巷，给需要照像的人拍片子，10元一张。当时我的顾客群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发廊的年轻女孩，她们的酸甜苦辣我是看在眼里的，还有一部分是我出租屋的左邻右舍，这部分女孩子是在歌舞厅里挣饭吃的，有四川的，也有湖南及贵州的，大

家有时相安无事，有时也会因为一点小事吵闹起来弄得沸反盈天，搞得我这一类人神经紧张。我住在一幢私人出租房的顶层，八间住房加中间一座小房就是视力表中的一个“山”字。除我之外还有来自新疆的几位歌手，架子鼓手，吉它手（这几位也是单身汉）。

在中午12点之前，整幢楼包括附近街面都是很安静的。我将前天晚上洗好的照片整理好，再将我的拍摄计划拟定好：下午去哪里，晚上去哪里，必要的文字记录一下。

在往来于车站南路的过程中，我逐渐认识了阿云姑娘和小丽。阿云姑娘的拍摄最初是从肖像开始，当比较熟悉之后才开始了比较正式的拍摄，而关于小丽的拍摄，最初的照片形成比阿V要早，但往后的拍摄几乎是马拉松式的，前后差不多有五年之久，我和小丽的认识、了解到深入她的生活，到她在你面前展开她的内心世界是一个相互尊重、彼此认同的漫长过程。有一次小丽让我到她的住所吃饭，就谈到了“拍摄”的问题，她担心她的宝贝女儿在她老了之后不孝顺，想让我将她这段生活记录下来。我讲，我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拍摄她的生活、工作、她的家乡以及她生活的变迁，其目的是想出一本书来较客观地反映类似她这种女孩子的生存状况。



这既是她生活的写照，同时也是我生活的历程。她同意了我的想法，1996年初我便到她重庆的家，将我对她的了解推到了一个更深的层面。1995年的6月19日我到红星胡同61号找到了《大众摄影》编辑部，想让他们看看片子，如果行的话，我可以考虑这项工作继续做下去，不行就回研究所而结束这种漂突不定的生活。年纪已经不小了，要干什么不能总是犹豫不定。几位编辑看过片子之后认为题材非常好，但手法过于简单，图片的质量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确定了题材也就等于确定了我今后要走的路。之后的几年，《大众摄影》的编辑那日松担任了我的图片编辑。

1995年7月17日我拿走了家里不多的存款再加上变卖一部相机的钱又返回了这座城市，开始了漫长而艰巨的拍摄工作。除了拍我的主题之外，我还必须拍广告、人像以争取多挣一些钱，以便维持一个基本的生活。收入是不稳定的，好在有一个热心肠的四川女孩子小刘在经济上给予了我不小的支持，使我免于因挣不到钱而陷于狼狈的境地，几年下来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1996年春节期间我将我全部的照片拿给人民大学的萧绪珊老师看，也得到了她的肯定与支持。1996年的初冬人大的潘绥铭老师也给予了我同样支持与鼓励，我相信我是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1997年的下半年随着我题材的深入和活动范围的加大，招致了当地一些人的误解，我所面临的问题也愈加复杂，由于题材在当今中国社会仍属敏感问题，你很难一下子排除这种误解。

在受到几次“警告”之后，我决定在我所任职（非正式）的报社寻找一个能和我一起工作的学生。在此之后的拍摄过程之中我一直将我的学生小黄带在身边，并做现场拍摄记录。她是本地人，懂当地的方言，在后来拍摄《阿V姑娘的日子》这组照片中，她基本上参与了全过程。

寒来暑往，为了这样的一项工作我几乎倾注了我全部的力量，爱人收入有限为了节约每一分钱，总是买最便宜的菜，衣服补了又补，几年来除了单位组织，她从未进过电影院。我常年在外，我们又没有孩子，她一个人守着25年前结婚时的家具等着我的归来。

这种长途跋涉行进的摄影方法，不光是产生了一堆照片，也不光是记录了正在以各种各样方式生活中的人，同时也记录了摄影师本身的生活轨迹。为了某一项事业一个人有所付出这是肯定的，这种付出有时甚至是很巨大，以至于拖累家人和你的亲朋好

友，这都是可以想象的。但你是不是能公正地对待你的拍摄对象，并在与他们朝夕相处时把他们“存在”背后的意义准确定位是很不容易的，这少不了你自身的把握，否则这些照片会有一些脱离主题而哗众取宠的东西破坏你的整部作品。

1998年10月20号晚，几个朋友又一次为我饯行，小酌之后互道珍重。21号晚上爱人送我上火车，包裹都已经放到车厢上了，我说：“你走吧，一会儿演出就要开始了，朋友给一张票不容易。”她说：“时间还早，多呆一会吧。”我说：“老夫老妻，说不定书批下来我很快又会回来了。”她说：“你要注意安全，年龄大了，要多吃些水果。”我说：“你先走吧，车快开了。”她不说话。我点上烟，她又讲：“你还是少抽点烟吧，身体要紧……”我不说话，她看了看实在无事可做，慢慢地沿地下道走去，宽宽的地下通道里她一个人向前走。我回到车上想着南边的事，车终于开了，我往站台上看一眼，她又回到通道口看着即将驶出站的火车，我明白了我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不辜负亲人及朋友们的希望，把这项工作进行到底。

关于赵铁林

赵铁林和想象的不一样，见到他时才知道他已是50岁的人了，并且有过优越的生长背景，他告诉我的故事远远比他拍的照片精彩得多，丰富得多。

一个人用五、六年时间居身于社会边缘人群之中，目的就是记录他们的生活这样一件事，绝不是好奇心和对于冒险的兴趣所能支持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宁可认为赵铁林是社会工作者而不认为他是摄影家。

——李媚（自由撰稿人、摄影评论家）

赵铁林是一位优秀的报道摄影家，他不像时下许多摄影家那样，总是在表层报道，并大幅度转换着报道内容；赵铁林只掘数口深井，它的镜头始终朝着时代的真实，特别是始终朝着底层。

——李江树（《中国妇女》杂志记者、摄影家）

赵铁林手中的相机好比医院的X光机，它透视着我们社会的机体，将我们不愿承认的，但又必须承认的部分呈现出来。他的这些作品深深地打动了，也应该打动所有正直、有良心的人。

古往今来，学者们各种意义的探究，大都是以存在的真实性为基础的，而赵铁林无疑是某种隐秘性存在的挖掘者，并是其真实性的见证人。

至于赵铁林几年来就这一题材的拍摄的过程，其本身也成了—一个罕见的、包含了多重意义、值得探究的真实存在。

——窦海军（《环球企业家》记者、摄影评论家）

在赵铁林的镜头下，我看到的不仅是犀利般的畅快，还有那不乏孩童天真的流露，其影像意义远远超出图片价值的本身。

——李玉祥（《三联人文地理》图片编辑、摄影家）

赵铁林拍摄的图片具有相当的震撼力。他不仅从一般人难以接近的角度记录了另类和边缘人的生活，而且蕴含了对他们的人道关注。

——张小文（《南方周末》图片编辑）

真实的背后

——赵铁林访谈录

《大众摄影》杂志图片编辑 那日松

我仍然记得第一次见到老赵的情景，不过却早已忘了那是哪一年，后来老赵告诉我——那是1995年6月19日。他带着一堆女孩的肖像照片，正在为是否要继续做一个自由摄影人而犹豫不定。三年多过去了，今天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坚定的关注现实关注生存的优秀报道摄影家。

时光荏苒，希望永存。经过几年的执著工作，老赵终于要出书了——这是生活对良知和信念的回报，因为这本书已不仅仅属于老赵，它也属于许许多多帮助支持他的亲人和朋友，更属于那些永远留在老赵镜头里的为生存而挣扎为希望而生存的女人。

那日松： 很多人看了你的照片，都有一种好奇心理——你是怎么拍到这些照片的？你和这些小姐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关系？

赵铁林： 从一个方面来说，和这些小姐有一种比较密切的关系，这是拍摄这个题材一个起码的条件，这实际上是在铺设一种拍摄环境，它所消耗的时间和精力是最大的，你想拍她们，你就必须要了解她们的生活，这种了解也可以说是一种“亲近”，但这种了解是不是就非要与她们有一种“性关系”，或者以“性关系”为基础，这里我可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

那日松： 你要了解她们，你就首先要尊重她们，在平等的

意义上与她们交往，和她们成为朋友，不仅拍照片，还要帮助她们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我跟她们有了这种所谓的“关系”，那我根本就拍不下去，她们也不可能让我拍。

那日松： 那么你是带着一种什么样的想法拍摄这些照片的？
你的拍摄目的是什么呢？

赵铁林： 从我1992年无意识的开始这个专题的拍摄，前前后后进入我镜头的“小姐”有100多个，进入深入拍摄的差不多有30多人，进入主题拍摄的也有10多人，而这10多人，从年龄上、从她们成长的环境上、以及生活状态本身就是千差万别的，但她们都带有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她们的生活在某一个环节上出了问题。那么这些女孩子走到这一步，是不是她们就不能成为正常的人了，我的立足点非常明确，我是从“人性”的把握上，不是从她们所从事的这一职业的深与浅、对与错等某一个具体事件来判断她们的是与非，而是从她们这种生活境遇上来综合反映这个时期的人们为什么会出现问题，这大概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是教育的问题，比如说这些孩子大多数接受教育不充分；另一个，她们的生活相对来说都比较贫困；再一个就是她们流落到城市里面，都想赶快致富，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那么她们采取的手段是非正常的。那么这种“非正常”的劳动的结局会不会就一定使她们成为这个社会的渣滓，这也不一定，比如我拍过的小姐有的就已经又重新上学，并学有所成，有的甚至已经出国，有一些挣了钱后成为新兴的小业

主，这种情况也不是少数，但也有很多小姐对自己不严格要求，又沾染了社会上更坏的习气，并真正成为社会的渣滓，这种情况也是很多的。我拍她们并不是要反映她们的职业特征，我拍摄的中心是要反映她们的生存状态。

那日松：你经常谈到“人性”的问题，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你所理解的“人性”？

赵铁林：人生出来，他就要在这个社会上处于一定的位置，就具有生存的权利，具有选择生存方式的权利，也具有享受劳动成果的权利，但每个人也都有他的弱点，社会再完备也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成为社会的佼佼者，虽不能成为佼佼者，但这些人同样有追求真善美追求幸福的权利和理想。

那日松：那么你采取这种拍摄方法是不是基于一种对她们的“同情”？

赵铁林：同情是存在的，但这种同情不是针对某个人的，是一种广义上的同情，比如说阿V，一个18岁的女孩儿，本来应该处在一个努力学习积极向上的时候，但她流落这里，干了这种事情，当然值得同情，但这种同情并不表明你就认可她做这种事情，从我和阿V的交往来讲，我是非常冷静的，在我拍她之前，我想知道她为什么来到这里，了解她的经历，这用了我很长的时间，那么我了解到她的父母离了婚，父亲又找了别的女人，母亲无力抚养她，她只好流落街头，结果认识了小吴，小吴是一个劳改过两次的人，那么小吴就把阿V带到了这里，他的生活观念肯定对阿V有腐蚀性，

阿V不可能明辨这个东西，她认为女孩子就应该跟男孩子，这其实就是阿V的悲剧，那么在我拍摄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在做她的工作，让她离开这里，不要再干这种事情。

那日松：在拍摄这个专题的过程中，你的生活也一直处在一种贫困的状态，那么你的精神动力是什么？

赵铁林：这跟我所受的传统教育是有关系的，我们这一代人的理想里面都有一种为社会做点贡献的成分。那么我做生意破了产，我无法再干下去了，我要换一种职业，那么我选择了摄影。我为什么选择摄影，首先是摄影“快”——现在是一个信息传播的时代，文字相对来说“慢”，而图片更真实，更有冲击力，所以我选择了“图文结合”的办法。当然选择了这种摄影，也就是选择了贫困，但我认为生活贫困对我来说是一种考验，我相信自己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干出来，而且能干好。为什么？因为这是我对中国摄影现状的一个基本估计，中国摄影目前所处的这种尴尬状态，并不是因为条件落后，也不是摄影人的素质低，或者说题材少，都不是，关键是我们都很浮躁，而摄影人又没有把摄影当成一种干预生活的手段，摄影不过是玩嘛，大家都在玩，而我认为现在是纪实摄影发挥作用的最好时机，我去努力做，我就相信我会成功。这里对我帮助最大的，其实并不是在某个物质环节，而是在精神上，就是朋友们对我一如既往的支持，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原动力，说实在的，没有这些精神的支持，我早就不拍了，拍这个题材太苦了，这不是一般的苦，

它是一种精力和时间的极端消耗，而且它需要高超的采访技巧——你不是简单地和她拉近乎，也不是简单地给她钱，你需要不断跟他们沟通，你不能居高临下，不能瞧不起他们，但也不能把他们捧到天上去，你和他们的关系要非常融洽，这样你才能真正进入到他们的生活，他们信任你了，这时候才能拿出相机来。

那日松： 你拍这些照片的时候，想没想过这些照片也可能会对她们造成伤害？

赵铁林： 想到过，但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我会把握一定的尺度，第一，我拍的要真实；第二，不要揭人家的短处；第三，要保持一种心平气和的状态；第四，我要把握拍摄的目的明白无误地告诉她；——这一点是很多人都不可想象的，我就是告诉她我要发表，很多人都不理解，实际上你不理解是因为你没有做这项工作。这些小姐也有尊严，而且这种尊严是绝对不允许你侮辱的，我和她们交往，拍她们，并且告诉她们我的目的，这对于她们来说就是对她们的尊重。

那日松： 那么你所说的“真实”是不是一种“客观记录”，这种“记录”真的能做到真实吗？

赵铁林： 应该说没有客观记录，也没有绝对真实地记录，因为摄影者本身是带有主观性的，也可以说摄影是带有“侵略性”的。那么怎样把握好这个分寸，首先是要和你的拍摄对象达成共识，在尽量不干涉她的生活的情况下，她自然会为你提供一些真实的场面。所谓“真实”就是在我们现有这种对社会认识的情况下，能够比较客观地把握住这个尺度，而被摄者能够按她

本身的存在而生活下去，这是一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一切都不可能，人是会伪装的，镜头是会骗人的。

很多人看了我的照片都说感觉不到摄影者的存在，很自然，其实这就是一种真实，因为我没有任何猎奇。

那日松：在整个拍摄过程中，你一定见到了许多常人无法见到的东西，那么给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呢？

赵铁林：给我感触最深的不是什么她生活中隐秘的东西，因为说实在的她们已经没有什么可隐蔽的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们的无知，正是这种无知导致了她们的悲惨命运。

那日松：那么她们怎样看待你的拍摄？她们不怕照片发表后可能会对她们造成不利的影响吗？

赵铁林：当然也害怕，但她们认为我是记者，我靠拍照片吃饭，她们靠青春吃饭，你也别指责我，我也不指责你，能做到这样就行。她们也很体谅别人，在她们眼里拍照片也是为了生存，记者也是一个“乞食者”，不过就是高级一点而已。当她们认为你也是在为生存而挣扎的时候，咱们就是平等的了，这种平等不是装出来的。

那日松：许多人都感慨于你的执著精神，你怎么会如此全身心地投入？

赵铁林：我希望用我最宝贵的时间把我所进行的工作做好，我的所有社会活动几乎都是直接的或者间接的为这个工作服务的，我的社会交往，我的生存状态，包括我的相对贫困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其他的和这个目的无关的，我都尽量把它淡化。

夏焦生三不



聚馬山序

車站南路

「秦淮」
「夢遺」
「發廊女」



H市为了规范当地发廊的行为曾动用了不少力量，在实践中也确实起到了一些作用，但是治标不治本。因为这种社会现象的起因比较复杂，是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的课题。

发廊中的女孩子对付这种例行检查的方法有很多种，其中之一就是躲起来，等你检查过了她们再出来。





如果有人介绍你去“候机楼”消费，你千万不要问什么是“候机楼”，因为这是谁都明白的谐音字

在1992年、1993年来H市出差、观光旅游的人差不多都要到这条不足两公里的路上走一走，转一转。作为商业街，它远比不上H市老城区的中心路、博大路、华新路，即使车站南路也有不少的酒楼、饭肆，但这都不是它“芳名”远扬的真正原因。

车站南路的北口有两座宾馆，一座叫作“滨海国际大酒店”，一座叫“友谊宾馆”。入夜以后，“滨海楼”（滨海国际大酒店的简称）。门前二、三百米的路段上，不少“站街”的姑娘们在摩肩接踵的人流中，鼓起勇气问路经此地的客人愿不愿和她一起去看“录相”，“喝咖啡”或“按摩”。如果客人不同意，她们就只好物色下一个客人了……

这些“站街”姑娘们的工作时间，一般是从晚上8点钟左右一直延伸到后半夜。她们有时候“运气”不佳，没有一个雇主愿兜揽她们，她们知道明天的餐费可能要出现问题，就会坐在“滨海楼”门前的石街上发牢骚，说：“这里应该建立一个女孩子的铜像……”别人问：“为什么？”她们讲：“这是为了纪念像她们一样，勇于下海，并为当地的经济做出了“贡献”的女孩子们。路人听了赶快抬脚走路，这些女孩子肯定出了毛病，这种话也敢随便说！

友谊宾馆的“生意”，一般起于下午四点，止于西餐厅打烊，约12点左右。这里的姑娘们的“身份”要高一些，模样也要俊俏得多。



1992年，在H市的这条主要街道上，像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女孩子在街头描眉画眼不足为奇，一般人认为这是经济迅速发展所带来的副产品，好象是哪里经济发达哪里就会出现大量的“站街女”，现如今，由于经济形势的恶化，这种随处可见的“站街女”少了。

H省的发廊妹在向客人们打招呼。



从发廊中可以看到街的对。在没有生意时姑娘们的目光常常注视着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万一有谁向屋里多看几眼，她们就会热情地打招呼。



她们的服饰虽然有着明显的“职业”特点，但除略带性感之外，一般还算比较得体，这可能和宾馆的大环境有关，因为友谊宾馆是上了“星级”的。适应环境是姑娘们的本能所在。

如果有人介绍你去“候机楼”消费，你千万不要问什么是“候机楼”，因为这是谁都明白的谐音字，你只需要显示出非常从容的样子就可以了。

介于“站街女”和“机女”（有人又称之为“叮咚”女郎）之间，还有一批“按摩妹”。她们就散落在车站南路大大小小的发廊之中。

在发廊中，做那路“生意”据说是源于日本，后来在东南亚传播。在70年代，国内不少报刊在揭露台湾颓靡的社会风气，以及对青春少女的蹂躏时，曾载文加以报道。没有想到的是这股潮流，在事隔十几年之后，竟堂而皇之地跑到大陆本土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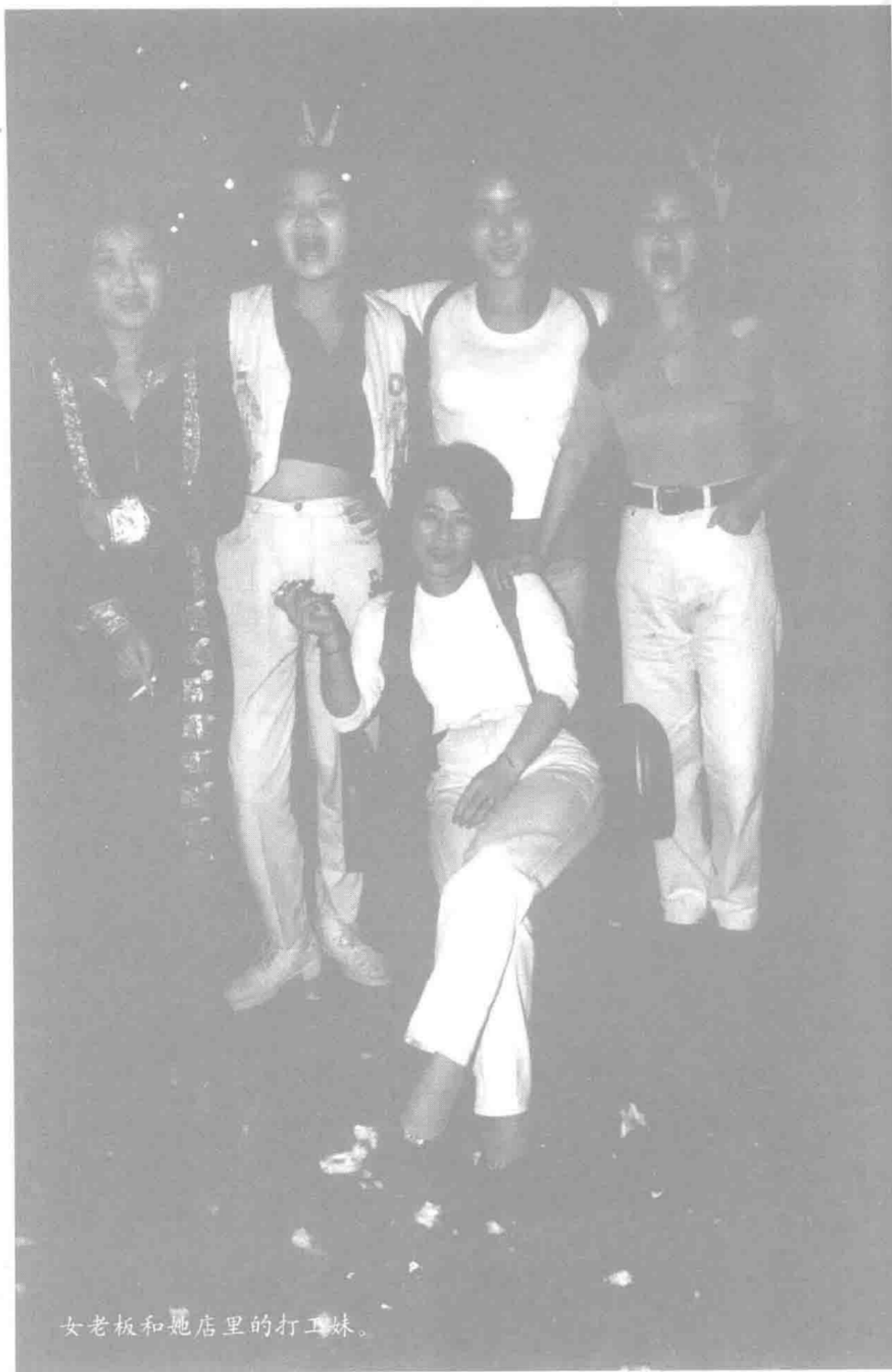
当然，也不是说，所有发廊都包含有这项服务内容，但也正因为如此，使当地的治安机关很头痛了一阵子，因为从字面上讲，发廊和“黄色”场合是不搭界的。



当地人开的发廊。

秦淮 | 梦遗发廊女

聚焦生存



女老板和她店里的打工妹。

姑娘们有老有小……有半年发廊工作经验的姑娘，就算是“出道”了。

白天大大的太阳照在车站南路的水泥路面上，闪着耀眼的光，除了川流不息的汽车之外，很难见到闲逛的游人。入夜之后，海风渐起，车站南路开使热闹起来，姑娘们围坐在发廊门口纳凉，嘴里磕着瓜子，衣服也穿得稀奇古怪，她们不停地招呼着客人进去洗头或按摩什么的。

发廊挨着餐馆，餐馆又傍着发廊，这样“非此即彼”地一直排下去，足有几百米。

车站南路1992年、1993年鼎盛时，不长的一里多地上光发廊就有几十家。姑娘们有老有小，“老”的一般在25岁左右，而小的年仅15、6岁。有半年发廊工作经验的姑娘，就算是“出道”了。

有些钱后可以赁房，和姐妹们搭伴住或独居，再不然就把家中的老公接来同住。有了钱不能让家中的老公受苦，老公也心安理得。女人上班，男人没事时斗斗牌，打打架，以打发多余的时光。

没结婚的女孩有时也找个“相好”的男孩子一块住，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否则受了气（受气、挨打是她们的作品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连个诉说的人都没有。

当然有了男人不等于她们就不挨打，但这是自己的男人打的，于情于理说得过去。找钱、渡时光，将来有个依靠，是这些女孩子永远也做不完的梦。

现在，车站南路已经萧条了，经济不景气，大量的外地人口被迫返回所在地。车站南路已经成为昔日泡沫经济的“秦淮遗梦”了。

发廊门前吸烟的女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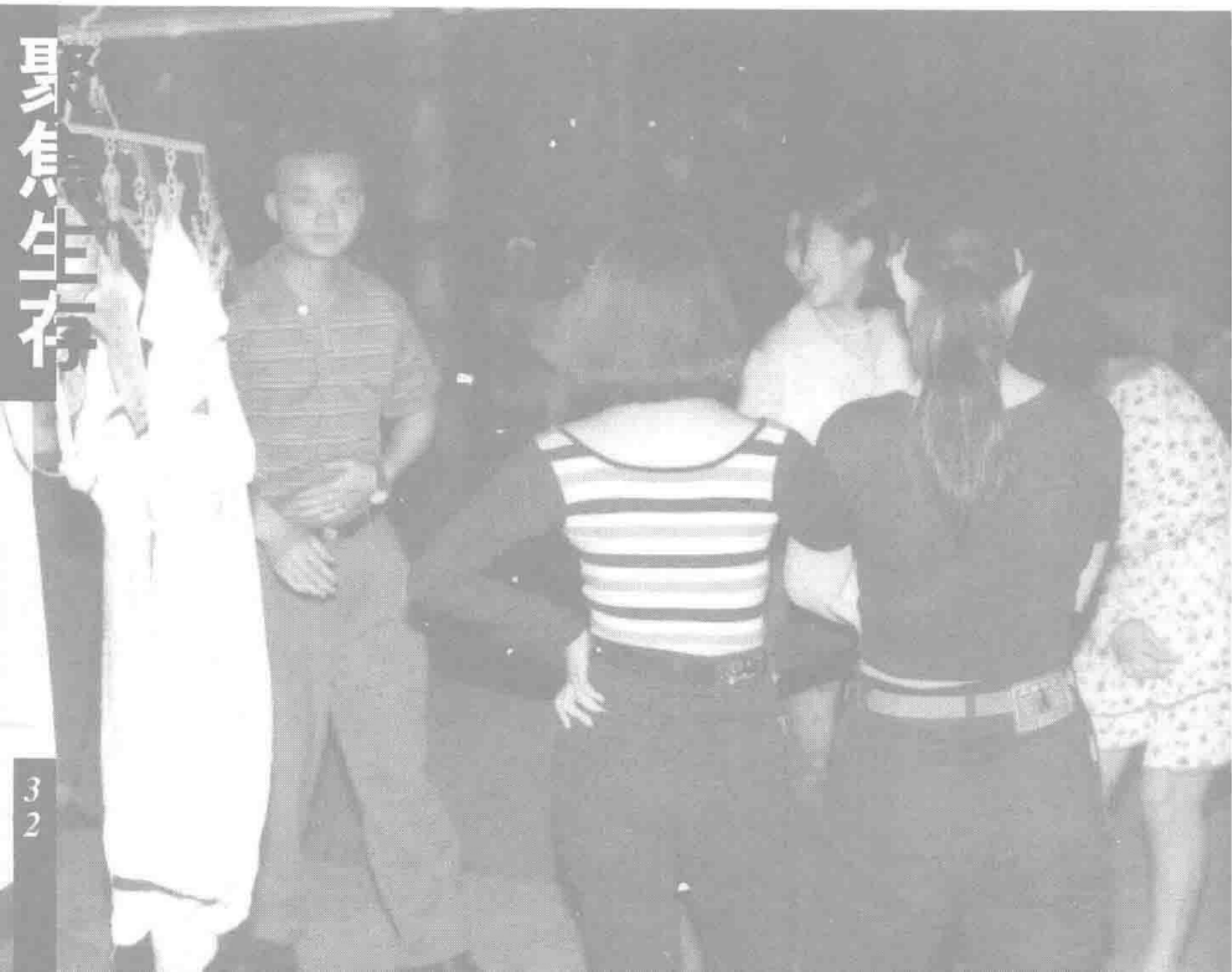
19岁的J省妹。

如果每个歌舞厅平均每天晚上能容纳500人，势必造成“人去街空”的景象。当时有人说，“全国共舞”……

H市的“风化”行业，在东南沿海地区开始得不算最早，但发展极为迅速。原因是在1991年到1992年这段时间里，H市的房地产业迅猛发展，全国各地都向H市注入了大量的资金，其中用于房地产建设用的资金高达几千亿。

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了消费行业的崛起，到1992年截止，H市的歌舞厅和发廊业的密度堪称全国之最，其中小有名气的歌舞厅达五百家之多，发廊就更数不胜数了。

一家店铺的门口。



当时H市的人口总量不过是36万，也就是说平均每720个人就拥有一个歌舞厅。如果每个歌舞厅平均每晚上能容纳500人，势必造成“人去街空”的景象。当时有人说，“全国共舞”，就是指的这种局面，这显然是极不合理的。


至于说到不少男同胞到这种风月场中去消费，大家早已习以为常。到了后来，人们差不多达到了共识：任何商务谈判，迎来送往礼仪上的应酬，不去歌舞厅消费，反而成了怪事。

有身份的人，无论上了年纪与否，身边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孩子，几乎成了常事，谁也不会见怪。如果有求于斯，还免不了说几句恭维的话，“王老板，哈哈……真是有雅兴啊！张小姐果然人品出众，眼力不错……”姑娘也少不了点点头，表示对这种说法的认可。



车站南路

冷清的生意。



发廊中的女孩大都吸烟，不管年龄大小，这位小姑娘据姐妹们讲，才16岁。可惜她面部的表情却很成熟，连吸烟的姿态都证明着这一点，人们问她从哪里来，她不讲，她只是不住地劝你洗头或按摩，但当你都拒绝时，她的眼里会流露出十分睥睨的目光，甚至连再瞧你一眼的兴趣都没有。

至于说到外籍公司的老板，开着他的大“奔驰”，到小街小巷去给他的姑娘们买鸟食，也都是十分寻常的镜头。

在H市呆久了，你就会怀疑那些富商巨贾们口口声声办实业，振兴国家不过是句口号。他们的骨子里和办“实业”同等重要的不过是“声色犬马”。甚至可以这么说，追求本人的名利地位和个人的欲望，才是他们前进的根本动力。



漂亮的C市姑娘。

守候在发廊门口的女人。

在当地，发廊一般分两类：一类是从事正当发廊业务的场所；另一类是顺便做点业务的发廊。姑娘们的收入主要是靠小费，小费的收取标准根据服务的层次由顾客自己决定，顾客碍于脸面一般不和姑娘讨价还价，除非特别不合理。发廊一般给从业的姑娘们提供食宿的便利。

曾经有个知识分子讲：金钱是仅次于政治权利的第二权利，由于我国的基本国情，追逐第一权利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允许的，退而求其次，应该是社会上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



Z市女。



发廊中的S省妹子仍然是最漂亮的

聚焦生存



每当入夜以后，大大小小的豪华轿车竟将大半条街占去了……

歌舞厅的消费价格贵得惊人，尽管如此人们还觉得不过瘾……

从车站南路的北口往里走，不到一百五十码，在1992年有一个赫赫有名的歌舞厅，每当入夜以后，大大小小的豪华轿车“竟将大半条街占去了”。门口的迎宾小姐穿得有如希腊童话故事中的“乘风女神”，向着进出舞厅的“达官贵人”频频点头致意。

歌舞厅的消费价格贵得惊人，尽管如此人们还觉得不过瘾，觉得还没有显示出自己的身份，每当一曲歌唱完了之后，捧场的人将花篮叫服务生送过去，花篮里的花是用100元人民币编制的，一个花篮的价值在三四千元。在点歌时，更是这些客人们斗富的时候了，你出二百，我出三百，一路标升。一个歌手一个晚上挣上万把块钱是常有的事。歌舞厅的服务生的称谓也是怪怪的，男孩子一律叫“小爷”，女孩子一律叫“公主”。

N省的姑娘不但美丽而且心肠又好，可惜她们所碰到的小伙子并不都是出色的。她们来到H市差不多男友都陪同一起来。女孩挣钱，男孩消费，当然这还不够，时不时地这些男孩子还会弄出点事来，如好勇斗狠，不是将别人打伤，就是被别人打伤。这位姑娘的男友在一次争斗中被对方砍了26刀，送进医院后，姑娘心急如焚，她急需钱付医院的费用，自己为了节省往往只吃炒米粉之类的东西。



小燕来H城的时间不长，她初来发廊时对人说她18岁，其实她比实际年龄还要小。

在小燕的屋子里共居住着两个男人和两个女孩。小燕的年龄很小，而且也比较单纯，那几个男人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小燕讲，她男友挣不到钱才让她从家乡赶到这里，可惜这里钱也不好挣，像样点的工作根本找不到，没有办法只好在发廊里混，过一天算一天，不过她很想家，如果情况不好转，她只有回去了。





H市来的姑娘，姑娘自己讲她是N省的人，刚满17岁，家境比较贫寒，她自己也仅仅是小学毕业，来到H市是想看看自己能不能挣些钱，用以缓解家中的经济状况。刚到H市，她在跟男人讲话时都浑身不自在，满脸通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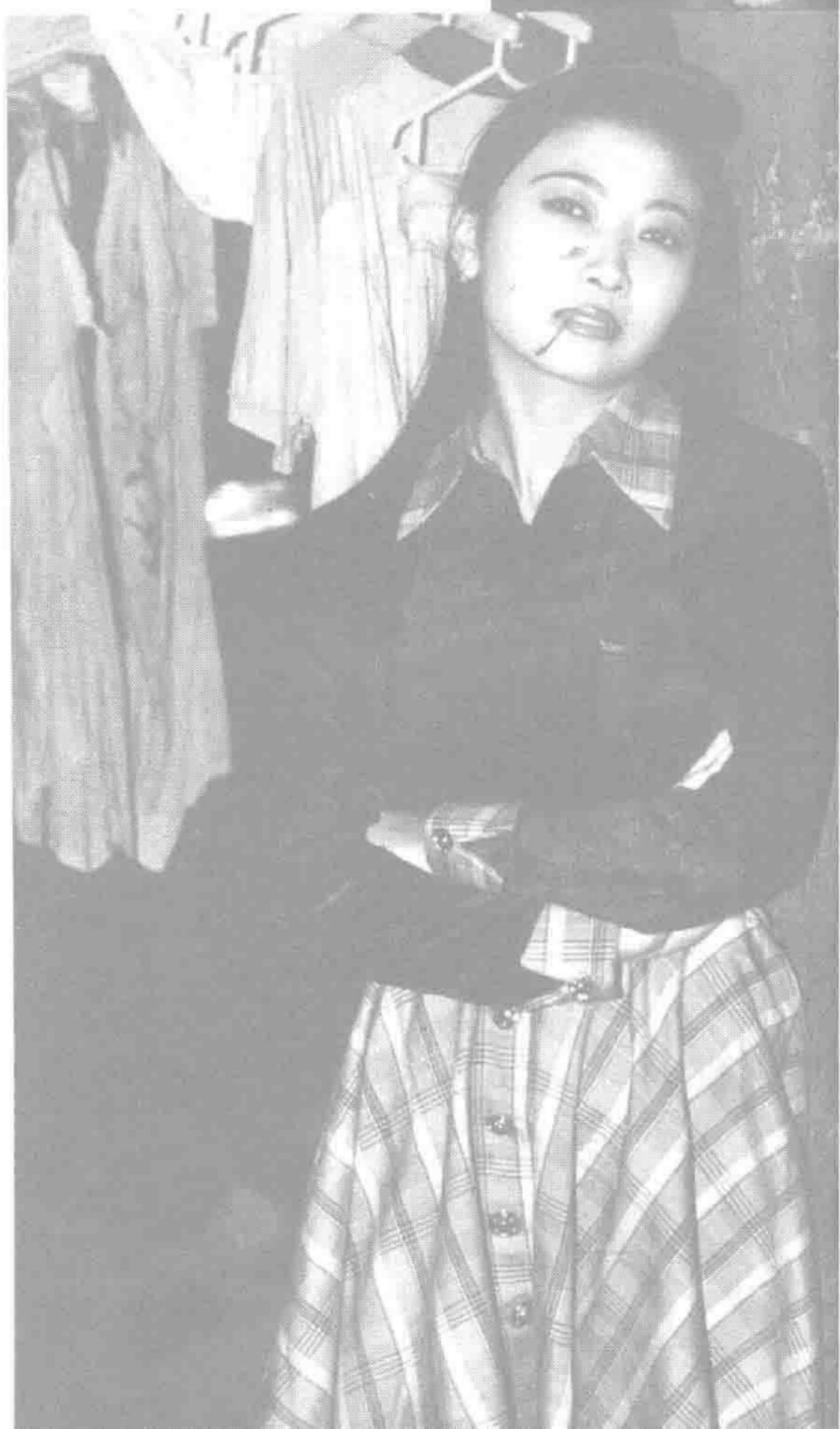
两年之后这个从乡下来的姑娘的穿着又是另一翻模样了。她不光是衣着有变化，就连发型和言谈举止都和两年前判若两人，现在她已很少在发廊露面，大多数情况是出现在歌舞厅等较高级的娱乐场合，来到发廊只是看看昔日的姐妹们。在她身上已看不出当年的羞涩，仅在她那双大眼睛里还依稀可觉察到她还是比较质朴的，当然再过几年情况会怎样发展，谁也说不清。

聚焦生存



她从N省来到H市当发廊小姐，在H市的从事特种行业的服务小姐来自全国各省区，但以长江以南的居多，其中最多的是西南地区，黄河流域来到这里的女孩子比较少。如果不从地域上划分，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地区和大城市来到H市的最为罕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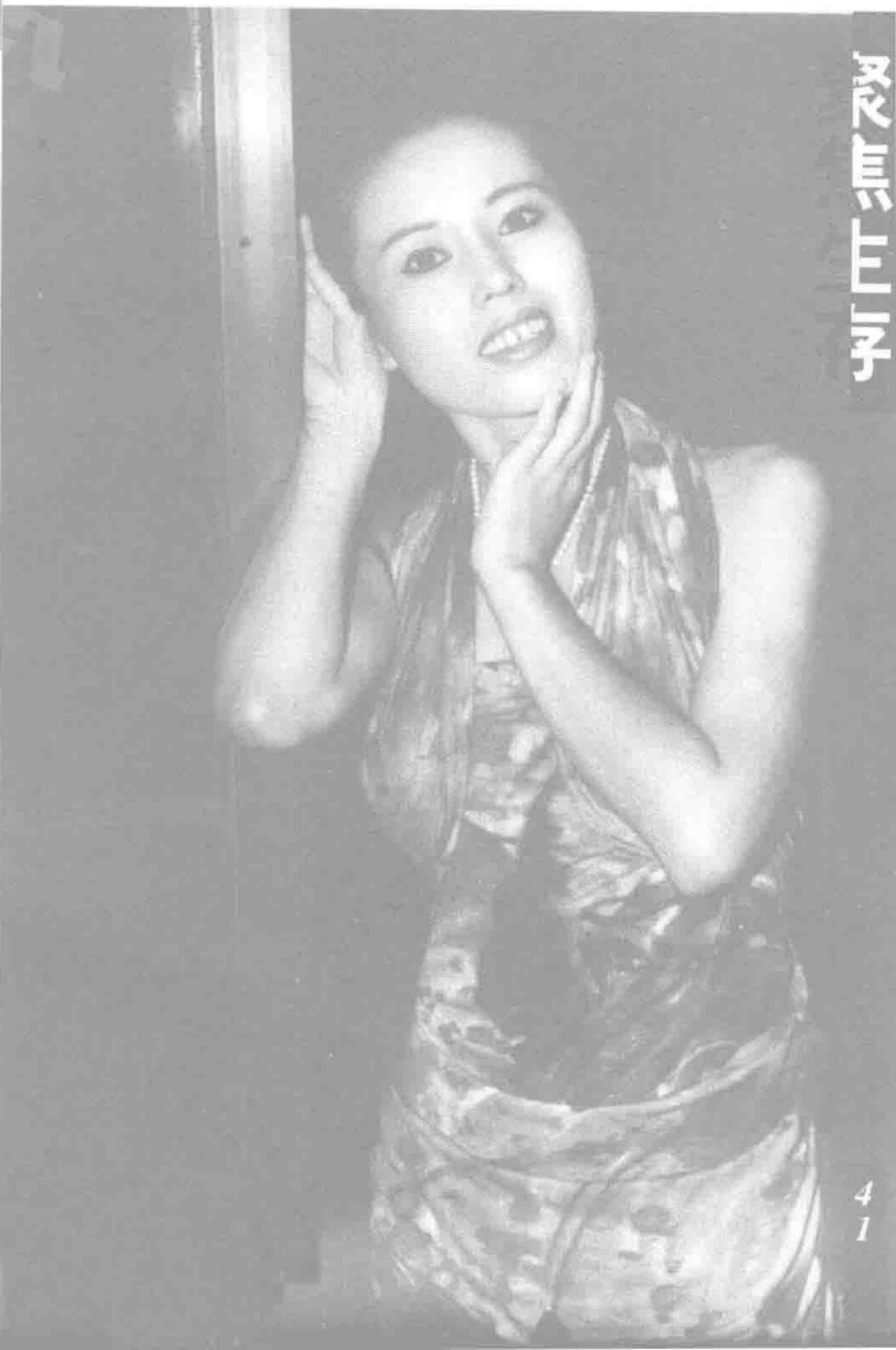
阿芳，S省人，来H城前有一个女儿。





N省来的女孩，前后共来H市两次，每次时间都不长，第一次来到H市后，挣了一些钱，回到老家后订了婚，为了筹措结婚的费用，她没过多久又来到H市，后来在男友的不断催促下，她没过多少天就返回到N省老家了，离开H市时她已有了身孕。

这是一位患有肺结核病的姑娘。可怜的收入远远不能负担她的毒瘾。几年后，她终于戒掉毒瘾，随男友离开了发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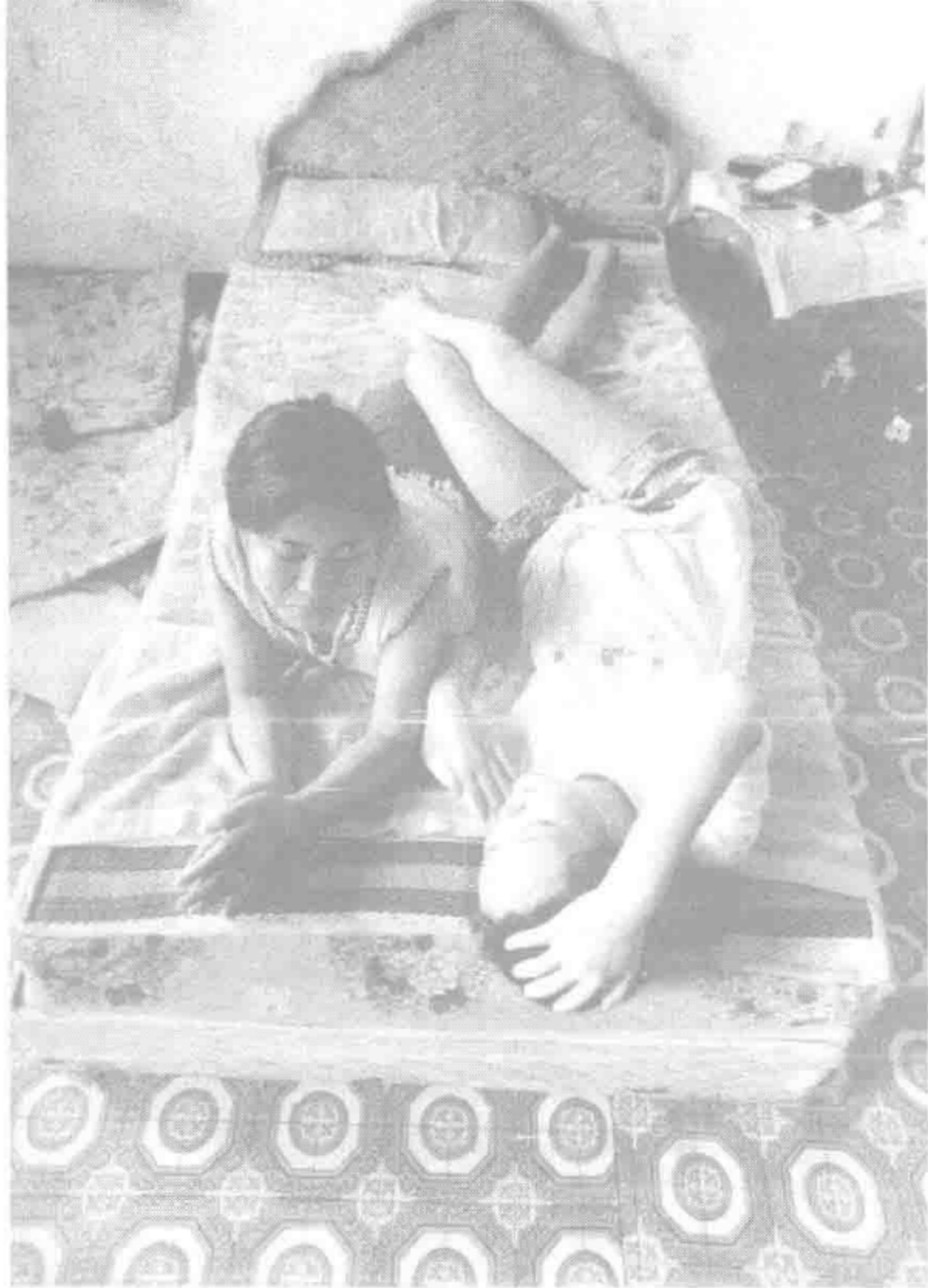




长久远离家乡，姑娘们只好互相关心。

车站南路的发廊在H市只是规模较大的一些，比较集中一些，类似于这样的发廊云集的地方还有“臭小沟”边和码头附近。其中“臭小沟”边的发廊以健身按摩为主，虽然也是异性按摩，但按摩房没有打隔断，按摩小姐也是受过几天训练的。

来自附近县郊贫苦农村的女孩子，到发廊后是包吃包住，一般只挣工资，不收小费，顾客的按摩以钟点费的形式交到柜上。这里的按摩小姐不给客人提供“性服务”，如果客人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小姐们可以婉言谢绝，当然客人也知道这种发廊的类别，不会过分地和女孩子们纠缠，至于有时言辞过分一些，小姐们也



女友们在一起闲聊，她们的男友此时均不在，她们四个人睡在一间屋内。

不会再追究了，毕竟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海港码头附近的发廊就不同了，这里的按摩小姐不少是准备来H市投亲靠友的，但等下船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不是所投靠的亲友找不到，就是她们所投靠的亲友境遇并不好，没有办法收留她们，她们只能在码头附近找一些急于招小姐的发廊，找一碗饭吃。

她们之中，还有不少是在家乡被别人拐骗来的，船一靠岸，这些人贩子卷款而逃，剩下姑娘们，没有办法只好流落到发廊里，听老板娘的调遣了。



妈妈，女儿及女儿的孩子，子孙三代，都靠开发发廊维持生活。

在H市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发廊基本上布满了大街小巷，档次虽然有区别，但作为一个行业发展确实有些过了头，究其原因显然是因为这种行业投资小，技术等级低，作业面宽。这种行业的过度发展对普通市民到底有多大影响，很难估计，但有一点十分清楚，就是给农村流入城市寻找工作的妇女劳动力提供了一个很大的空间。其中不少店老板就是从按摩女起步的，当她们有了自己的“产业”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将自己在农村的亲属接到城市中来。

在发廊里，女孩子们养小动物是常有的事，她们把它们看成是自己的孩子，因为姑娘们大多都有自己的孩子。孩子不能带在身边，但她们的小动物却可以带在自己的身边，帮助自己解决心情或情感上的困惑。



这些女孩子为什么愿意去发廊，而不去寻找别的工作？原因有两点：一是，她们进入发廊可立刻获得食宿的保障；二是，她们离开了贫穷的农村急于想挣钱，又没有父母兄弟的约束，所以，一到此地她们便将传统的道德观念立即抛到脑后。

港口附近的发廊收费极低，发廊的设施比城里也差得很远，一般钟点费加小费也不过是70元左右。

即使是这样，每个姑娘一个月下来，也可以有1000元左右的收入，相当于一个一般干部的收入水平。但是这里治安情况极其差，人身伤害事故时有发生。入夜之后，姑娘们一般不出“钟”。



自1995年以后当地乡下的女孩来H城本里谋生的也不少。



出生在本地的发廊女也不顾面子，在发廊门口等客人。

在1992年之前，H省本地的女孩子几乎没有从事这个职业的，这倒不是她们长得不漂亮，而是H省民风古朴，当地人很瞧不起外地来的“风尘”女子，可是到1996年之后世风渐进，人们比以前更加注重经济利益，当地的一些家境较窘迫的女孩子也逐渐加入了“风化行业”的大军，但总的来看人数还是比较少。



秦雅
进发廊女

在当地人开的发廊中，每月的初一、十五，所有的人都必须敬拜财神。这个规矩在外地人开的发廊中就没有，但这点差别并不具有实际意义。如果说有区别的话，当地人开的发廊形成规范的比较多。进发廊消费的客人也以当地人为主，可是到了1996年之后，这种区别就越来越不明显了。

聚焦生不



姑娘为了省钱通常只吃盒饭。

在H市的一些发廊，原则上是给固定小姐供食宿的，如果就餐的人数比较多，老板或老板娘还要请人专门做饭，平均下来每日的两顿正餐要花30元左右，姑娘们有时抱怨伙食不好，但凭心而论，这种伙食标准已远远超过了她们的家乡，起码顿顿有荤菜。住的可能略微差一些，都是用木隔断截成的小屋，平均每间有2.5平方米，白天用作按摩，晚上或是夜里用作睡觉，而且是一人一床。老板用于房子的租金，尽管地段不等，但基本上这种临时性建筑要1500元左右，也就是说老板要获取利润，每月的营业额就在5000元以上，这显然单靠洗头、剪头之类的生意是难以完成的。






有孩子的女孩即使在工作中心情也总是不好。

聚焦生存



50 年纪大些的客人 在发廊中洗洗头，
按摩一下也是一种享受。



因为这些男人其实是靠小姐养活的“黑帮”势力。有一些是这些小姐的衣食父母（老客），如果游客出言不逊，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在H市，收入最高的要数车站南路的发廊小姐们。其中有个叫阿华的姑娘，13岁时到深圳当童工，16岁时到了H市，在一家“午夜牛郎”的发廊里当了按摩小姐，她平均每日的收入是1800元至2700元，平均每月的收入是3万到5万元。

当然也有收入不太好的，这些姑娘们大都年龄较大，长得又不很出色，但是即便这样，在1993年前后，她们每个月也能够保持在3000元至5000元的收入水平。

从内地到H市旅游的人们，在车站南路散步时，有时会无意识地走进这种发廊，他们不了解当地的情况，看着在发廊中调笑的男女以为是客人在与小姐调情，也会参与进去。

他们不知当地的人情事故，有时这是很危险的，因为这些男人其实是靠小姐养活的“黑帮”势力。有一些是这些小姐的衣食父母（老客），如果游客出言不逊，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这位从乡下来的姑娘怀了身孕。





在H市，在发廊做工的女孩子最忌讳由于自己不慎而造成怀孕，因为这除了不能正常工作而损失收入外，同时也会造成自己身材的巨大变化，而对工作不利，但最为重要的是谁也不准备在这里呆一辈子，家中还有父母、男友或是老公，不管来逛发廊的男士们如何花言巧语，但姑娘们明白这些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车站南路的发廊的规模和建造以“午夜牛郎”和“燕妮”发廊为例，这两家发廊同属一个江西老板。老板和老板娘的岁数都不大，也不过就是二十七八岁。这两家发廊是他们从别人手上盘过来的，总共花了16万。

经营两年以后，由于市场萎缩，他们只能以8万元将两个发廊出手，两家发廊的纯收入每间每月是八千至一万多。两年共收入48万元，除去借款16万，加上他们的消费，当老板和老板娘离开H市时，手头还有十几万元的现金。

「姜淮」夢遺發瘋

聚焦生存



两家发廊每天各开两顿饭，每顿饭吃饭的小姐的数目都在8至10人，晚饭有时 would 超过12人，每天的菜钱是100元左右，基本上是四菜一汤，荤素各半。

老板还为小姐在发廊邻近的地方租了两间地下室，这些房子既可以供小姐休息，同时又可以做“生意”。

老板本身是名转业兵，在当地朋友很多，地面上的一些流氓地痞轻易不敢找他的麻烦，老板为人豪爽，又是年轻人，不少老家的哥们儿投靠到他处，他都给提供食宿的方便。

他收留过一个高考落地的书生，只让他在他不在时照顾一下店面。每个月除了吃住外，还给他几百元的零花钱，直至这个小伙子考上大学离开发廊为止。

他的姑娘们也有不少是“双职工”，他也不太计较，尽可能地为她们提供一些方便，他不认为这样子会有损他的生意。

姑娘们在他通情达理的照顾之下，会更卖力气。事实也确实如此。

这两家发廊对面，曾经有个影宫，遇到治安联防来检查，老板会把姑娘们统统赶到影宫里去看电影，他自己也不是天天在发廊里泡着。能看电影的影宫是他休息的好地方。

“午夜牛郎”的隔壁还有一家当地人开的发廊叫“海英”。老板娘是二十多岁的当地人，她的姑娘们大都是本地人，生意也不错。

尽管当地人那几年开发廊的不太多，但她开的这家发廊确实有一些独到之处，当地的治安联防，从来不进入她这家发廊，遇到大检查时，她总是最早得到消息，关门走人。如果她的姑娘出了事，她能很快将姑娘领回来，这显然是其它发廊难以做到的。

这些老板很少将姑娘们留宿，一般“完事”之后，就用车将她们送回来。给发廊老板的“出钟”费，往往是一人100元。

光顾发廊的客人，外表和别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年龄从20至50岁的都有。

如果从职业上划分，以公司的小职员，小企业主，没有正当职业的年轻人多，有些大老板有时需要发廊妹，但他们往往自己不去，而是派手下人开着车将发廊妹接到公司里来。

这种情况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他们对发廊妹的需求量很大，一般一次就是三四个人。

这些老板很少将姑娘们留宿，一般“完事”之后，就用车将她们送回来。给发廊老板的“出钟”费，往往是一人100元。

客人们请发廊妹在隔壁的餐馆吃饭，是常有的事。有时客人到发廊里来并不是非要干什么，洗完头之后，请自己相识的小姐到餐馆去点几个菜，叙叙家常，联络一下感情，放松一下情绪也是从发廊消费中衍生出来的一种新的消费形式。

发廊的姑娘们也不是整天都想着做“生意”挣钱，她们都是年轻的女孩子，和客人开开玩笑是她们真正愿意干的事情。



老板娘劝这位姑娘留在自己的发廊中工作。



秦淮丁·梦通发廊女

梧桐街是车站南路的一条岔路，1996年之前这里的生意很红火。

聚焦
呆妈
劳动
服务部
三楼



在当地的发廊生意竞争中谁家的女孩多谁家的女孩漂亮，谁家的生意就好，为什么？这其中的道理不辩自明，所以你走过任何一家发廊门口，会发现总是贴着两则小广告，一是招小姐，二是转让，随着该市的经济不景气，这行也是越来越难做了。

1996年过后，一些开发廊的老板发现这种生意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于是开始将有限的资金投向其它行业，如婚姻介绍，保姆介绍，职业介绍之类，业主称这些为“信息产业”。其实就是一句话：开始了一种新的赚钱门路。



由于收入有限，为了多省下一分钱，大多数人舍不得打车，多是乘这种收费低廉的摩托车代步。

衣、食、住、行是人们的基本需要，穷人如此，富人也如此，穷人和富人的区别是在衣食住行的质量上。富人穿名牌，吃山珍海味，住别墅，出门乘高档轿车，穷人当然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姑娘进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想迅速地摆脱自己贫穷的境地，摆脱的方法是要靠劳动。当然，一般意义上的劳动是不可能获得她们所期望的高额回报的，但非正规的“劳动”是为我国的社会制度所不允许的，她们铤而走险并在经济上有所收获，她们并没有思考，社会的主流意识为什么不允许她们这么做，因为她们这种生活的本身会使自己丧失正当劳动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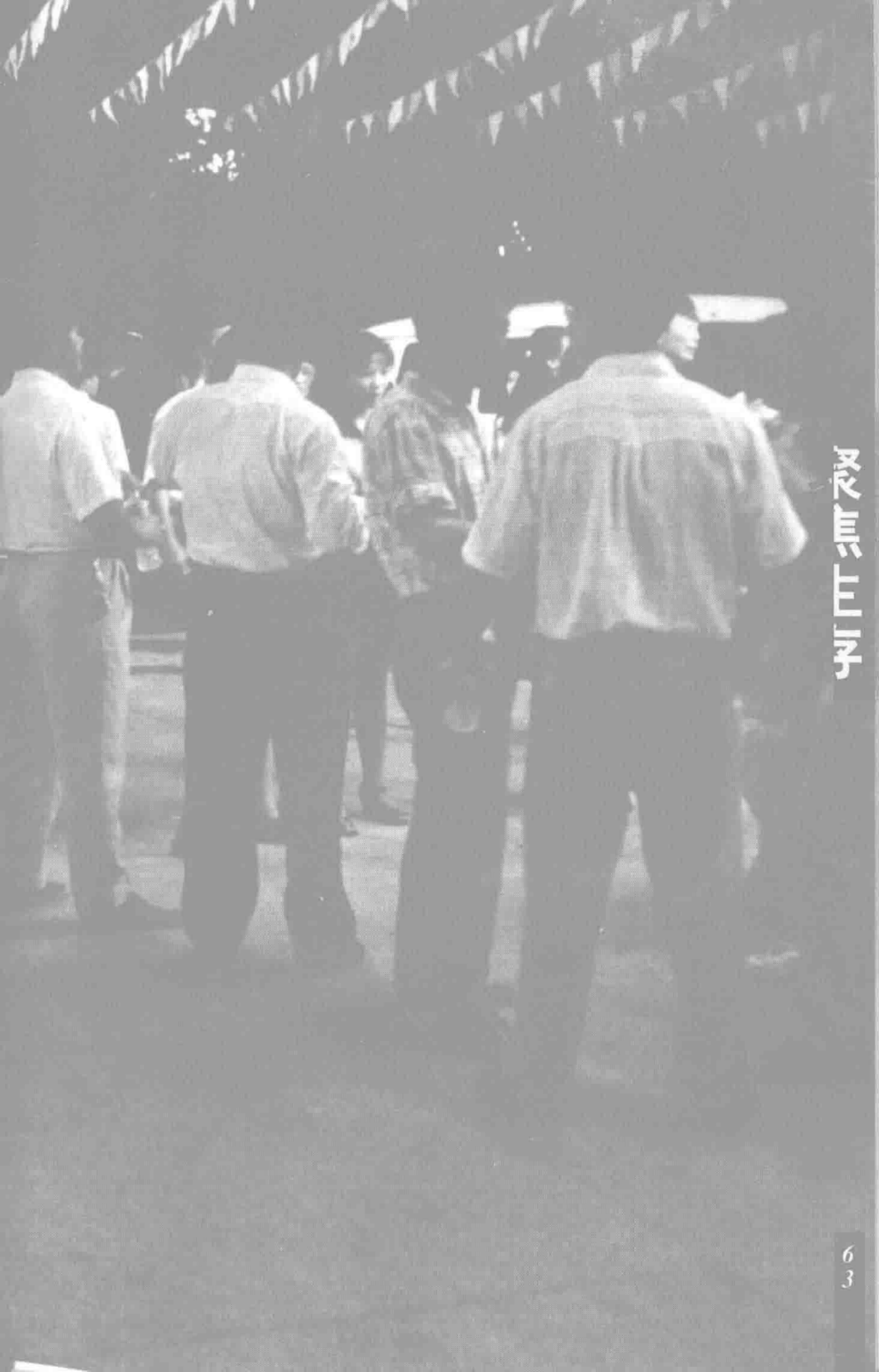
为了省钱,姑娘们经常买小贩们兜售的廉价的水果。

在H市,卖水果的小贩兜售的主要对象是发廊中的姑娘们,姑娘们挣钱很不容易,要让他们拿出钱来消费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姑娘和小贩的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仍然可以看到这些姑娘们在乡下生活时的情景。





对于姑娘们来说还有一种服务业可以使她们挣钱，这就是陪看夜场电影。一些男人有时需要别人陪着看，他就会买两张票，其中的一张送给自己看中的女孩。电影散场后，他需付给这位女孩一些小费，然后各走各的。





夏
焦
生
存

受到伤害的一阿云姑娘

一般公众对小姐的误解，不仅仅在于夸大她们的收入，还在于根本不了解她们所冒的风险，以为小姐们纯粹是只拿钱，一点也不用付出。一些小气的客人，往往攒足了钱才来一次发廊，完事后就翻脸不认人，反而觉得自己很亏，对姑娘们的残害也就防不胜防了。

阿云姑娘，G省人。1993年5月的一天，她在广州火车站被一伙骗子用假“黄货”将她手中近两万元的货款骗走了。她当时正在帮助朋友做服装生意，这些货款都是朋友们交给她代办进货的。货款的遗失，使她无法再回家乡。在别人的劝说下来到H市车站南路的一家发廊当了按摩女。

第一次和客人打过交道后，她还是无法接受这种事实，她伤心死了，周围的姐妹们都劝她：“等赚了钱就走。”一年后，阿云提到这件事时，心里还是凄凄然，深悔当初不应走这一步棋，钱虽然是挣到了，但心里的创伤难以弥合。

一段时间以来，阿云姑娘不停地在H市与G市之间飞来飞去，她在家乡还有一个孩子，孩子在家，她放心不下。

1993、94年的H省，随着经济的萧条，房地产一直在走下坡路，但有钱的人还是不少，花个二三百元在发廊妹身上实在不算什么。许多外地人和境外旅游的人相继来到H市，给H市的风化行业带来了生机。

那时，阿云的收入每天平均五六百元是常事。1994年时的阿云年满29岁，尽管年纪不算太小，但依然是孩子脾气，阿云很任性，但她很讲道理，人又显得青春，客人们都喜欢她。

秦淮「夢遺」發廊女

聚焦生存



再次从G省回来的阿云姑娘。



阿云姑娘上街购物之前都要化妆，她的年龄也不小了，有一个男人。

在外打工，挣钱是一方面，对女孩子来说，感情上也需要有个依靠，阿云在当地找了一个男友，在不工作的日子里，她总是和他在一起。

由于阿琴生意一直不错，她很快就攒足了一笔钱。到了1995年，阿云便带着自己靠辛苦挣来的钱回到了家乡。她用积攒的钱在家乡开了一间面包房，但不久面包房就破产了，阿云无路可走，就又回到H市重操旧业，但此时在H市挣钱已经不容易了。

1996年之前这条人人皆知的街上发廊的生意出奇得好，即使到了后半夜，街上仍然是人浪如潮，但当阿云再次回到这里时，这里已清静了许多。

1996年7月的一天，一个北方来的客人将她从发廊里带到了他所在的公司，这样，阿云按理说可以多挣一些钱，但却出了意外。在客人的公司里，“事情”结束后，这个老板不仅没有付钱，还让他的外甥继续“照此办理”。完事后，他们依然不付钱。



女

聚焦生存



阿莲姑娘除了给自己洗衣服外，还要洗伤病中阿云姑娘的衣服。

阿莲姑娘白天要照顾被打伤的阿云，晚上照例要去上班挣钱，1996年之前在这条人人皆知的街上发廊的生意出奇得好，即使到了后半夜，在街上仍然是人浪如潮。阿莲平时大大咧咧，也不吸烟，在这种场合有时也叼上一根烟卷假装地吸几口，大家都非常喜欢阿莲，这和她这种大大咧咧的性格很有关系，她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

这一切是阿云没有想到的，他们没有给阿云钱，阿云认为这样不公平，于是就跟他们争吵了起来，两个男人不仅不讲理，还将阿云毒打了一顿。在毒打的过程中，其中一个家伙用皮鞋踢伤了阿云的头，血流如注。他们打完阿云后，还居然给派出所打电话告阿云从事色情活动……

阿云挣扎着返回了寓所，她的上衣已经被血浸透了，多亏了她的好友阿莲，把她送到了附近的诊所。阿云耳朵后面被踢裂的部分缝了8针。

阿云在住所养了很长时间的伤，没有人对她进行任何赔偿。同住的姐妹阿莲在挣钱之余一直陪着她。

阿云这次被打成重伤之后，彻底放弃了靠这行挣钱的愿望，半个月后，她返回到家乡，再也没有回来。

阿云被一位北方人骗到公寓，并被毒打了一顿。





小刘，26岁，S省人，92年
来到H城，93年开始生活在车站
南路，94年染上毒瘾，97年9月20
日因吸毒后喝酒，突发脑溢血死
于山西太原

吸毒致死的小刘

在从事这些行业的小姐中，没有心理压力的人是很少的，其实，她们有着和我们一样的生活。她们之所以走到这一步，也都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在感情上经历过急风暴雨的，有对原来的爱人恩断意绝的，也有因无知而被骗的，只不过她们在社会舆论的培训下不得不自悲。如果我们能把她们当成普通人来相处，帮住那些还没有脱离这种行业的小姐们建立起自己的心理防护机制，让她们少一些苦闷时的无助，这要比看着她们被逼吸毒要好得多。

26岁的小刘是S省人，1992年来到H市，1993年开始生活在车站南路，1994年染上了毒瘾，1997年9月20日，因吸毒后喝酒，突发脑溢血，死于山西太原。

小刘人长得很高大，身材很丰满，性格也是憨憨的，从来不会跟姐妹们耍心眼，因此她有好几个要好的姐妹，小丽，阿莲，杨杨。只要她们凑到一起，整天就是嘻嘻哈哈的，其实她们每个人的生活历程都是极其复杂的。

小刘在老家有一个孩子。刚刚开始时兴“下海”时，内地有一种普遍的倾向，仿佛是只要一“下海”就会富。

小刘在家乡也没有正式工作，1992年跟着几个姐妹来到了H市。初来时她并不干发廊这一行，而是碰上了一个在道上混的“阿武哥”养着她。“阿武哥”整天“打家劫舍”，三天两头地进看守所，小刘的生活得不到保障。没有办法只好像其他的姐妹一样，到发廊里去挣饭吃。



小刘在梧桐街一家发廊门口等客人。

杨杨、阿莲、小刘等众姐妹在街上“散步”。



小刘性格豪爽，到H市之后，就在车站南路一带混，至于她因为什么来H市下决心干这个，没有人知道。由于精神压力太大，再加上别人的教唆，她染上了毒瘾。

她的几个要好的女伴中，没有一个吸毒的，可她却沾上了这个坏毛病。最初只是吸着玩，可是后来瘾越来越重，每天必须有一克海洛因，才能够过得去。一克海洛因当时的牌价是150元，她所有的收入加起来，按月算，也达不到她吸毒的水平。

小刘和她的好朋友阿莲。



深夜一点多钟，梧桐街上仍然是灯火通明。丽、阿莲、阿云都在一家叫阿平的人开的发廊里工作，阿平是从B省来的，对待在这里工作的姑娘们十分友好，无论谁有个家长里短都喜欢和她唠叨一下，姑娘们就把这间发廊看成了自己的娘家，这家发廊是这条街最长久的。



阿莲、小刘在梧桐街。



阿莲和她淘气的姐妹们。

这样就使她的收入远远低于她的支出，使她的生活陷入了困顿之中。她的日子就过得非常狼狈，她连自己独立租一间房的能力都没有，只好这里住两天，那里住两天。为此，不少的姐妹劝她将她的坏毛病改掉，可她就是不听，她老希望生活能发生奇迹，幻想她的阿武哥能来帮她一把。可惜阿武哥早以失踪。小丽和阿莲都收留过她，也劝过她，赶快戒毒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她自己没有决心除掉这个坏毛病，又怕姐妹们老说她，她没办法，便离开了H市，跑到了山东青岛。在青岛像她这样的南方妹子根本吃不开。没过两个月，她又跑了回来。跟别人解释原因时说：那里的人欺生，而且“人高马大”，她没办法混下去，只好再回来。

1997年H市的发廊生意已经不行了，像她那样的年龄在发廊中已经很难混下去。她告诉小丽说她要走了，小丽问她去哪，她说去山西太原。小丽当时的日子也很紧迫，没有办法帮助她，只好由她自己去了。没想到的是事隔不久，便传来她的死讯，那年她年仅28岁。

「秦淮」夢遺發廊女

聚焦生存





小丽和小刘在分别前的合影。此后不久小刘死于山西太原。

姑娘的钱一般是放在胸罩内或袜子里。

风情媚娘——“妈咪”阿平

在林林总总的发廊里，有一批年龄偏大，显然已不再适合作小姐，而又俨然一副风情媚娘的女人，她们就是小姐们的女老板。当老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她们必需能拉起一支队伍，有四五个小姐随时跟从她，还要有一些小姐能招之即来，这就是她的资源。其次，在生意清淡时，她能够拉来一些客人应付场面。一般来说，老板娘必须有口才，有较强的交际能力，有丰富的从事本行业的经验，能替小姐们揽到客人；还要大度，公平，能团结得住许多的小姐；老板娘必须能为自己和小姐们撑起保护伞。至于她自己的长像，到还是次要的。

车站南路有一家规模不大的发廊，1996年当整条街的发廊生意普遍凋谢时，它还真“火”了一阵子。34岁的老板娘阿平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都战功赫赫，让其他的发廊老板很是羡慕。

阿平来H市前曾是老家C市一个区木材场的一名检验工，她所在的工厂1992年以后经济效益一直不太好。她办了停薪留职的手续，只身来到H市闯世界。

她先后在几个发廊工作过，既当过老板娘，也当过发廊女。胖胖的阿平很爱笑，给人一种随和亲近之感，不仅客人们都很亲近她，小姐们也都很喜欢她。


阿平所在的发廊地处车站南路的南口，地理位置不错，最早开这家发廊的是一位从河南来的转业兵。刚来时，阿平只是一个代理老板娘。



阿平是C省人，离开工作单位时已34岁了。在H市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她有了自己的发廊，这时H市的经济已开始滑坡，她经营自己的发廊小心翼翼，而且十分节约，能自己办的事，一般就自己办，但她的发廊后来发展得规模较大，小姐较多，她不得不雇用专门做饭的保姆。

阿平雇了个保姆，保姆的丈夫在附近的工地上当建筑工人，经济形势不好，丈夫失业，她的收入成了家中唯一的收入。他们住的是用竹席搭的工棚，夏天H市极热，孩子在屋子里呆不住常常到阿平的发廊中玩耍。





白天来发廊的人较少，即使偶尔有客人来，也开上车到发廊把姑娘们接走，大都是对付宴请，当然姑娘们如果觉得不合算，或者讨厌这些客人也可以偷偷跑掉。

转业兵是河南开封人，到H市后将一个发廊女搞大了肚子，准备返回原籍，让这个女孩子把孩子生下来，便将这个发廊以五千元的底价售给了阿平。阿平当时身上没有这么多钱，她又十分想把发廊盘下来，这毕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便从她的一个相好那里借了五千元（相好是现役军人）盘下了发廊。

老板娘们日常的工作就是给小姐们拉客人，为自己的发廊拉生意，她们往往个人阅历都比较丰富，尤其是对男女关系的奥秘和相互关系，有着较高的领悟。

阿平是个有着丰富社会经验的女人，在车站南路发廊业的激烈竞争中，她操持这个发廊，省吃俭用，而且对姑娘们也能做到一碗水端平，宽容不刻薄。对于那些新来的小姐，总是能多给一些实惠；对那些能给发廊增光的小姐，总能网开一面，留住她们。

阿平在H市有一个老相好，就是当初借钱给她的那个转业军人，但她和那个老相好的关系却处理得不好，因为她不许她的相好有别的女人，最终她们的关系演变成了仇人。

阿平体验过女人的百味人生，也经历过金钱和虚荣滚滚而来的时候，但她最终还是走了，孤帆远影，远离了“辉煌”。

聚焦生存

胖妹的丈夫在婚后不久因触刑律入狱（后在狱中死去），胖妹在H市的几年中挣了一些钱。因为孩子才两岁，孩子的生活来源只有靠她，她十分明白这一点，工作的辛苦和她的女儿比较起来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尝尽了世态炎凉的一小胖妹

车站南路上有一条梧桐街，不长的几里路上聚集着几十家真假发廊，夜晚，当霓虹初上街头，发廊妹们便挤在发廊门口，向过路男人们频频微笑，搭讪拉客。男客也根本不需要装作去洗头，他们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很少有来闲逛的。

据说，发廊之所以适合作为某些交易的场所，是因为男人在理发时，被女人轻柔地抚弄头发，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舒适之感，由此而想入非非。因此，利用发廊进行某些交易，虽然不能说是“祖国山河一片红”，但在许多地方确实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了。

小胖妹来到车站南路时，正是发廊业兴旺之时，18岁的小胖妹人长得很丰满，脸蛋又漂亮，在车站南路的几个发廊中，很吃得开。

她所在的发廊对面是一个茶坊。每天大多数时间，她都在茶坊里和一群“兵痞”（一些被部队开除军籍的流浪汉）搞在一起。“兵痞”中有个叫“老二”的，“相中”了她。跟手下人讲，以后谁都不许动她一下。弟兄们马上照办，但是有一点例外，就是发廊中的客人可动她。小胖妹由于有了“老二”的庇护，高兴了好长时间，她经常用自己的收入的给“老二”买烟，或帮他们垫付茶资。有了地头上“自己人的保护”，小胖妹的生意也好做起来。每到晚饭后，酒足饭饱的男人来逛发廊的最多，在这个黄金时间里，所有的发廊小姐都会守在发廊内，小胖妹必是她们中较出众的一个，被客人看上的机会也就较多。



女

小胖妹，刚到H城时18岁，有一个小女儿。只要时间允许她就拿孩子的照片来看，而且孩子的照片无论她到哪里都带在身边。

小胖妹对待自己的“工作”非常认真，对待客人也总是尽职尽责，几年的时间里，小胖妹体验着发廊街的人情冷暖，看着一拨一拨来发廊的人们的喜怒哀乐，也尝尽了世态炎凉。

小胖妹年龄虽小，却早已有了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放在她的老家，她这么年轻就守了寡。这对自己还是个孩子的小胖妹来说，是很大的打击。

在H市的日日夜夜里，小胖妹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自己的女儿，即使是在和客人在一起时，也总是拿出女儿的照片给人看，可爱的小女儿尽管不会说话，但仿佛时时呼唤着妈妈回家。

小胖妹很少提及她那个“死鬼”男人，从来也没说过他几句好话。因为要不是他，小胖妹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小胖妹的收入很高，但平时花销也不小，化妆品、服装都是



小胖妹晚上在发廊。

一笔不小的开支，平时还要租房，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攒下一笔抚养女儿的钱。

发廊的姐妹来自祖国各地，各自背景不同，很少有人关心她们的疾苦，在外只有靠自己。有些小姐似乎还不会鉴别与筛选男客，认为男人既然来了，就一定会做交易，所以用不着过多的拉客技巧，有些可能是因为小姐们的文化程度不高，所以懒得学习什么技巧。有时生意不如小胖妹的姐妹免不了要对她嫉妒，小胖妹只好忍耐，甚至还要对别人谦让。

1996年，小胖妹离开了发廊街，那些为了生意而熬到半夜疲惫不堪的日子，漫无声息地过去了。像所有来这里的小姐一样，不要问她们从哪里来，也不要问她们到哪里去，她们不过是这条街上的一个传说。

阿雪的朋友（镜中的那位）阿萍是个极其聪明的女孩，在发廊，她总觉得十分不自在。1996年的下半年她终于到一家旧货市场当了收银员。

阿雪和从Z市来的姑娘。



放荡不羁的“浪女”——阿雪

不管是“浪女”，还是好女，她们都成了发廊女。在不长的时间里，她们不断地变换着自己的工作场所，她们像春夏秋冬变换季节一样变换着她们的衣服，她们守候在发廊门口，随着过往的路人变幻着她们的喜怒哀乐，她们随着发廊客人的多少，变幻着她们脸上的木纳与喜悦……这就是她们的生活，一年四季。

也许今天她们会有好的运气，“雇主”在称心如意的情况下“一挥而就”，那她们中的某些人会意外地发一笔小财。姑娘们的心情好似这里的天气一样，浮云聚合散去，不长的时间空中又映入“彩虹”。她们希望挣到“大款”们的钱，因为在多数情况下向“大款”献殷勤总要比为“阿仔”们献殷勤来得实在。

她们在这种“风化”行业中所表现出的精神，与当今社会各界流行的“竞争”机制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在自然的运作中又表现得秩序井然。这样的有“组织”和“自然性”不是短时间可以形成的。这是一种“行业”，在这样的“行业”中也会有“职业道德”。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不断变化着的。姑娘们对这种工作的认识也是因人而宜，抛弃了最初的羞愧和自尊心，原来自己还是自己。

在车站南路的发廊女中有这样一个“浪女”，她叫阿雪，来车站南路的时候才21岁，她是J省人。阿雪皮肤白皙，身材苗条，而且性格很幽默。她来H市的时间很早，最初在她老乡张春开的“午夜牛郎”发廊里当小姐收入十分可观，



阿雪姑娘生性开朗活泼，她说她是J省人，当地人称其“浪女”，但她为什么走这一步？她说不出个所以然。她1996年离开了H市到S市，她说有一位S市的老板看中她了，她要好好地挣点钱。

发廊将被拆迁，阿雪也准备去S市谋生了。



她每日过得很愉快，干起工作来也是热情，很少看到她有愁眉不展的时候，别人问她为什么去干这行，她就直话直说，说她从小就不喜欢学习，觉得学习根本引不起她的兴趣，最后她终于退了学，辍学之后就在街上游荡，每日无所事事，她说像她这样的女孩子在当地被称为“浪女”，说这句话的时候，她并没有什么渐愧的表情。

她是属于那种玩世不恭的女孩，在家乡也没有找到什么像样的工作，干什么都不能管住她一颗不安分的心，她的家里拿她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她需要更精彩的世界，需要满足她放荡不羁的性格。

来到H市后，她除了干发廊，有时也到歌厅坐台，在她的眼里，歌舞厅挣钱显然不如发廊，陪客人跳舞，累一身臭汗，小费也不过就是一百元，她认为这样太辛苦，在发廊中不给二百块钱，她是绝对不干的。这种夜夜笙歌的日子很适合阿雪的性格。阿雪对待客人很热情，也讨得许多人的喜欢，她的收入很高，日子过得也很不错。

阿雪在日常的工作中留住了许多老客人，在这些老客人中有一位从深圳来的老板，他很有钱，在深圳经营一家房地产公司，来H市是为做生意，到发廊后认识了阿雪，他被阿雪的性格深深地吸引住了，他一直想将阿雪带去深圳。

1996年的下半年，H市随着房地产业的不景气，经济也开始走下坡路，发廊业开始萧条，来发廊的客人也越来越少，阿雪觉得钱越来越难挣，便想离开H市，她想到了那位老板，她想到深圳再去闯一闯，她将她的想法跟这位老板说了，老板立刻表示同意，并给阿雪寄来了飞机票和钱。从此，人们再也没有在H市见到她，她现在的处境也没人知晓。



聚焦生存

聚焦生存

车站南路

中午天气很热，顾客很少，姑娘们可以抽空儿睡一会儿。

聚焦生存



琴瑟山行

寻找家园的女人

小丽的故事

很少下雪的S省，那天下了一场鹅毛大雪。家里四面透风，炭火盆无论怎么样也没办法驱走冬日的寒冷。小丽的妈妈于这天去世了。

小丽，1969年正月十二出生于B县T乡。小丽出生的年代，正是中国处于十年内乱时期，在中国广大的农村中，人们还囿于一种叫做三级所有、靠工分吃饭的人民公社体制，那时人们的生活非常困难。尽管如此，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都将革命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因为小丽的生身父亲劳教过两年，小丽所在的生产队死活不允许他人户，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只好远走他乡。小丽的母亲不得已只好另“走”了一家。

当时的小丽年仅两岁，小丽的外公时常把小丽接回家来住，尽管日子过得是紧巴巴的，但是外公还是非常喜欢他这个小外孙女。

1976年正月的一天，很少下雪的S省，那天下了一场鹅毛大雪。家里四面透风，炭火盆无论怎么样也没办法驱走冬日的寒冷。小丽的妈妈于这天去世了，她死于肺结核，小丽那年刚满7岁。小丽的继父以后也没有再娶，一直过着鳏居的生活。他所在的村子离小丽的外公家还有二三十里地。7岁的小丽经常沿着漫长的山路来往于继父和她外公家。

好不容易熬到了小丽小学毕业，因家中没有钱，学是再也上不起。1983年，小丽刚满14岁，经熟人介绍，便只身到成都当了小保姆，她的主要工作是看护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

美丽的小丽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她都必须活，
为了她的女儿……

1969年正月十二日，小丽出生在这间乡间小屋内。



这个院子是小丽出生的地方，也是孩童时玩耍的地方。那时她年龄尚小，她可以打打猪草、上山砍柴或到小田埂挖野菜，那时的日子虽然艰苦，但无拘无束乐得其所。小院子当时住了九户人家，现在只剩下六户了，其余三户人家在城里打工已经站稳了脚跟，不准备再回来了。外公也已添置了两头奶牛，每天能出售50公斤的牛奶，日子明显的好多了，小丽的心也放松了些。

小丽的家乡在她出走时还是很贫困的，由于母亲的逝世及生父的出走，家中的劳动力很缺乏，外祖父年事已高，在家中种田的只有舅舅和舅母。小丽出走时，最初的想法是减轻家中的负担，同时由于她的家乡离城市很近，她也很希望看看外面的世界，没有想到的是她以后的生活完全脱离了她的想象，让她历尽了人间的冷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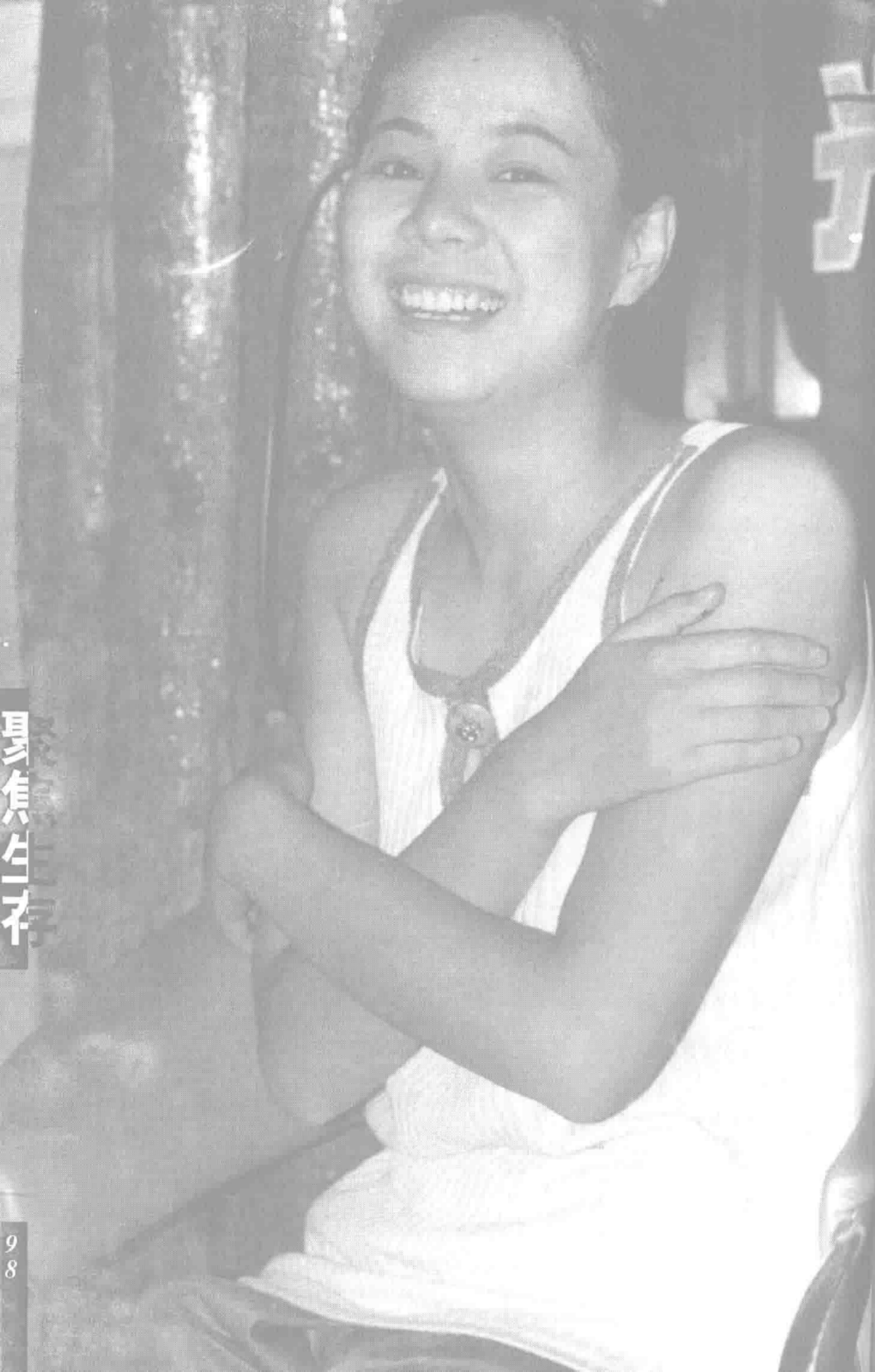
14岁时的离家出走，改变了小丽的人生轨迹。1984年前后，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的联产计酬、责任到户的生产方式迅速地改变了农村落后的面貌。乡镇的小集市，也逐渐变得热气腾腾，到处是小商贩们迎来送往的叫卖声，整个S省由一个贫穷的省份一下跃居全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前列。

小丽虽然年龄还小，但是也感受到了这种巨大的变化，这样一个乡下姑娘，也不一定非在土地上生活一辈子，都市生活对于她来说有着非常大的诱惑力。不久，她便到了C市，在码头当起了小工，她干过了所有几乎她能干的活。她从不吝惜自己的力气，从早忙到晚。她的目标很明确，想办法多挣一些钱，以帮助家里解决实际困难。



把小丽带大的外公依然住在老地方的老房子。

她的“娘娘”在她不在时帮助她照看她的女儿，为此她给了她“娘娘”两万元，帮助她“娘娘”盖了一座砖石结构的两层小楼，算是对她“娘娘”的报答吧。



小欧考虑到挣钱不容易，拼命地和歹徒搏斗，终因寡不敌众，最后还是被歹徒杀害了。

1988年，小丽已经是一个大姑娘了。她认识一个和她年龄相近的小伙子，小伙子姓欧，是四川成都人，他们俩组织了一个临时家庭，做起了贩衣的买卖。

小欧将从广州进回来的旧衣服交给小丽，小丽把衣服洗净、熨平，卖给二道贩子，由二道贩子卖给码头上的衣摊。寒来暑往，两年过去了，他们也积攒下了一些钱。

1990年，他们感情的结晶，女儿小静出世了，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而生意越来越难做。一是干这行的人多了，二是政府开始明令禁止倒卖旧服装。小两口合计了很长时间，决定将所攒的钱，买一部客运三轮车，跑上清寺到长生镇的短途客运。

跑运输虽然辛苦，但比较稳定，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还是能维持住他们三口之家的生活。那几年，经济形势虽然是蒸蒸日上，但社会治安状况却不太好，拦路抢劫的事时有发生。小丽天天在家照顾孩子，给小欧做饭。每天小欧出工时，她都再三叮咛：注意安全。

但是悲剧还是发生了，1992年12月22日，有三名越狱犯劫持小欧的车，小欧考虑到挣钱不容易，拼命地和歹徒搏斗，终因寡不敌众，最后还是被歹徒杀害了。

消息传到家中，小丽正在为小欧准备晚饭，当她听到这个噩耗后，几乎晕了过去。



寻

人

夏
焦
生
不

1
0
0

小丽在渡口等渡船去江另一侧的小岛。

小欧的不幸亡故，给小丽的打击是巨大的，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小丽是农村户口，孩子也是农村户口，将来孩子的升学就业可怎么办？再者，小丽在农村的家也并不宽裕，回到家中继续务农，显然是她所不愿意的，留在城里，自己赤手空拳，怎么能够支撑得住这个小家，孩子还那么小，即便交给亲友看管，也还得需要钱。她考虑再三，平日相好的一个姐妹劝她，和她一起到南方去闯荡一下，兴许有个出路。

1993年的春节刚过，小丽告别自己的亲朋好友，乘船来到了H市。

男人选小姐，“妈咪”穿针引线……

客人们舒展臂膀将姑娘们搂在自己的怀里；姑娘们佯嗔薄怒，在男人们的面前卖弄风骚。

1993年的H市，还处在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有钱人和没钱人都想到这里试一把身手，大家都在做淘金的梦。如果他们之间的想法还有点出入的话，也仅仅是量上的区别。

小丽弃船登岸后，首先映入她眼帘的是灯红酒绿的歌舞厅和众多的发廊。小丽的女伴告诉她，这就是她们挣钱的场所。

小丽闹不明白，这个花花世界和她这个乡下丫头有什么关系。女伴笑了笑，告诉她用不了多久，她就会明白的。

在H市略微休息了几天，女伴便将她带到了歌舞厅，让她观摩一下，女人是怎么挣钱的。

小丽坐在角落里，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男人选小姐，“妈咪”穿针引线，给客人们推荐舞伴，客人们舒展臂膀将姑娘们搂在自己的怀里；姑娘们佯嗔薄怒，在男人们的面前卖弄风骚。小丽的心“嘭嘭”直跳，总觉得这有些不太好，有失女孩子的尊严。

舞厅散场后，当小丽的女伴问小丽的观感时，小丽既没有表示赞同，也没有表示反对，因为别人如何活着，如何挣钱，她是无法干涉的，但让她一下接受这种“新鲜事物”，显然也是她所不愿意的。大家一宿无话。

第二天又到了上班时间，女伴问她：“去不去？”她不好意思地问女伴：“除了歌舞厅，就不能干点别的挣钱的事吗？”女伴明白她的意思，就将她带到了车站南路的发廊。

发廊的老板是个东北人，很热情地接待了小丽，说：“以后就在这干吧，吃住全包，工作就是给客人洗洗头。”小丽信以为真，便留在发廊中，开始了她的发廊女生涯。



小丽有不少的衣服，都放在她那个简易的衣橱里，但小丽真正能够选出来的衣服并不多，因为这些衣服有的太露，有的不太得体。小丽十分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她从不认为“露”、“透”就是好，小丽想的是，自己即使在“公共”场合也不能太不体面。

姑娘们在发廊里坐不住，就常常围在发廊门口……引得路人也常驻足观看，以为自己到了“温柔之乡”。

老板娘为了本店的生意，不断地鼓动自己发廊中较为有姿色的女孩子去到客人面前“亮相”……

1993年、94年，H市的车站南路还不像现在这么宽，并不宽的马路两侧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发廊、餐馆、水果店、药铺。每到晚上，这一带灯火通明，人来人往，很是热闹。鳞次栉比的发廊，规模都不算大，门面也不算阔绰。

盛夏的H市，天气很热，姑娘们在发廊里坐不住，就常常围在发廊门口，你说我笑的，嘻嘻哈哈，嬉闹个不停，引得路人也常驻足观看，以为自己到了“温柔之乡”。

一些发廊的熟客，往往会老着脸皮上去和姑娘们搭讪。在赢得姑娘们的娇嗔戏骂之后，便会向同伴们吹吹牛皮，自己是如何老到，自己和姑娘们的关系如何如何。

小餐馆里的生意也热闹非凡，四川来的伙计操着浓重的乡音向来自四川的妹子们，兜售自己店里的鸡爪、鸭头、酸辣粉……

马路一侧有一间叫“舒心”的发廊，发廊的门面是用竹子装饰的，小丽坐在发廊前的竹椅上，静静地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各式各样的过往车辆，想着她的心事。

她很随和，也不太爱笑，即使店老板叫她去给客人洗头，为了照顾生意，她不得不和客人周旋时，那个笑容也是浅浅的，和



小丽的女伴用电话和外人开玩笑，小丽乐不可支。

在“猫捉老鼠”的游戏中，一般掌握主动权的是手里有几个钱的“猫”，但姑娘们也不是好对付的，她们知道这些男人的弱点，一是假正经，喜欢许诺；二是怕被姑娘们瞧不起自己心里那点可怜的欲望。几个回合之后那些天生有着心理缺陷的男人便主动地表示自己的殷勤，甚至每天的日程安排都要向自己的姑娘们汇报一下，以表示自己在工作上是如此的有成就，自己对姑娘们如何忠心等等。有心计的姑娘们便顺理成章地表扬他们几句，让他们继续安心工作，不要老是往自己这里跑……

她二十三四岁的年龄很不相称。她平和的态度，往往能够格外赢得客人的欢心，所以她的老客特别多。

那几年，H市经济过热，有钱的人似乎也特别得多，一掷千金的主儿不少，小丽的收入不菲。来H市讨生活的姑娘们不少，S省居首位，号称第一大“丐帮”，其次是湖南、贵州。川妹子脾气倔强，快言快语在全国是出了名的。



小丽困盹不支，躺在同伴的身上睡着了。

一般在发廊中从业的女孩子固定在一个发廊中的情况很少，大家都是走来走去，哪里发廊的生意好一些，便到哪家发廊去。发廊的老板也以自己的小姐多而沾沾自喜，老板并不给这些小姐提供食宿的待遇。小丽不同，自从她干上这一行就只在一家发廊上班，从未换过，几年来都是如此。

小丽的主要工作时间是晚上，作为H市的娱乐中心，车站南路是很有特色的，这里不光是发廊多，酒肆茶楼多，游艺厅也不少，而且规模相当大。

小丽所在的发廊对面就是一个巨大的游艺厅，游艺厅的营业时间和发廊基本上是一致的。后半夜，这里各类生意就更加红火了，姑娘们跑到发廊外面去拦截过往的游客，劝说他们到发廊中洗头或做按摩。

老板娘为了本店的生意，不断地鼓动自己发廊中较为有姿色的女孩子去到客人面前“亮相”，同时还要将别的发廊妹撵出自己所辖的地面。为了争夺客人，老板娘之间拌嘴的事情时有发生。有些女孩子，十分顽皮，会趁机到对面的游艺厅去打打牌机或站在离发廊较远处“嗤嗤”地发笑，觉得老板娘的表演十分有意思。年纪大的女孩子紧跟在老板娘身边，希望老板娘多向客人推荐自己。因为她们生活压力较大，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

这些女孩子在远离家乡，远离自己所熟悉的生活之后，仿佛也远离了自己的苦恼。在家时男人的粗暴，孩子的哭闹都好像是上一个世纪的事情，如果能重新选择一遍生活，她们在上学时就会用心得多，在择偶时也会慎重得多，如果是那样她们也就不会落到今天这种地步。不过这样也好，只要挣了钱给丈夫寄点去，给妈妈寄点去，让他们多多看护好自己的孩子，在异地它乡也落得一身轻松，她们好像又恢复到了少女时代。



在小丽工作的发廊边，有一个小杂货铺。1996年这条所谓的梧桐街，又回光返照似的繁荣了那么一阵子。入夜之后，这里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再现了1992年的繁华景象。

小丽没有手机，她和外界沟通信息就靠她的BP机，每当BP机响起的时候，多数是有“朋友”约她出去玩。当两个call机前后脚到来时，小丽为了避免一方因她拒绝赴约而感到尴尬，她必须编出一个合适的理由来加以说明，这时的小丽才显露出由于职业的训练所给她带来的精明，对方也不会因为小丽的推辞而感到不快。因为他们知道小丽是个很诚实的人，他们容易谅解小丽的处境。



老板娘有时生气时会对那些调教不过来的姑娘说：“你看看人家小丽，不显山不露水的就把钱挣了。”

小丽和她们有所不同，她既不像别的年龄较大的女孩子那样跑前跑后，也不像那些顽皮的小丫头，抽空就溜到外面去玩，而是静静地坐在发廊里，等待老板娘的召唤。

洗头便洗头，按摩便按摩。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就是当她呼机响起时，她会回个电话，或向老板娘请个假。老板娘尽管知道事情的原委，也不为难她。

第二天，她会将老板娘应得的那份钱交给老板娘。老板娘有时生气时会对那些调教不过来的姑娘说：“你看看人家小丽，不显山不露水的就把钱挣了。”

小丽的老客多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但小丽为什么客人多？姑娘们却想不清楚，她们的心里毛毛躁躁的，内心不平衡，恨不得明天就发财，而缺乏像小丽这样很沉稳的性格。即使她们有时能够拴住一两个客人，但过不了多久，就会和客人吵得不可开交，只好散伙。姑娘们开口闭口就是“老娘如何……”客人们一听就反感，因为她们不过是从农村出来的“土妹子”。

几年过去了，小丽从来没有换过其它的发廊，她和发廊的老板娘关系处理得特别好。这在客观上为她建立了稳定的客人队伍。

1995年以后，小丽的身体开始有一些不适，到医院检查，医生说：不过是一般的妇科疾病。开的处方，大多是一些名贵的补药，这些药如果全部买下，其价值将超过千元，显然是小丽无法



近几年小丽的身体经常不适，回到家她总是躺在床上。这种疏懒的样子不是她装出来的，对于小丽来讲，她的确是太疲惫了。1997年这里的经济越来越差，小丽的几个要好的朋友给她的帮助也日渐减少，自孩子上了学，老家的开销又日渐增加，小丽无论多努力，也转不过这个弯来，她感到心力憔悴。

负担的。她转而看中医，大夫说她这是气血两亏，身体的底子太薄，她的病不仅仅是吃药，更重要的是增加营养，要多休息，思虑不能太重，但对于小丽来说，思虑能不重吗？


她在C市买了房，简单的装修带家具，花了7万多元，孩子一天天长大要上学前班。娘娘在家帮着看孩子，每月需要300元的花费，娘娘自己在老家需要盖房，希望她能帮助一下，哪一样离开了钱都不行啊！

小丽和孩子的干爹。小丽刚到这个城市时，曾经得到了这个男人的帮助。后来小丽的女儿及她的娘娘到该市去玩时也曾经见过这位小伙子，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小丽称他为孩子的干爹，大家彼此保持着一个适当的关系。






小丽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喜欢躺在床上。这有两个作用，第一可以休息，第二可以静静地想自己的心事。小丽虽然只有二十几岁，可是在她的记忆中，她差不多已多活两倍或三倍这样长的时间。她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女孩子，少年丧母，青年丧夫，孩子可怎么办，自己又没有什么文化，选择其它职业已无这种可能性，即便选择了又能怎么样，给老板当女秘，也不过就是那么回事，女人的命苦啊！她认为眼下的职业的确不太好，但收入还可以，现在买房需要钱，孩子上学需要钱，孩子放在姨妈那里也还是需要钱！娘娘来电话总说钱不够用，一个月300元根本打不住，一个在岗职工一个月也不过300元左右，钱怎么就不够用呢？她想不通。以她现在的身体状况还能干几年，回到家乡后又能干什么，她心里简直没有底。



在小丽接触的男人当中也有不少对小丽产生真正感情的，希望娶她为妻，他们对她所具备的东方女性的美德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她吃苦耐劳，性情温和，美而不俗，卓而不艳……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小丽的孩子怎么办？男人好话说了不少，但对小丽的孩子却没有一个较为固定的说法。小丽为孩子的出路担忧，所以说来说去，小丽最终没有下这个决心。

小丽的主要负担是自己的女儿及将来不能工作时的经济来源，所以小丽非常节省，衣服破了，只要还能穿，自己就缝补一下。出了门的女孩子就像是放出去的鸟，女红、针织，早都忘到九霄云外了，但像小丽这样子仍能穿针引线的实在是不多。



如果小丽的收入可以用“计划经济”来描述的话，那么在计划中她花费较多的是化妆品。这个热带城市几乎全年都处在高温和高湿的环境中，她美丽的脸上总是莫名其妙地长出一些小痘痘，对付这些层出不穷的小痘痘，小丽最初采用的方法是用高级化妆品，等到时间一长她才知道化妆品解决不了问题，其原因是自己的内分泌失调，用中医的话来说就是内热外虚属内火攻心，气血两亏。可惜这些如此深奥的中医理论，小丽总是不很明白。



聚焦生存



小丽年龄不大，但由于工作的辛劳，她身体日渐消瘦，H城的私人诊所特别得多，得病的女孩往往喜欢去这种地方。



聚焦生存

小丽的故事

私人诊所在那几年大行其道，他们的大夫，大都是来自于内地的退职人员。在这个新兴的城市，诊所比米店还多，这实在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探其究竟，前去就诊的，姑娘们居多数。她们对私人诊所的大夫、护士，有无行医资格并不关心，她们关心的是所用的昂贵的药品能不能治病。姑娘们得的病不外乎是一些妇科的传染疾病，或长期操劳过度所引起的精神紧张及营养不良之类的常见病。即使是这样，每个月在诊所里的花费也都有几百元之多。所以私人诊所发展过度也就不足为奇了。



孩子在家乡上了最好的小学，俗称“贵族学校”，光入学费就三万元，还不包吃住；小丽几乎将自己最后的积蓄全花在了培养女儿上，为此她还为女儿请了一位家庭钢琴教师，一周学琴两次，每月七百元。



小丽给已故的亲人烧纸。

她不知道她还要在这条路上走多少趟，女儿才能长大成人。

1996年的春节，小丽回到了C市。初一、初二是在外公家度过的，初三，她去给小欧上坟。因为她当时和小欧的结合没有征得小欧家里人同意，对于小欧的意外亡故，小欧的父母不闻不问。小丽没有办法，只好将小欧的墓建在自己家的祖坟边，初三扫墓那天，她在小欧的坟前烧了纸。

山风一起，纸屑吹得满山跑。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墓前的石碑还没有立。小丽心里凄楚无比，半天也没有言语，她觉得她现在怀念夫君的最好办法是将孩子抚养成人。

开学的时间到了，她为了将自己的宝贝女儿教育好，她选择了C市学费最贵的贵族小学，光入学费这一项就3万元，还不包吃住。她甚至给她的女儿请了家庭钢琴教师，每月学费需700元。

女儿静静已经6岁了，还是那么不懂事，一点也不知道母亲的辛酸。

冬天的清晨，江上弥漫着的雾气渐渐浸润到江边厂区的时候，小丽便将女儿叫醒，给她穿上衣服，洗脸。静静很淘气，时不时地跟母亲做鬼脸。好不容易梳洗完毕，收拾停当，母女俩便沿着坡度很陡的台阶，往厂区的公路走去。工厂早已停工，静静的石板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小丽牵着女儿的手，送女儿去上学。女儿是她全部的希望和生活的寄托。这时小丽宁静的面容显得若有所思，因为她不知道她还要在这条路上走多少趟，女儿才能长大成人。

小丽奋斗多年终于在C市安了家。她的女儿已经开始上学前班。



女儿知道春节过后不久，妈妈又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工厂停工后工人都下了岗，厂方定的困难补助费每人60元，够干什么的，不用说孩子上学，家人吃饭也不行，路还得自己走。她男友的朋友小苏开了一家杂货店度日，小丽明白小苏再困难他也是城市户口，自己要到小苏这步恐怕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小丽不知道还要在这条路走多久，孩子才能长大成人。





寻找家

夏生三不

小丽在C市的家是两室一厅，其面积不过是三十几平方米，小丽和她的女儿住在较大的一间房间里，小丽常年在外，回到家中，总是让女儿睡在她身边。女儿不住地亲妈妈的脸。女儿知道她和妈妈的这种温存一年也不过几天，大多数时间她要靠娘娘照顾她。

小丽平时不吸烟，但心绪不好时也抽上一两支



寻找家园的女人

聚焦生存

在H市的机场，春节前后有一种景观特别引人注目。那是在前几年，每到春节前，在机场的候机厅内不少女孩拿着大小礼品包，还有不少带着玩具，如布娃娃、树袋熊之类的玩偶，姑娘们怀着喜悦的心情向自己的男友告别。春节之后同样还是这些女孩子又从四面八方赶来，带了不少家乡的土特产，像腊肠、腊肉之类的。这回她们的表情忧伤，这种表情一直要保持到自己的男友来接自己。

122

新来的姑娘们，年龄一个比一个小……尽管这样，来光顾发廊的客人也不见有什么起色。

小丽拼命地工作，但收入仍然是锐减……小丽意识到她的发廊女的生涯就快要结束了。

春节过去了，小丽又返回了H市，可是H市的经济状况不理想，发廊业凋谢得很厉害，几乎家家都在转让，小丽所在的发廊也仅仅是勉强支撑着。

新来的姑娘们，年龄一个比一个小，她们说自己18岁，但其实恐怕连16岁都不足。尽管这样，来光顾发廊的客人也不见有什么起色，小丽的年龄在这行的从业人员中，确实是显得偏大了。

小丽拼命地工作，但收入仍然是锐减，以前的很多老客，都返回了家乡，剩下的几个人经济状况也很糟糕，自己维持生活都困难，哪里有钱给小丽，小丽意识到她的发廊女的生涯就快要结束了。





姐妹们如果谁过生日，如果谁招贤入赘，那可是大家聚在一起的好日子。姐妹们会带上自己的礼品一起到那里“疯”一阵，这时在社交场合不善饮酒的女孩子也会开怀畅饮，醉了之后就指东骂西地乱说一通，借此抒发心中的不快之事。小丽性格沉稳，从没在这种喜庆的场合中失过态，一般只是对哭闹中的女孩子说上几句宽心的话，这时不管比她年龄大的，还是比她年龄小的都很听她的话，小丽在姑娘们心中的地位是很高的。

小丽为人很厚道，这和她的脾气有关系，当发廊妹心里的压力是很大的，所以她周围的姐妹的脾气都很暴躁，情绪上也反复无常，常常因为一点点小事，就又哭又闹，弄得大家心里都不自在。有时这种情绪会像传染病一样在女孩子中间传播，使大家都没有办法振作起来，面对生活。

小丽有个朋友姓刘，来自于四川自贡。人是满好的，可惜沾染了吸毒的坏毛病。小丽劝过她很多次，说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不但改变不了眼下的生活现状，还会使自己的处境越来越糟糕。小刘没有听她的话，在这条道上越滑越远，最后死于山西太原。

小丽和她的女友。

聚焦生存

小丽的故事



小丽在H城的住处常常变动，亚南坡277号的住处是她离开前最后的寓所。

小丽的衣服由自己来洗。该地天气热，每天洗衣服要占据她不少时间。

小丽的居室比较简单，同行的姐妹也大多如此，谁也没有准备将这里看成她们永久的家。离开家乡，千里迢迢到外面，其目的就是“找钱”，以便将来做个小买卖有个本钱。来到这里的姑娘大都是已婚，即便没有结婚在家乡也都有男朋友，男人游手好闲，挣钱的任务便不可避免地落到女孩子的头上。小丽和她们不同的是她找钱是想给女儿将来找一条出路，一条完全不同于她的真正的出路。

小丽在H市的居所不是固定的，但就像所有人一样，干什么事情都有一个习惯的问题，她到H市后，虽然也搬了好几次家，但从来没有离开过亚南坡。

她有钱的时候，自己单独居住，没有钱的时候，姐妹们搭伴住。她的屋内陈设总是很简单，一张单人床，一个便携式衣柜，一张桌子，桌子上面除了化妆品之外，还有一部音响，电话是房东配的。

屋内陈设中，比较醒目的是一面穿衣镜，比真人还要大，矗在地面上。小丽每天在穿衣镜面前“梳理”自己的面容。外屋的客厅是公用的，洗手间也是公用的。

小丽差不多是11点钟起床，起床后简单地梳洗一下，就上街买菜，回来后，做饭，吃饭。自从大夫劝小丽加强营养以后，她开始注意自己的饮食结构，隔三差五地买只乌鸡回来，炖汤喝。

小丽不是一个自私的人，自己改善生活总把姐妹们叫来，大家一起享用。一个人在H市生活，自己开伙显然不合算，为了节约，姐妹们不仅搭伴住而且还搭伴吃。





当一个城市的服装、饮食及娱乐业依赖于姑娘们的消费时，可以说明的问题实在不少。在这个城市中大大小小的商场、服装店、鞋店、化妆品店很多，其主要的消费对象就是这些走南闯北的女孩子们。当这个城市经济迅速降温，这些店铺还得以苟延残喘时，像小丽这类的姑娘们便是功不可没的。

小丽和她的姐妹们行进在天桥上



小丽喜欢看一些流行杂志。





小丽的人缘好，姐妹们也很尊重她，衣服、鞋被别人借穿或换着穿是常有的事。出来闯荡的女孩子年龄都差不多，二十来岁喜欢打扮，穿漂亮衣服，戴名贵手饰，这既是她们的追求，也是她们所从事的职业的要求。假如谁买件好看的衣服，姐妹们借去穿两天或买了双时髦的鞋借去风光一下，这在姑娘们看来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了。

小丽所住的巷子口小摊林立。





在人民公园后面的过街天桥底下，一位江湖术士在给小丽“指点迷津”。小丽很信神啊、鬼啊之类冥冥之中的东西。

小丽在H市的生活是很单调的，上班一般是下午4点到午夜。上午睡觉，中午起来买菜、做饭，吃饭也不过是个把小时的时间，余下来除了逛街，就是打牌，打麻将。如果有朋友相约是再好不过，如果没有，那简直是无事可干。

在家乡，逢年过节在村里也玩玩麻将，但那里基本上是5角钱一盘，打一块钱就算是大牌了，在H市就不同了，姐妹们玩起来少说也是10元一盘，如果“自摸”、“放炮”、“杠上花”还不止此数，但小丽是天生聪颖的，打牌时赢的时候多，输的时候少。

闲暇的时候，女孩子们经常玩游戏机。小丽的女友买了一台没有色彩的彩色电视机，是二手货，不贵。这台彩电最大的功用是可以玩游戏，白天没有事情可做时，打打游戏机是除麻将、扑克以外的最好的娱乐形式，它可以帮助她们打发时光。



小丽虽然沉默寡言，但无聊的生活，迫使她也像其他的女孩子一样，尽可能地娱乐自己，打麻将，下跳棋，玩游艺机或看些无聊的杂志。

小丽的麻将打得很好，赢的时候多，输的时候少。每当赢牌时小丽的脸上就会露出笑容。小丽这时候的笑容既不同于她工作时的微笑，也不同于姐妹们相互揶揄时的那种玩笑。姐妹逗她说：“你赢钱就笑。”其实她们哪里知道这是小丽掌握了“主动权”时的一种笑容，她多么想掌握自己生活的主动权啊！

小丽从小由于生活的艰难和文化水平的偏低，对冥冥之中的事情，总是特别害怕。长大以后，她对神啊，鬼啊，这类事情特别迷信。尤其是小欧死后，她被迫流落到H市，对掌握她未来前途的“众神灵”更加敬畏得要命。

离H市不远有个“五公祠”，这个祠堂祭祀着宋代被贬到这里的苏轼诸公的灵位，她经常去朝拜。

有时姐妹们到公园去玩耍，公园的门口总是有不少游方的术士，他们缠住小丽争着给她指点迷津，姐妹们拉着小丽就要跑，但小丽却一本正经地劝说大家，听听这位术士的批讲，最后，还要给他扔下10元钱。





小丽的文化水平极大地限制了小丽的视野，使她认为自己的命运坎坷一定是上辈子得罪了谁，而现世遭到了报应。曾经有一段时间她几乎到了逢仙就拜、见庙磕头的地步。当然，她所有这些善举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她的境遇，到了后来她虽然也拜这些泥塑神胎，但在内容上却逐步地发生变化。由赎自己的“罪孽”而变为乞求上苍保佑她可爱的女儿前程似锦，以不辜负她这半生的操劳。

在南山“上清寺”，每逢正月初三香火鼎盛，前来烧香拜佛的人络绎不绝。小丽一行人此时也来到这里求个签，占卜一下一年的吉凶，她自己已是这个样子了，但孩子的前途事关重大，花两元钱听听忏语，实在是一件划得来的事。

她已经“老”了，如果说这里还有钱可挣的话，那也是别的更为年轻的姑娘们的事情了。

女儿从贵族小学转到了平民小学，她再也支付不起昂贵的学费了。

1996年的正月十五，小丽和在家乡的好朋友们，其中还有小欧的生前好友，大家结伴往南山的上清寺去进香。那天下了好大的雾，山间小道边的黄桷树的树干都是湿漉漉的。

进了寺门，一个四方大石鼎，香烟缭绕，小丽买了10元钱的香纸一并投到了火中。她表情严肃，仿佛这样子她就可以洗刷前世的“罪孽”。小丽很笃信前世和今生的关系。

沿着山路再往前走，拐角处的山壁上，刻着八仙过海的浮雕，小丽敬过香之后，把身后的女儿拖过来，让女儿仿照她的样子给众神仙们敬香。

六岁的小静跟着母亲拜了半天，小丽长舒了一口气，她相信敬重神灵的女儿，将来会有一个比她要好的前途。

1997年10月，自小刘死在山西太原之后，小丽再也不想在这H市呆了。这座给她留下辛酸和钱财的城市，眼下再也没有留恋的必要了。她已经“老”了，如果说这里还有钱可挣的话，那也是别的更为年轻的姑娘们的事情了。她要回家了，回到她虽然有着苦涩的童年，但毕竟养育了她的那个小山村。



小丽在以前夫君的墓地上立了石碑。



——小丽带着女儿在田间挖野菜，小丽很喜欢重复她儿时的行为。

在家乡，小丽让孩子给刻在古壁上的神仙敬香。

小丽的女儿在母亲不断的熏陶下，逐渐明白了求神拜佛的意义，后来女儿并不需要母亲特别的声明就会按照母亲的眼神行事。





手

夏生三不

1999年的春节又到了。正月初一，她回到了外公家。清晨，晨雾还没有消散，竹叶不停地滴着露珠，小丽带着女儿小静，又来到了小欧的坟前，石碑已经竖立在那里，碑文是以女儿的口吻写的。一阵鞭炮响过之后，小丽在坟前点燃了烛火，当女儿跪拜的时候，小丽插着手站在女儿的身后，凝视着远方。

小丽回到C市后，其主要的经济来源是仰仗她成都的一个朋友。她已经将女儿从贵族小学转到了平民小学，她再也支付不起昂贵的学费了，她必须很现实地考虑她目前的处境。

1999年正月十二是她30岁的生日，亲朋好友从邻近的各个县跑来给她祝寿，其中还有她女友的孩子。她忙着给人席的朋友们斟酒，略带热闹的场面没有使她的心境改变多少，她白皙的脸上若有所思，和几年前的她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小丽30岁的生日不少亲朋好友前去祝贺，那天小丽很开心。



聚焦生存

春节期间在小丽娘娘的家中，不少邻里去看望她，小丽虽然离开乡间已经很久了，但她依然乡情不断。



聚焦生存

小南的故事



夏生焦身

漂泊在都市边缘的女孩

阿V的故事



漂泊在都市边缘的女孩

聚焦生存



聚焦生存

阿V的山

在出外打工的大军中，有相当一部分女孩子加入了地下“性”产业大军。

从H省正式建省以来，有大批云、贵、川的女孩子涌入该省的省会及其相邻的县市。从那时起的十年间，还没有谁能够确切地统计出到底这里来了多少人。H省在1992年的一个邮政部门统计报告中指出该省的民工汇回家乡的款项高达12亿元。这当然不是说该省的民工都去了H省，但汇回的款项中起码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H省的。

“打工妹”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她们打什么工，或在什么地方打工，是“二产”，还是“三产”，还是“国营”，都无关紧要。她们将她们的劳动所得寄回故乡，帮助家中急于想脱贫的亲人们。这件事本身就是极其有意义的。

在出外打工的大军中，有相当一部分女孩子加入了地下“性”产业大军（有关这部分内容可参看潘绥铭著的《存在与荒谬》）。

阿V的爸爸有时甚至将这个女人带回家中，这使得阿V的妈妈非常难堪……

小吴已经有了女朋友，而且和这个女朋友有过“性”行为，所有这些阿V当时一无所知……阿V当时还是个处女。

小吴为了继续占有阿V，在没有征得阿V父母的同意下，就带上阿V双双离家出走……

阿V姑娘来自G省，所受的教育程度是高中一年级。她年轻，漂亮，不满18岁，父母离异。

据她自己讲，爸爸在当地以开出租车为生。在这以前，曾经跑了几年买卖，也赚到了一些钱。有了钱以后他又找了别的女人，而且比阿V的妈妈年轻。在那段时间，阿V的爸爸有时甚至将这个女人带回家中，这使得阿V的妈妈非常难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两人只好离婚。

阿V的妈妈高中毕业，有文化，但工作状况不理想，是一家浴池的保管员，月薪300元。阿V的爸爸妈妈离婚时阿V已经上初中了。父母的离婚在阿V的心里形成了阴影，当时法院判决：阿V归父亲抚养。但是阿V来到H市后，经常跟她的姐妹们讲：“父亲从来没给过我一分钱……”她的实际生活来源是她母亲。

阿V像许多的女孩子一样，在这个年龄段上，喜欢玩，喜欢结交一些她们认为比较“帅”的男孩子。阿V和将她带到H市来的小吴，是在G市的旱冰场上认识的。

小吴并不帅，但很有心计，没用多少时间，就将阿V搞到手。他向阿V隐瞒了他的实际年龄，说他只有25岁，而他实际上已经28岁了。小吴曾入狱两次，连正式工作也丢了。

阿V认识他时，他只是这个旱冰场聘用的临时教练。当时小吴已经有了女朋友，而且和这个女朋友有过“性”行为，所有这些阿V当时一无所知。时间长了，阿V也曾就此事问过小吴，小吴说，这都是冤枉，别人偷了个驴，他去拔了个橛，实际上是他没有钱疏通关系的结果。

小吴的家里很穷，这一点他并没有向阿V隐瞒，那阿V到底看中了小吴什么？连阿V自己也说不清楚。阿V当时还是个处女，她和小吴的来往，遭到阿V父亲的坚决反对，但是阿V自己愿意。

漂泊在都市边缘的女孩

聚焦生存

阿V时不时地要给妈妈打一个电话，安慰妈妈几句以免远在千里之外的妈妈为她操心。

阿V的母亲为此伤透了脑筋，但她也没有有效的手段来进一步制止阿V和小吴的来往。

小吴为了继续占有阿V，在没有征得阿V父母的同意下，就带上阿V双双离家出走。在阿V向别人展示她母亲的信时，可以清楚地看到，妈妈是多么的伤心，信中写满了为她以后的出路担忧的字眼。

他们离家出走的第一站并不是H省，而是先到达了广州。当时小吴的哥哥正在广州那里打工，弟弟带着女友投奔到哥哥处，哥哥只有接纳。其实小吴的哥哥当时的经济并不宽裕，为了生存，阿V到一家餐馆去打工，工作是餐厅服务员。可干了没有多久，阿V便被辞退。小吴后来讲，辞退的原因是因为阿V太懒，说她居然白天还趴在桌子上睡觉，惹得店老板非常不高兴，将她辞了。小吴和阿V的生活，由于没有可靠的经济来源而陷入了困顿。再靠哥哥养活已经不可能，小吴便将阿V带到了H省。

在最初的时间里小吴寸步不离阿V，因为如果阿V不在小吴将难以谋生。





天要下雨了，小吴赶去收晾在外面的衣服。人们都说环境造就人，这其实是很不确切的，像小吴和阿V这类人，不完全是环境的产物，他们选择这样恶劣的环境，其实也是出于无奈。

他会用眼睛睨斜着进入大屋的男人，看着手表，计算阿V送客的次数及时间。

即使有几个小伙子来找，也不过是打打“秋风”，占点便宜。

据小吴讲，他曾经在1995年到H省“考察”过，认为H省经济情况还是满不错的。谁知道当他1998年年初，将阿V带到这里时，早已经不是那么回事了。他们俩在H市自发的劳动力市场上，花了近一周的时间，也没有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这时他们身上带的钱已经花完。小吴便想出让阿V去干“接客”这路生意。阿V当时还是一个涉世不深的女孩子，对于小吴这样的要求，虽然心里有些抵触，但还是同意了。



阿V姑娘的身份证和所挣来的钱一般都由小吴保管。阿V想将自己的身份证要回来，但小吴总是以种种借口加以拒绝。阿V实在要不回来，也就不再坚持了。但她不知道小吴老是拿着她的身份证干什么。到了后来阿V提出和小吴分手时她才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

小吴不是第一次来台庙，这次他将阿V带到台庙可以说是有备而来。这个地方虽然是以村民为主，但是离市区并不远，附近的未完工的工地比比皆是，即使有一些工程已经结束，但是滞留在工地的外地民工，人数仍然不少。让阿V干这种生意，“市场因素”是不能不考虑的。

来这里租房的人员结构比较复杂，小偷小摸、打架斗殴的不良分子都住在这个号称台庙的地方，但这正是小吴赖以生存的土壤。本地居民都以做正当生意为主，但那些所谓的生意规模也实在是太小了点，不过是“引车卖浆”的小摊贩而已。良莠不齐，是这里居



阿V的邻居中有不少是靠蹬人力车去挣钱糊口的，一般来讲他们的生活水平还不如阿V。但这些人都是当地人，而且从来都是把正当劳动看成是谋生的唯一手段。这两部分人虽然是居住在一起，但彼此并不来往，他们互相之间都有些瞧不起的意思。但阿V可不管这么多，每当拉车人的妻子做饭时她都会“关心”地凑上去，看看她们在做什么饭，如果恰好是烤鱼什么的，阿V就会要一点尝尝。好心的当地人绝不拒绝她的要求，会给阿V让她吃一些而让自己嗷嗷待哺的孩子们再等等。但这些妻子们绝不允许阿V和自己的男人接近，尽管阿V有时仅仅是闲得无聊。

民的显著特点。小吴喜欢这环境，用他的话来说，只有这里才能够充分发挥他吃喝玩乐的本领。

小吴和阿V赁了一间小房，月租金80元。一所大屋被分隔成八间，这间房是把头的一间。其余几间住的也全部是类似于他们这样的“双职工”。女人是“劳动者”，是家庭财产的创造者；而男人是消费者，是女人的精神支柱。如果他们能够帮助自己的女人做点力所能及的，诸如做饭、洗衣之类的，那么女人就“阿弥陀佛”了。满意的眼神，赞许的话语，会在她们的嘴边停留好几天。女人这时会将自己的辛苦，暂时忘到脑后，而去拼命地挣钱。

台庙村，有一个空场，其面积相当于一个篮球场。女人等客是坐在场边的屋檐下，场地中间，是村童们玩耍的地方。男孩子在飞跑，女孩子带着更小一点的孩子，跟在男孩子后面。



台庙是各种职业的人杂居的地区，捡破烂的人一天要过好几拨，这些人在阿V的眼睛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不过阿V心地善良，有时会把自已的水果分给他们吃，弄得捡破烂的人竟然不好意思起来。阿V有时十分害怕上了年纪的老乞婆，深怕自己将来会落到这种地步。

阿V和小吴住到这里之后，原来的三家杂货铺仅剩两家，阿V她们的生活必需品就靠这两家杂货铺。阿V有钱的时候买，没钱的时候赊，杂货铺的重要程度不亚于都市人对商场的依赖。

屋外凉风乍起，丝毫改变不了室内溽热蒸人的腐败气味。在这个环境下生活了一大群男男女女，他们要想改变这样的生活环境实属不易。



阿V从本村的菜市场兴高彩烈地回来。

阿V到本村的菜市场买菜并不是常有的事。这项工作一般是由小吴来完成。有时小吴可以借此机会在临近的赌档玩上两把牌。钱虽然是阿V挣的，但都由小吴来保管。在阿V的印象里，小吴只要能买回菜来，她就觉得脸上有光彩，因为小吴毕竟是干了一件正经事。有时她竟会将小吴想象成为“落难公子”，需要她善良的阿V姑娘去救助。




小吴老是心事重重，阿V想得到关心。

阿V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不知是否可以依靠的小吴。



聚焦生存



这间有水笼头的房子是姑娘们的洗澡间、厨房兼厕所。

阿V的屋子总共只有8平方米，一张类似于双人床的单人床，上面只有一块木板，板子上面铺了一张席和一张毯。这么热的城市，夏天铺毯子的确不多见，这是为阿V预备的，因为她有“净夜”的毛病。屋子里还有张小课桌，里面堆放着阿V和小吴的全部家当。白天屋子也很暗，照明全靠屋顶上的一个天窗。如果不是阴天，明晃晃的光线照进屋子里面，照到潮湿的地面上，会蒸发出一股“阿摩尼亚”的气味，使人感觉很难受。

水房是公用的，它兼有厨房、厕所和洗澡间的功能。阿V每天日照三竿才起床，有时比这还要晚。小吴拿上阿V前一天晚上挣的钱去买菜。买菜回来后，其余几个食客，会很快地将米淘净，将菜洗净，小吴点上煤油炉开始做饭。

刺鼻的煤油味，弥漫了整个的屋子和过道，使人们的眼睛难以睁开，因为此时做饭的不止阿V一家，其余住户也开始行动了。阿V在床上实在躺不住了，只好套上连衣裙跑到水房去刷牙、洗脸。她洗浴，别人洗菜，彼此互不干扰。

阿V的居室。






阿V的作息时间是上午11点左右起床,梳洗完毕后小吴去买菜,做饭,然后是打麻将或玩耍的时间。中午客人一般不来。



阿V喜欢吃水果,但她通常只能买一元钱一根的甘蔗,这个亚热带城市的水果是非常丰富的,但对阿V来讲,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水果丰富与否,而是自己能拿出多少钱用于这方面的消费。小吴对阿V乱吃零食的行为很反感,如果水果太贵,他肯定会出面干涉,但甘蔗不在此列。



阿V经常得到假钞，小吴对此十分不满意，常常责怪阿V：“笨”。

小吴在台庙认识了几个老乡，有一段时间，老乡们的日子失去了着落便在阿V那里吃住。小吴还在隔壁给他的老乡租了一间房，包括其余的一些负担在内，都是靠阿V来挣钱支付的，最多时阿V差不多要供养五个男人的日常生活费用。

收入好的时候，阿V还要请小吴和小吴的朋友下馆子、吃炒菜。





小吴喜欢赌博，无论是麻将还是台球，只要他手头有几个钱，他一定会试试自己的运气，阿V没有事时也跟着一起去。

饭做熟了，菜也烧好了，大家围坐在一个小木桌边，开始“用膳”。桌边除了阿V和小吴之外还有三个小伙子，他们分别是小陈、“刀疤鬼”和“卷毛”。他们这一伙人是小吴在H市碰到的老乡，他们向小吴诉说，由于当地禁赌，他们在赌场中耍“老千”的勾当进行不下去了，断了生计，希望小吴能帮帮忙。小吴考虑到自己的力量单薄，阿V又是个漂亮的女孩子，万一阿V被别人夺走，那他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有了几个老乡聚在身边，万一有点什么事情也可以互相照顾一下，为此他也就同意了小陈他们的请求，将他们收留下来，还给他们租了一间房，所有这些费用一律从阿V的收入中支出。



聚焦生存

大屋里的闲汉时不时地要掐上阿V一把，或将她的胳膊扭过去，阿V没办法，小吴也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都是同乡，都是朋友。为了此事阿V不止一次希望小吴想想办法，如果实在不行就搬走。但小吴不同意，小吴的几位老乡和小吴过从甚密，如果搬走，这几位生活上陷入困境的老乡可怎么办？小吴对别人对待阿V的不礼貌，差不多都归罪于阿V的“不懂事”。在江湖上走动没有朋友可怎么行？

阿V有一个堂姐在G省歌舞团，和她长得很像，每逢提起她，年轻的阿V便学着她的样子翩翩起舞。

阿V的年龄和她的身材已渐渐变得不太相称，可能和她的职业有点关系，但她的性格还是像孩子一样。阿V非常想当演员，非常想出名，即使不算好的“名”也可以，她不认为自己为谁做了不应该做的事。

她对小吴很好，对小吴的朋友们也不错，每当小吴的哥哥来到她这里，小吴提出要给他哥一、二百元她从来没有反对过。小吴当然知道一、二百元意味着什么，阿V总是说钱花了还可以再挣，反正自己有的是青春。





小吴“搓麻”的钱，有时竟占了阿V收入的一半以上。最初阿V并不支持小吴打牌，因为小吴输的时候多而赢的时候少，有时阿V一天的收入还抵不上小吴输的钱，但小吴也有办法，就是让阿V也玩，如果阿V玩上了瘾她也就不会再说他了。他这招果然奏效，没有多少时间阿V也已成为了麻将桌上的常客。发展到最后就是两人一起输，钱是没有了，房租也付不起，阿V拼命挣钱也无济于事。



阿V也有自己的倔脾气。



那个泥水匠给了阿V30元，阿V想再要一瓶水喝，泥水匠没钱了，阿V指着他的鼻子说他小气。

午饭过后是娱乐时间，小吴和他的几个朋友凑成一桌，开始打麻将，阿V回到房间里午休，或是找点其它无关紧要的事情干一下，再不然就在村子里乱转悠，和那些淘气的小男孩们玩一会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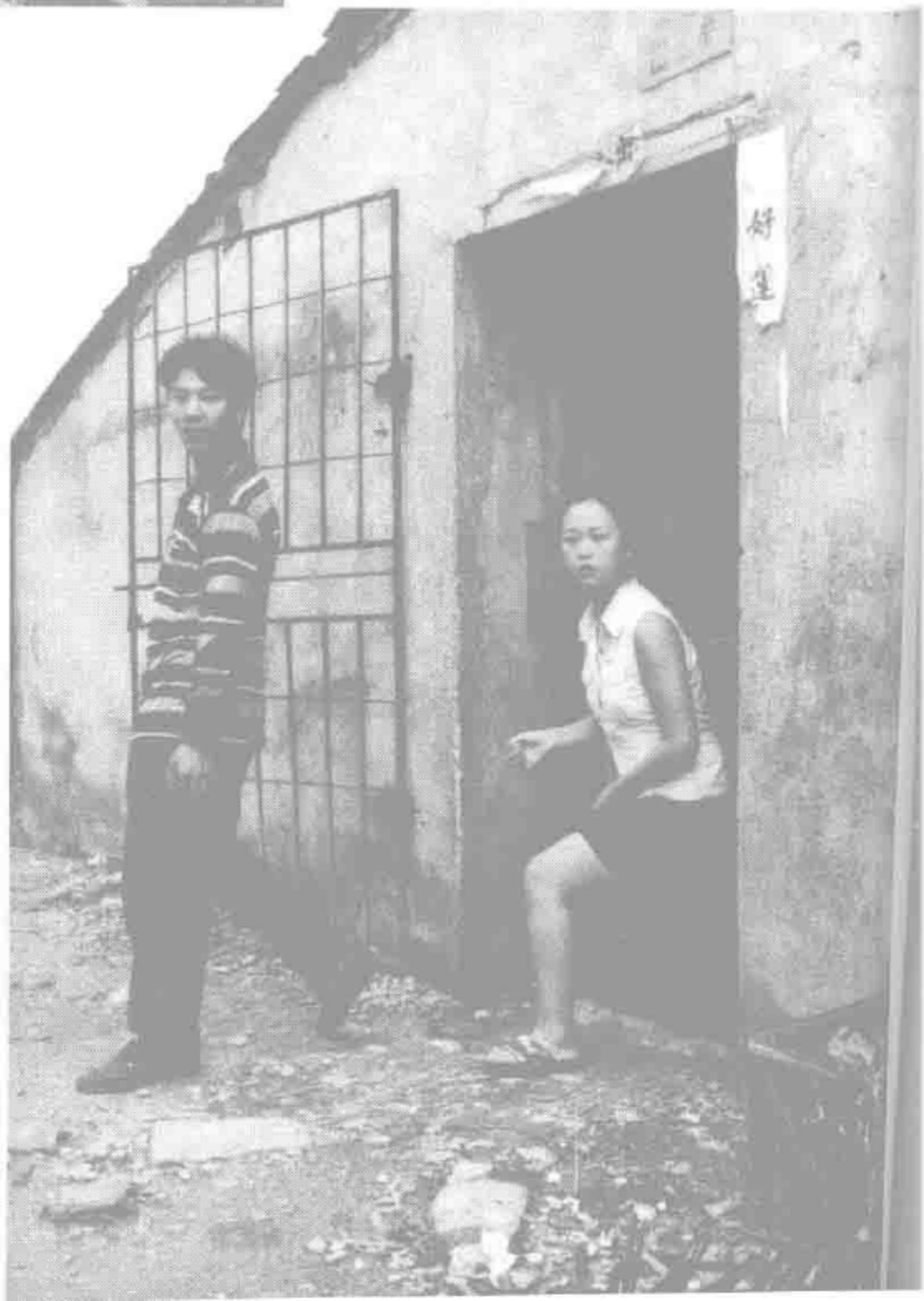
打发太多太腻的时间是一件颇费力气的事，阿V在这种百无聊赖的生活中实在是不知道自己干些什么事情为好。

太阳偏了西，海风将凉爽的空气吹到这里，一些零星的客人便会来找阿V。这时小吴手里的牌局还没有停，但他会用眼睛睨斜着进入大屋的男人，看着手表，计算阿V送客的次数及时间。



阿V曾将身后的那个女人视为自己的姐姐，在她没钱的日子里帮助她。可是不久，当这个女人刚刚可以独立生活，对阿V就不再亲近了，阿V对此十分不解。

聚焦生存



这个小泥水匠经常到阿V的住所去玩耍。



阿V身边的男人和女人们。

阿V和她的男友小吴、小叶姑娘和小叶的男友“小中原”，晚饭后大家在一起聊天。

这时大屋里别的女孩子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阿V，她们的客人不会在这个时间到。即使有几个小伙子来找她们，也不过是打打“秋风”，占点便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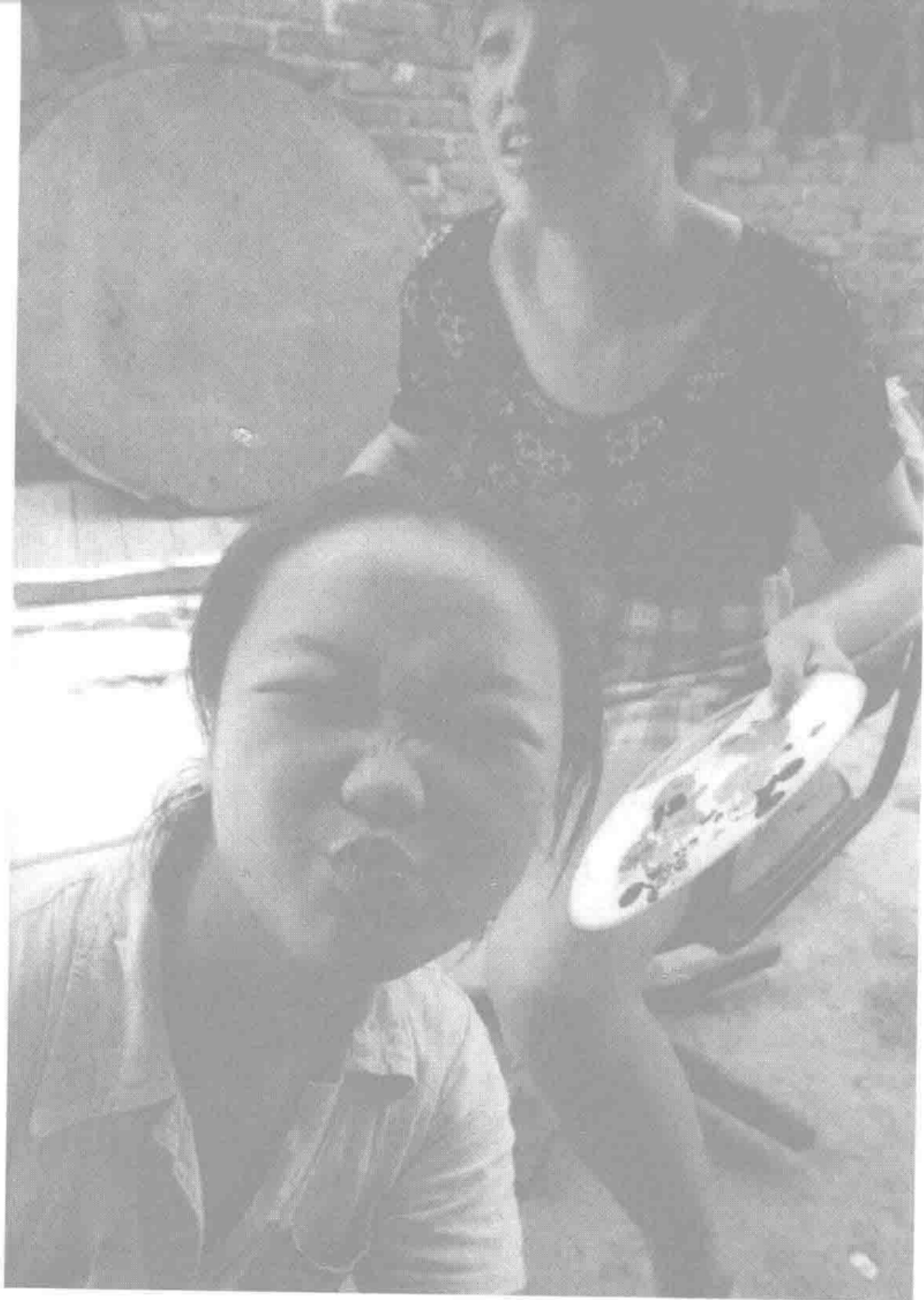
这些小伙子是不敢得罪的，他们差不多都是看守所里的常客，得罪他们肯定是百害而无一利，他们有时也会跟阿V斗斗嘴皮子，但是动手的时候极少，这倒不是阿V有什么特殊的护身法宝，而是她听不懂他们嘴里的脏话和黑话，她只是用大大的眼睛看着他们。这些小伙子们可能是感到欺负这样一个女孩子太没出息。

当海面的凉气完全驱走白日的酷热，海岔子对面的滨海路也不再嘈杂的时候，阿V姑娘就会躺在地那只有一块板的床上睡熟。小吴在隔壁打牌，从房顶上的天窗泻下的如银月光在轻轻地抚摸阿V姑娘白皙的脸，像妈妈的手一样。18岁的阿V姑娘，此时会在另一个世界和她的宠物们玩耍……



聚焦生存

新V的故



阿V年龄不大，生性好动，每天的时光又长又腻，除了挣钱之外，阿V所能做的事就是在村里到处转转，看看有没有能引起她兴趣的事。大桥下面的娱乐如唱歌，打台球都需要钱，“钱”这个东西眼下也是她所需要的，所以花钱的地方她应该尽量避免去。不花钱，就只有看看海岔子里面的渔船和蓝天上的白云了，这些对于她也不太适宜，她还没有那么多的诗情画意，太长太腻的光阴让阿V姑娘很犯难，所以做做鬼脸也算一种消遣的方式。



村民们在房前房后走动，时不时停下来和阿V开几句玩笑，并说上几句无伤大雅的闲话。阿V的自尊心虽受到一定的伤害，但也懒得和他们计较，站在别人的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日落后的的小村，出外打工、做杂活的小摊贩都陆续归来，他们为了节省电费，往往很早就开晚饭。晚饭过后，村民们会到处走动，姑娘们这时候也基本梳洗完毕，等待前来玩耍的客人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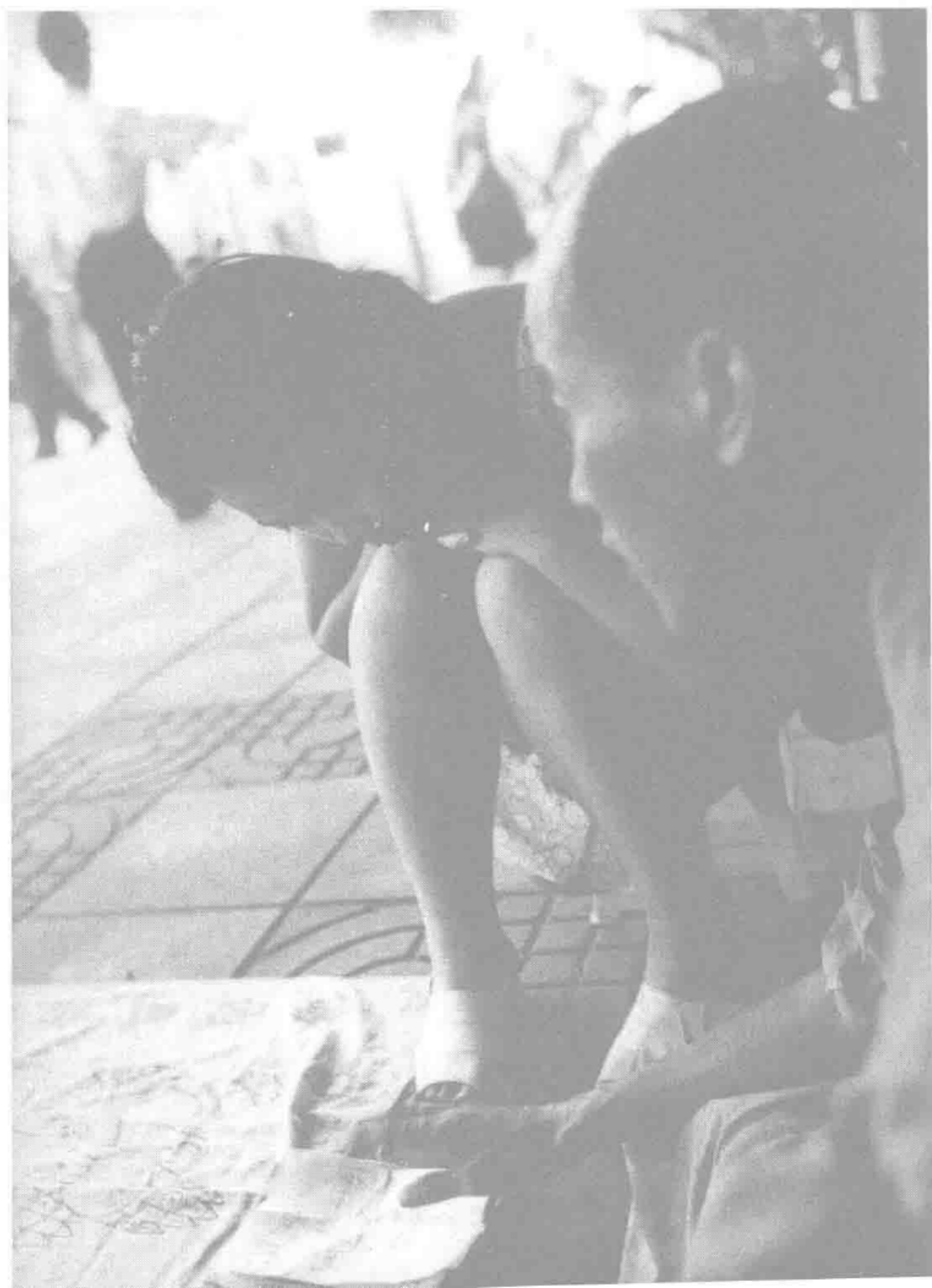
晚饭吃过后，空场上的蚊子开始“跳舞”。拉车人的主妇，用编好的蒿草，将屋子薰一遍后，开始给孩子们洗澡，接着就准备就寝了。她们的男人在屋门口抽着劣质香烟，同时看着弄堂口的姑娘们……

姑娘们冲过凉以后，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在弄堂口的路灯下一字排开；下了工的男人们此时也洗去了身上的泥水，衣着整洁的三个一群，两个一伙，鱼贯而入。姑娘们表情严肃，小伙子嘻嘻哈哈，彼此并不搭言。小伙子在姑娘们的人群中不断地穿行，最后才开始给姑娘们敬烟，拙嘴笨腮地说上两句恭维话。姑娘们等小伙子点上烟之后，才带小伙子到自己的房间去。

阿V如果白天没有做到生意，晚上有时也站在姑娘们的人群中，但她很不自在，姑娘们都用“敌视”的眼光看着她，所以用不了多久，阿V就自己跑到桥下面去玩了。

桥下面灯火通明，私人歌厅一家接着一家，台球、赌档里挤满了人。那些消费不起姑娘的工友们，便将自己剩余的精力在赌档的歌厅中耗尽。

算命先生说阿V有“吉人相佑”。






傍晚时分，无聊的阿V就搬个凳子坐在空场上等待下工后的打工仔们。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打工仔们洗过澡，换好了干净的衣服鱼贯地走入阿V她们的住地，阿V知道他们是来干什么的。但她此时的兴致是她的小猫咪。



年轻的阿V身体很壮，阿V做人流之后，身体很快就恢复了。尽管私人诊所的条件很差，阿V仍然没有感染，女友们都为阿V捏了一把汗。



大夫告诉小吴，阿V的
宫颈已经糜烂，需要彻底的
治疗和休息，

在不出半年的时间里阿
V又怀孕了两次。在阿V自己
几乎没有什么觉察的情况下，
把胎儿“生”在厕所里。

小吴和阿V到台庙的日子如果没算错的话，
应该是1998年3月18日。这时的阿V已经怀孕
一个多月了。阿V准备打胎，可惜没有钱，有
几次高额收入，却是假钞。小吴说阿V笨，阿
V也不辩解。她着急的是胎儿的月份越来越大，
如果不打胎，不用说婴儿抚养不起，就连生计
也都会成问题。

当地诊所的收费标准是胎儿不足三个月的
是80元，超过三个月，给钱再多私人诊所也不
敢收，因为弄不好这是要出人命的。

4月6日，小吴和阿V用身边仅有的钱去做
了引产。医生说胎儿太大，手术费需要增加20
元。在手术前的妇科检查中，大夫告诉小吴，
阿V的宫颈已经糜烂，需要彻底的治疗和休息，
小吴不置可否，大夫也不好再说什么。

小吴扶着手术后的阿V往回走，在路过老黎家店门口时，在那里等客的姑娘们用很异样的眼神看着阿V。用她们的话来讲，阿V明显地犯了个错误，只有傻子才会在这种情况下怀孕。因为怀孕不但不能工作，而且还会招致更大的风险。不管这个孩子是谁的，她们都不会允许他或她到这个世界上来。姑娘们嗤笑阿V是傻妹！

阿V姑娘除了喜欢小动物之外就是喜欢小孩子。不管是谁家的孩子只要人家允许，她都要抱过来亲一下。她常跟别人说她能生很多很多的孩子，可惜她现在不能生，经济条件不允许。阿V在和各种孩子来往的过程中有时也会闹出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那就是她会和村中比她小七八岁的男孩子打架，每逢遇到这种情况，村中的本地人都说她也不过是个孩子。



手术后的阿V躺在床上，不能再继续工作。小吴到处举债度日。他有些后悔自己的鲁莽，这一招虽然会使阿V死心踏地地跟着他，但是生活没有了来源。而且最重要的是阿V对于他的作用并没有他最初想象得那么大。尽管靠阿V的收入能使他们活下去，但是这种活法也太寒酸了，比在G市时还差。

小吴是一个心比天高，却身为“下贱的人”，他有一脑子很古怪的想法，却不苟言笑，就是他这种经常不带有表情的面孔使涉世不深的阿V“浮想联翩”，把他当成了“落难公子”，正需要像她这样善良的姑娘去救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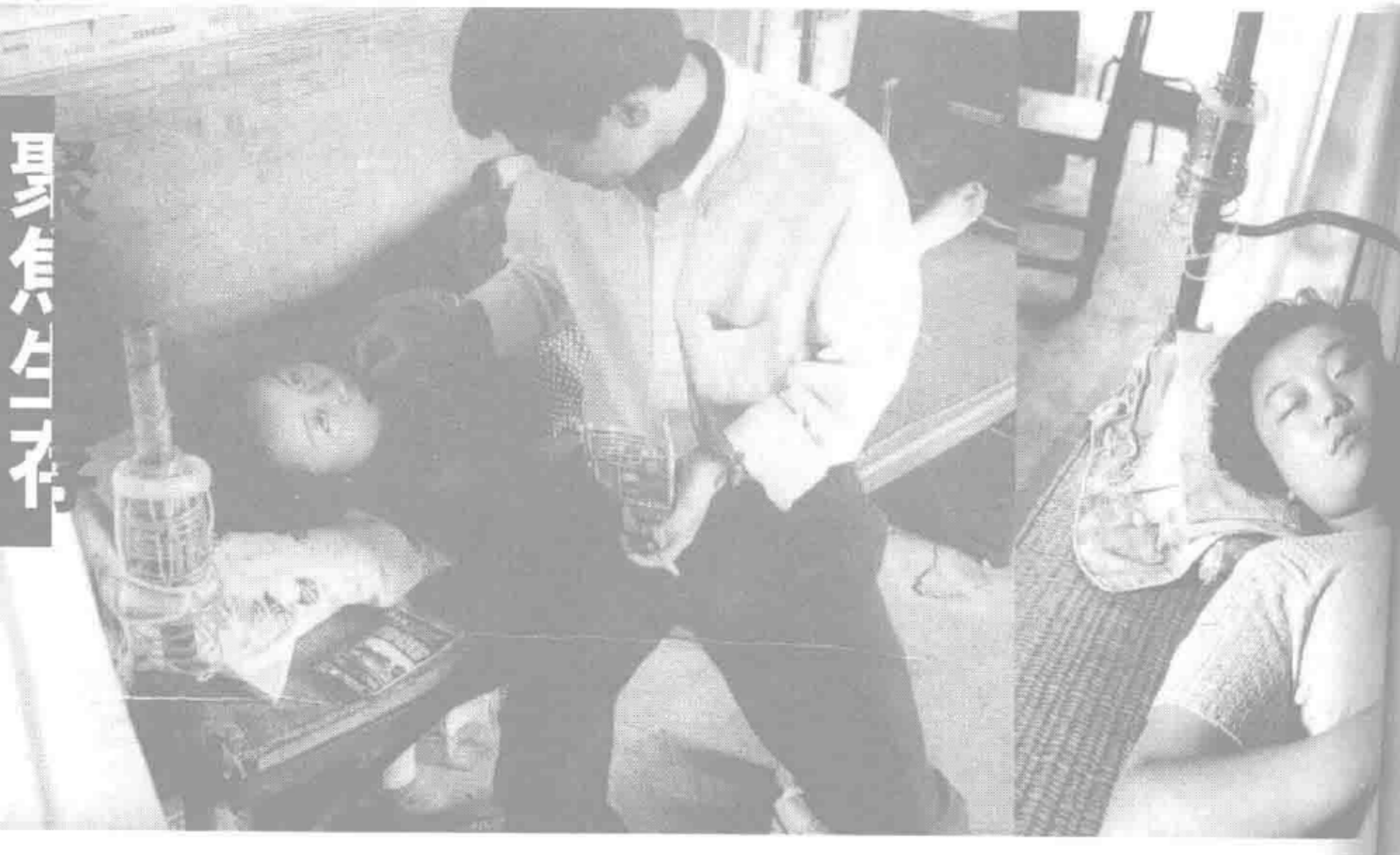
这是阿V的首次打胎，医生说“人流”后15天之内不能同床，但据阿V讲刚过一周后，小吴便坚持要做，阿V没有办法还是满足了小吴。以后在不出半年的时间内，阿V又怀孕了两次。在阿V自己几乎没有什么觉察的情况下，把胎儿“生”在厕所里。



女人能生孩子是人们都知道的事实，但女人并不能随心所欲地生育，这也是人们所知道的事实。阿V并不算笨，她十分知道这点，所以阿V为自己不能有自己的孩子十分遗憾，但这并不能阻止她喜欢别人的孩子，她亲起别人的孩子来十分用力。



阿V所在地的诊所大都是这个规模：大夫兼护士，兼收银。如果还有一个“护士”，那么她干的就是倒垃圾，洗衣服和做饭。手术台的照明是屋脊上揭掉一块瓦，再镶上一块玻璃，阳光透过玻璃直射下来，亮得很。



手术后阿V躺在床上，小吴买了点“话梅”给她吃，因为在这段时间阿V总想吃有点酸味的东西



在阿V“人流”后回来的路上，她心里很难过，因为她和小吴并没有正式婚姻关系，而且在她这样的年龄上，谈婚论嫁也是太早了一些。她和小吴颠沛流离的生活除了贫穷之外，她没有感觉到生活中本应属于她的东西。

一般来讲小吴不主张阿V吃零食，因为阿V的胃口很好，一次可以吃很多。而且阿V还有一个“坏”毛病，就是她的东西总是东给西给，不管亲疏与否，这可是乱花钱的毛病，而钱，小吴总把它看得很重。

在这里只是挣钱养活小吴，离开妈妈而且还是不辞而别，妈妈的心里会怎样想。在生活实在周转不开时，妈妈还从不多的工资中给她挤出300元，并且叮咛她走正路，她却跟妈妈撒了谎说她在当地搞“水果拼盘”的生意。此时她已多少意识到她走错了路，但小吴告诉她只要能挣到钱就马上回家。可是钱那么好挣吗？小吴最终能靠得住吗？她心里实在没有数。

阿V高烧39℃却没有钱看病，同行的姐妹们都为她着急。



漂泊在都市边缘的女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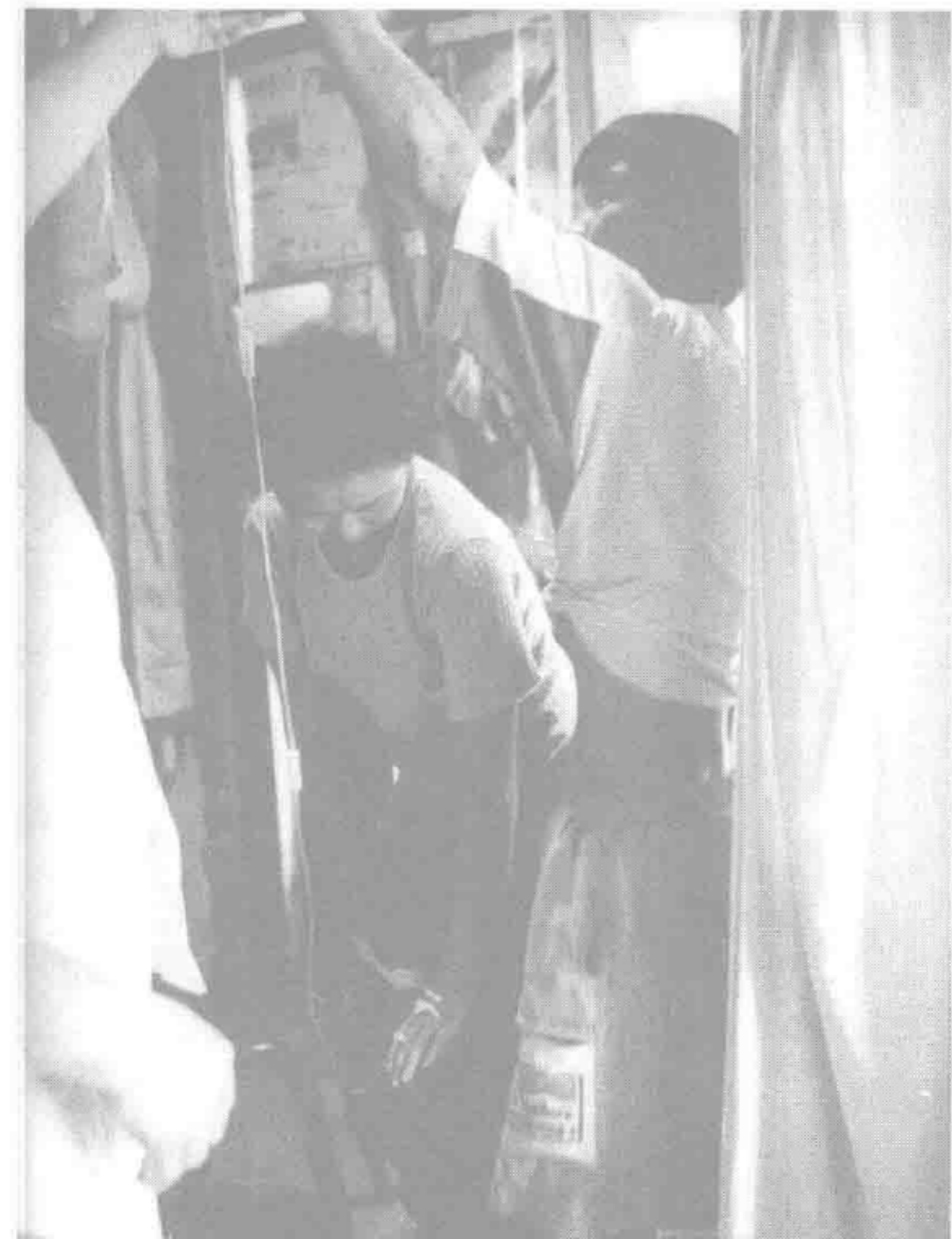
聚焦生存

在阿V住的村子里的私人诊所一般“人流”收费80元，但据医生讲阿V的孩子月份“过了”，手术难度加大，因此要收100元，为了避免感染，还要输一些抗生素，如“先锋六号”什么的，加在一起几百元就出去了。一般能在诊所看病就算不错了，有时为了省钱只好将药拿回来自己输。





在那里流动人口非常大，一般人得了病之后往往不是去医院而是去找私人诊所，私人诊所在H市比比皆是，这些诊所有些是有正规手续的，但也有一些是私人非法开业的。规模小一些的私人诊所条件一般都比较简陋，收费较低廉。



阿V除了生病，整天躺在床上时并不多，近几个月阿V姑娘“下红”不止，有时一个月的例假竟多达25天，如果客人再多一些，她就有身体不支的感觉。除了不得已她是不会躺在自己的小破屋内的。



找阿V的客人，在来台庙消费的客人中，还算是有头有脸的……这引得左邻右舍的姐妹们很是忿忿不平……

……近几个月以来阿V姑娘“下红”不止……如果客人再多一些，她就有身体不支的感觉。

找阿V的客人，在来台庙消费的客人中，还算是有头有脸的，除了衣服穿得比较整洁以外，言谈话语也不那么粗俗。这引得左邻右舍的姐妹们很是忿忿不平，特别是阿V待客的方式，姑娘们怎么也学不来。首先阿V不在大庭广众之下和客人理论价格问题。当客人找到阿V以后，不管这个客人是熟客还是生客，阿V总是默默地低着头走在前面，客人则局促不安地走在后面。

“工作”结束以后，阿V总是将客人很有礼貌地送到门口，才会回转头来收拾一下个人卫生。遇到有一些客人意犹未尽，阿V也会搬出小板凳来，听客人谈天说地地表白一番。小吴看到这种情况放心不下，也会再拿出一个小板凳来，坐在他们身边，听阿V和客人的谈话。小吴想的是，客人应该赶快滚蛋，而客人此时兴致正浓，并没有离开的打算。

阿V虽然知道小吴在想什么，但是她不愿意得罪客人，尤其像这种“办完了事”不走的客人，差不多都是回头客，他们的经济情况较好，有不少还是有正当职业的人，如“医生”和退休干部之类的人。



孩

阿V、小吴和客人在一起。

阿V很认真地听这些客人的“白话”，也实属情愿，因为阿V的生活实在是太简单了，虽然她的职业是处在“风口浪尖”上。但她对于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了解却不多，而客人话匣子一打开，确实让阿V领略了不少她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如一个客人讲，阿V眼下所从事的职业，其实古已有之。客人甚至说出了古代话本中广为流传的像《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等等。小吴这个闷葫芦也没有听说过这么多道道，在客人的吐沫星子乱喷之后，也表示出深深的敬意。

客人走后，小吴会把阿V拉到屋里，问给多少钱？阿V从床下拿出40元，小吴把钱往口袋里一装，扭身说了一句：“我去买菜。”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到了大屋门口才听到了小吴的下一句：“说半天也他妈的没多给。”



阿V凭着有限的人生阅历往往悟不出生活中的道理,她非常喜欢别人给他讲评人生:如女人应该如何活着及中国古代的青楼女子虽然大都薄命,但如果遇上一位好郎君也有出人头地的一天,关键是女人是不是能看出谁是个好郎君,以及对待“郎君”的态度,也就是对待男人的态度……

阿V在这个方面检点自己的行为,认为自己对小吴他们已经够好的了。自己挣钱,小吴花,自己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难道还不行吗?可是她的命运好像还未好转。



和阿V生活在一起的姐妹们有时也喜欢看阿V出洋相，和阿V比起来，她的这些姐妹们可比她有经验得多。阿V年轻，人又长得漂亮，显然在挣钱方面比她们有优势。她们对此忿忿不平，所以有时阿V说一些“傻话”或办一些“傻事”，她们都会取笑阿V，说她是“半脑”，但当阿V有病或处理问题明显失之于计算，她们也会同情她，或给她一些忠告。阿V姑娘对此有时竟浑然不觉。









阿V姑娘曾经有一条小狗，虽然是一条杂种狗，但阿V很喜欢它，可惜养了没有一个月，因经济一时窘迫便将它卖了。

阿V姑娘虽然算是个孩子，但她并没有玩具，当地属亚热带气候，猫长得像老鼠。有一段时间，阿V姑娘买了一只小猫。小猫成了阿V日夜厮守的对象，她不但精心喂养它们，还找来玩具供它们玩耍。



每当这个时候，即使屋中只有阿V一个人，也会传出阿V那句经常不离嘴边的话：“不喜欢你，不给你吃饭，饿死你。”

个把月过去了，天气不好，阿V一连几天做不到生意……

阿V喜欢猫，更喜欢狗，阿V认为她和它们是平等的，当小吴对阿V处理周边的关系不满意时，经常把阿V身上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有时在屋子里，阿V和他拌两句嘴，他就会飞起一脚，踢在阿V的胸脯上，弄得阿V半天喘不过气来。

阿V受了委屈以后，找大屋里的姐妹们诉说，姐妹们并不很同情阿V，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她们挨男人的打也是常事。

阿V没有了诉说对象，就将房东的小猫咪抱过来，亲一会儿。当地的猫，实在小得可怜，全身也没有多少毛，比起当地硕大的老鼠来，简直不可同日而语。阿V将小猫抱在胸前，不住地说：“猫咪该吃奶了。”

阿V曾经从一个私人诊所的老板娘那里花了20元买了一条小狗，她每天和狗在床上玩耍。如果恰巧那天她的收入多了些，她就会带着她的狗和小吴一起出去买菜。一家“三口”在菜档中穿行，虽然买的菜不过是青菜、萝卜之类，但那个阵势，还真像那么回事，类似于城里的有钱人。

狗是人类忠诚的朋友，但这里并没有区别是穷人的狗还是富人的狗，是狼狗还是哈叭儿狗。阿V买的这条小狗，是一个杂种的癞皮狗，由于长了癣疥，弄得身上的毛一撮一撮的不太好看。



阿V实在还是个孩子，她在玩“吹糖球”。



阿V说猫咪要吃奶



阿V年纪小，社会经验也少，在处理周边关系时难免有不妥之处，此时，小吴最常用的教育阿V的方法便是“揍”，将阿V打一顿。因此阿V的身上常常是青一块、紫一块。



阿V去海边洗澡不幸得了“急性结膜炎”（红眼病），每天红着个眼睛在村里走动，打牌、玩耍毫不忌讳，但红眼病是传染性很强的，大家都在躲着她走。她对此忿忿不平，追上去非要打人家几下，小伙子逃之夭夭，姑娘们看了开怀大笑。那几天，阿V就成了人们的新笑料。

狗从诊所一个较为干净的环境到了阿V类似于狗窝的家，并没有显示出什么不满意。它整天和阿V滚在一起，早把它原来的女主人忘光了。

阿V和小吴的伙食标准很低，许久都不能吃上一顿肉，狗儿只好将就了。如果遇上那天阿V没有挣到钱（打台风的季节），狗只好在房前房后的垃圾堆里转，寻找一些吃食，给它的女主人减轻一点经济负担。

小吴不在屋时，狗就会上床，睡在阿V的身边，阿V高兴极了。每当这个时候，即使屋中只有阿V一个人，也会传出阿V那句经常不离嘴边的话：“不喜欢你，不给你吃饭，饿死你。”接着就是咯咯的笑声。路过门前的姑娘以为阿V着了魔。

几个月过去了，天气不好，阿V一连几天做不到生意，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有将狗儿卖了30元，以解他们小俩口的燃眉之急。

阿V情绪低落，常常坐在屋门口发呆，即使有客人来了也是爱搭不理的。小吴很着急，他必须想办法把阿V的情绪调动起来，有一天，一个猫贩子来到台庙，小吴主动提议给阿V买只小猫咪，阿V很高兴，她自己就是节衣缩食，也要给小猫咪喂奶粉。

每当阿V外出时，都将小猫咪搂在怀里，小心翼翼的样子就像是怀抱着十世单传的儿子。小吴在旁边，气不打一处来，认为阿V太不懂规矩，人总比猫、狗重要。阿V对小动物的态度显然胜过了自己，他心里谋划着：早晚找个机会，将猫和狗驱逐出她的生活。



暑热难当的中午大家都很有聊，阿V漫无目的地画她的字。

阿V是住在大屋里把头的一间，除了阿V之外，还住了几户操持这行的女人和她们的男人。大家每天百无聊赖，发生口角或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吵闹，甚至于打起来的事层出不穷。“小中原”一天到晚戴个墨镜，这里说两句，那里说两句，有时说得不太对头了，就会被人家揪着脖领子给两下。“小中原”的身体很单薄，在发生争执时，虽然嘴上不饶人，但往往吃亏的是他。他认为阿V很弱，所以有时竟当面出阿V的洋相，其结果，阿V也会像别人一样，揪住他的脖领子给他两下。到这时，“小中原”的女伴小叶实在看不过去，就会把“小中原”拎回家，给他一顿“三娘教子”式的开导。



小吴和阿V有时也像有钱人那样，牵着她的杂种狗去市场买些像样的菜，但这种时候并不多。





漂泊在都

女孩

聚焦生不

小吴的刮脸盒成了阿V化妆时唯一的镜子。

小吴蹲在不远的马路沿上，阿V用她那双大眼睛看着川流不息的人们。

即使不被客人拐走也会“扫黄”队抓走，不如在台庙来得稳当。虽然每次收费少了点，但……

在台庙，太长太腻的光阴使他们的生活毫无起色，就像阴沟里流出来的水，千篇一律。阿V听说，城里某酒店像她这样的女孩子能挣大钱，便跟小吴商量，是不是去碰碰运气。

小吴反对，理由很简单，虽然阿V没有什么像样的衣服，也没有化妆品，但仍然掩饰不住阿V漂亮的女儿身和天真无邪的大眼睛。万一哪位不怀好心的主雇将阿V勾引走，那他可就倒霉了。但是眼下的经济情况，实在不理想，他靠阿V发财的美梦迟迟不能实现。到城里试一下也未尝不是一条出路，折衷的结果是小吴必须跟在阿V的后面，其距离不能超出十米。

二人商量已定，某一天的晚饭后，他们便来到了车站南路，阿V站在路把角的一家时装店门口，小吴蹲在不远的马路沿上，阿V用她那双大眼睛看着川流不息的人们。

过了不多久，也就是半个时辰吧，一位老者走过来和阿V攀谈，小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势态的发展。只见老者向他这边看了一眼便扭身走了。小吴心里纳闷，便走过去向阿V询问是怎么回事，阿V讲：“他问我有没有男朋友，我说有。他又问你的男朋友在什么地方？我说，路边蹲着的那个就是，他笑了一下就走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小吴听到这里差点把鼻子气歪了。



阿V有时会站在车站南路的路口观察过往的行人，希望能揽到几位有钱的客人。

说：“你怎么就这么笨呢？你不会说没有吗？”阿V红着脸，嗫嗫了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

小吴回到他的老地方继续蹲着，阿V也在老地方继续站着，时间就这么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繁华而嘈杂的车站南路在阿V的眼睛里，仿佛是另一个世界。她真是想不清楚，在家里呆得好好的，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回到台庙后，她将她的经历讲给姐妹们听。姐妹们总结了一番，告诉阿V：“你又不化妆，衣服又那么破，剪个学生头，谁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在随后的一个星期里，阿V和小吴又去了几次只挣到了一次钱。小吴看阿V也不是这块材料，而且风险太大。即使不被客人拐走也会被“扫黄”队抓走。不如在台庙来得稳当。虽然每次收费少了点，但毕竟是安全得多啊！阿V当“站街女”的想法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阿V走到哪里，小吴就跟到哪里。



这天，阿V想买一串淡水珍珠项链，小吴不同意，阿V心里难过起来。



市边缘的女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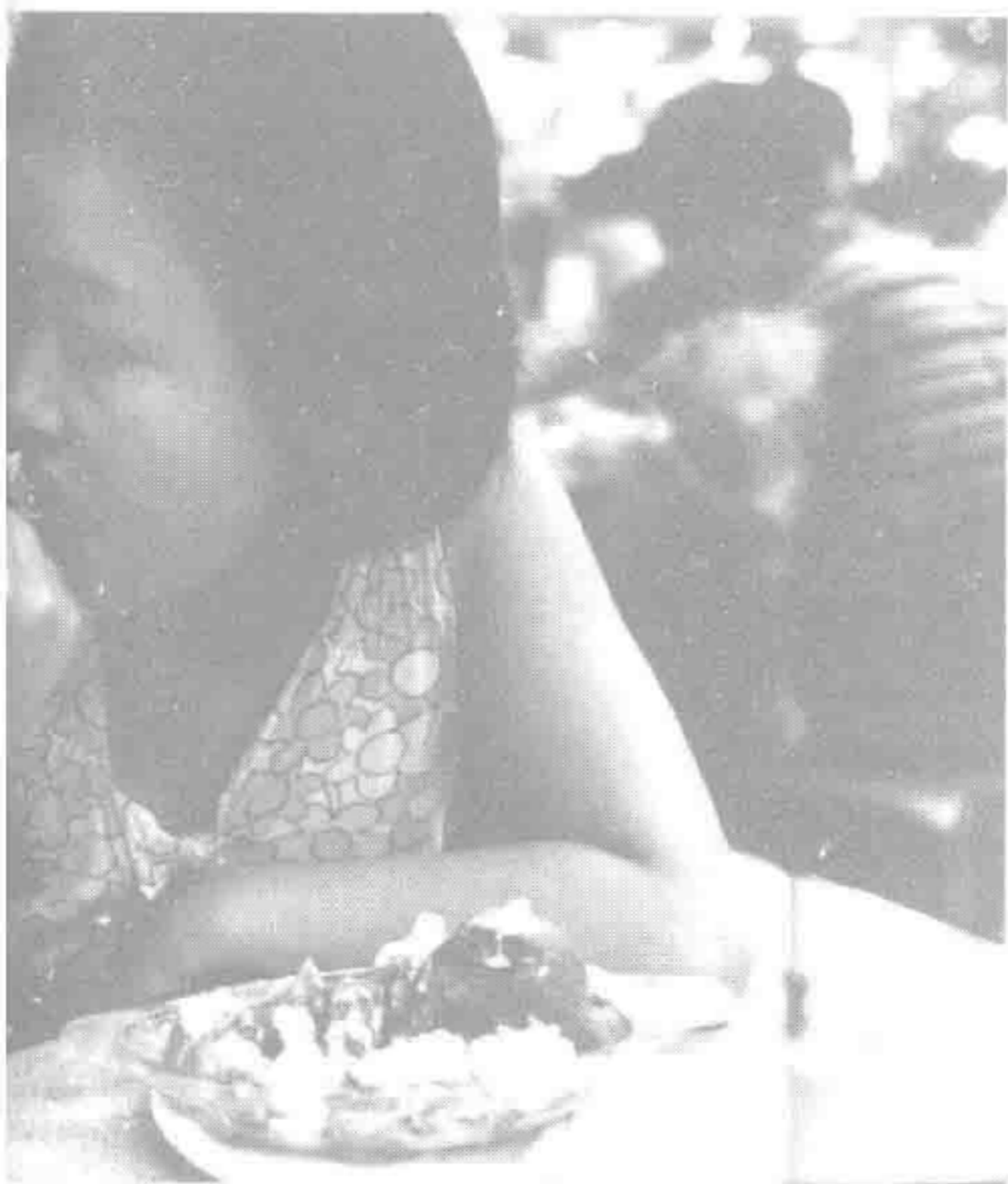
聚焦生存

在商场的门口，阿V姑娘孤零零一个人站在那里，小吴在不远处喝着可乐。

商场再往外一些，还有不少女孩子在那里，她们或站或走，或相互嬉戏。但她们的眼神却不断地留意在她们身边走过的男人。阿V不经常到这里来，用阿V的话来说自己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和必需的化妆品，用小吴的话来说，这里太不安全，而且阿V没有足够的社会经验应付这里的人们。至于说是阿V不安全还是小吴怕阿V被别人拐走而感到不安全？小吴就不再讲了。



宾馆有家西餐厅，从下午到深夜，姑娘们你来我往，希望能引起喝茶的男士们的注意。阿V姑娘也来过几次，但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她连要一杯茶的钱都没有(一杯茶20元)，所以这种地方对阿V不太适合，满打满算，阿V统共也就来过三四次。



宾馆的西餐厅有不少女孩子，二楼又有歌舞厅，阿V偶尔也去几次，论长相阿V姑娘不次于这些衣着入时的“小姐”，但自己的衣服不行，更要命的是她跟谁都说实话，小吴对此又气又恼。有一次一个客人问阿V：你几岁了？阿V答道：刚满18岁。对方又问有男朋友吗？阿V说有。客人问在哪儿？阿V说就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客人回头看到小吴，自己赶忙起身走了，阿V感到很纳闷。



阿V姑娘搭上了小吴这条所谓的船以后,就再也不能自己了,她必须拼命挣钱养活小吴和小吴的朋友们。这是很累人的事情,她有时希望小吴给她一点爱,以满足少女式的感情需要,但小吴并不兜揽她。

“卷毛”动了真格的,随手一刀就将另一个朋友的脚踝骨砍得见了血……

……小吴怀疑阿V和“卷毛”的关系不正常……阿V下决心,离开小吴,转跟“卷毛”。

天还没亮,阿V、小吴、“卷毛”、“刀疤鬼”,悄悄地离开了他们在台庙的住所……

小吴和阿V的关系,在阿V即将离开H市的前一个月,发生了一些变化,原因是“卷毛”的介入。“卷毛”本来是小吴的“食客”之一,小吴以介绍工作为名,将“卷毛”骗到了H市又将他随身



阿V喜欢咬人，小吴常说。比如小吴就被阿V咬过好几次，有时甚至咬得还不轻。问阿V这是为什么？阿V讲，有时小吴将她打得太重，她实在受不了，只好用这种方法加以反抗。但有时阿V咬人也仅仅是一种亲近的表示，“小中原”主动将手臂伸过来让正在病中的阿V咬，实际上是讨好阿V。阿V只是象征性地用嘴咬一下，说“这就可以了吧”。“小中原”也就心满意足了。

带的300元钱给花了。“卷毛”对此并不是很在意，但认为小吴这个人不够地道。他最看不惯的是，小吴因为阿V和他拌几句嘴，就没轻没重地将阿V打一顿，既不分地方，也不分场合，他觉得这不是男子汉所为，但是他也懒得管小吴“屋里”的事情。

常言说得好：朋友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出门在外的人，应以友情为重。每当遇到小吴打阿V打得太不像话的时候，他也会过去说几句。小吴正在气头上，对“卷毛”的劝阻很不以为然，少不了要骂上几句。“卷毛”动了真格的，随手一刀就将另一个朋友的脚踝骨砍得见了血。小吴吓坏了，他知道他不是“卷毛”的对手。“卷毛”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好打抱不平，万一真的把关系闹僵了吃亏的只能是小吴自己。



孩

阿V在这行里混的时间长了，少女的羞耻之心也变得迟钝了，有时会当众做出一些恶作剧，让小吴感到难堪。

聚焦生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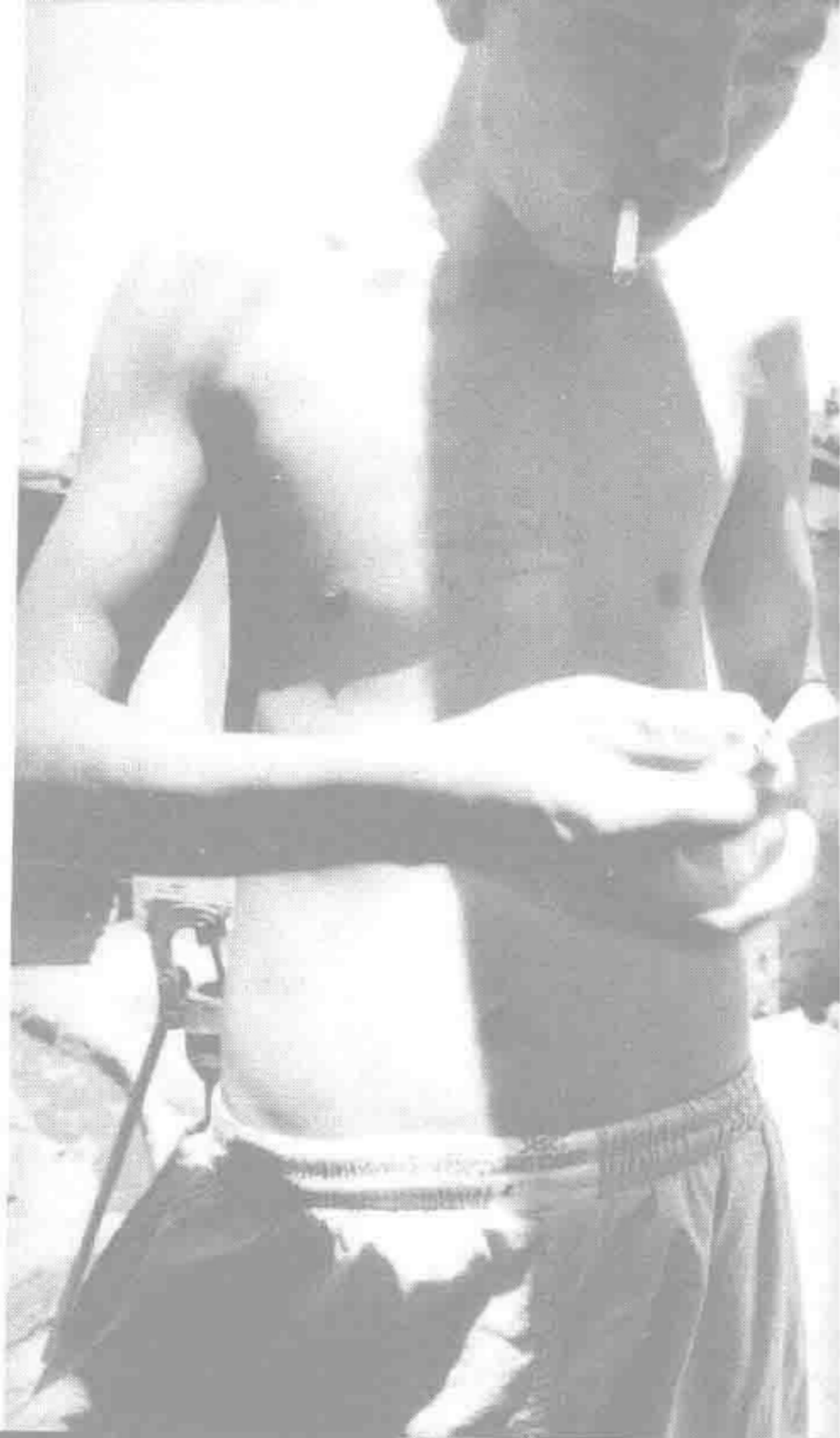




阿V站在台庙前的桥上，凝视着远方，空空落落的一对大眼睛，残存着一丝悲伤；她怎么也想不通她会落到今天这个局面，她追求的幸福简直一天也没有到来过。这是为什么呢？她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小吴能够争口气，带她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

到了7月下旬，小吴和阿V的分歧越来越大。小吴性格乖戾，在一次吵闹之后，小吴竟将阿V的小猫咪活活地摔死了。阿V寒心了，决定离开小吴而转跟“卷毛”。小吴心里不服气，但他明白他不是“卷毛”的对手，“卷毛”年仅20岁，身体很结实，在老家打架是出了名的。

阿V的食客之一——刀疤鬼。



漂泊在都市边缘的女孩

聚焦生存

204

小吴有一次和阿V拌嘴，起因是小吴怀疑阿V和“卷毛”的关系不正常。小吴借吵架之机将阿V的小猫咪活活给摔死了。这可真伤了阿V的心，阿V下定决心，离开小吴，转跟“卷毛”。“卷毛”也是一不做，二不休的人。他同意了阿V的请求，找小吴去摊牌，小吴明知理亏，打架又不是对手，就提出了妥协的办法：他将阿V带回G省交给她母亲，然后由“卷毛”再从阿V的母亲身边将阿V领走，他概不干涉。

9月初的某一天，天还没亮，阿V、小吴、“卷毛”、“刀疤鬼”，悄悄地离开了他们在台庙的住所。从此，人们就再也见不到他们的踪影了。

早晨，朝阳从海面升起，捕鱼的人们开着他们的渔船，“哐哐”地从海岔子里驶过，海鸟追随着渔船在水面上徘徊，人们又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台庙很静，姑娘们大都还没有起床，大家都不会去理会这里多了一个人还是少了一个人。阿V的行为确实有点不太一般，她那张孩子般的脸和那双空空落落的大眼睛，也许还给那里的人们留下一些谈资，但那又有什么用呢？村里的阿公、阿婆还真是可怜阿V姑娘。她们说：“她其实还是一个孩子啊。”

“刀疤鬼”是这个小伙子的绰号，是阿V姑娘的食客之一。他自己知道靠一个小姑娘养活不太光彩，也曾试图找份工干，但找了几处都不成功。没有办法他就努力帮助阿V干一些家务活儿，如洗衣服、买菜、跑腿之类，他也希望早点回家乡，他是道上混的人，他知道阿V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阿V渴望“卷毛”带她走，离开小吴，离开台庙，离开这里的一切，过上人一样的生活。

“卷毛”是这个小伙子的绰号，在小吴的几个朋友当中“卷毛”对小吴待阿V的做法越来越不满意。刚开始“卷毛”懒得管小吴的“屋里”事，但阿V主动向“卷毛”寻求帮助后，“卷毛”终于向小吴表示他要将阿V带回老家。论打架，小吴不是“卷毛”的对手，小吴只好妥协，但条件是他们必须一起离开这里。



夏真E字

阿V的故事

207



聚焦生不

仁坊街

阿香的写真



21岁的阿香家在C市附近（一般从农村出来的女孩子都喜欢将自己的籍贯说成是最靠近自己家的大城市，如湖北的就说自己家是武汉，湖南的就将自己家说成是在长沙等）。后来阿香怀孕了，并且生下了一个女孩，打工是不行了。漂泊到H城前先在某地干了一段时间，最后落脚在H城。白天男人将孩子抱到顶楼的阳台上，或附近的什么地方去玩，好给阿香腾出房间，只有当孩子需要喂奶时才回来，如果恰巧有客人还未走，男人就非常不高兴，总是找个借口给阿香点“颜色看”。阿香为了还不满周岁的孩子和所谓的这个家，只好忍气吞声，阿香也曾劝过男人找一份工干，以缓解生活的压力，帮她一把，但男人总是说工作找不到，阿香一点办法都没有，今年初“小俩口”的关系再这样下去就可能维持不住了，他们只好回老家，或是又到了别的其它什么地方。

给孩子洗澡也是阿香的事，男人帮不上忙。





阿香每天空闲的时候就守在凉台上注视着来往的人群。

阿香的写真

阿香总是催促男人找一份工干，因为她实在是难以支撑住这个小家。



阿香的孩子8个月了，阿香准备给她断奶，但小孩需要买些奶粉，收入不稳定，她常常目光茫然，男人找不到工作，阿香也没有办法。

每当有客人来找阿香时，阿香就让男人将孩子抱上楼顶，等客人走后，她才能将孩子接下来。有时遇到客人还未走，男人又因为孩子哭闹而没有办法时，阿香和自己男人的冲突就变得不可避免了。



阿香等客人走后从顶楼将自己的孩子抱下来喂奶。

哺乳期的阿香姑娘。

聚焦生存

阿香





阿香住的是这所日伪时期留下的破房子的二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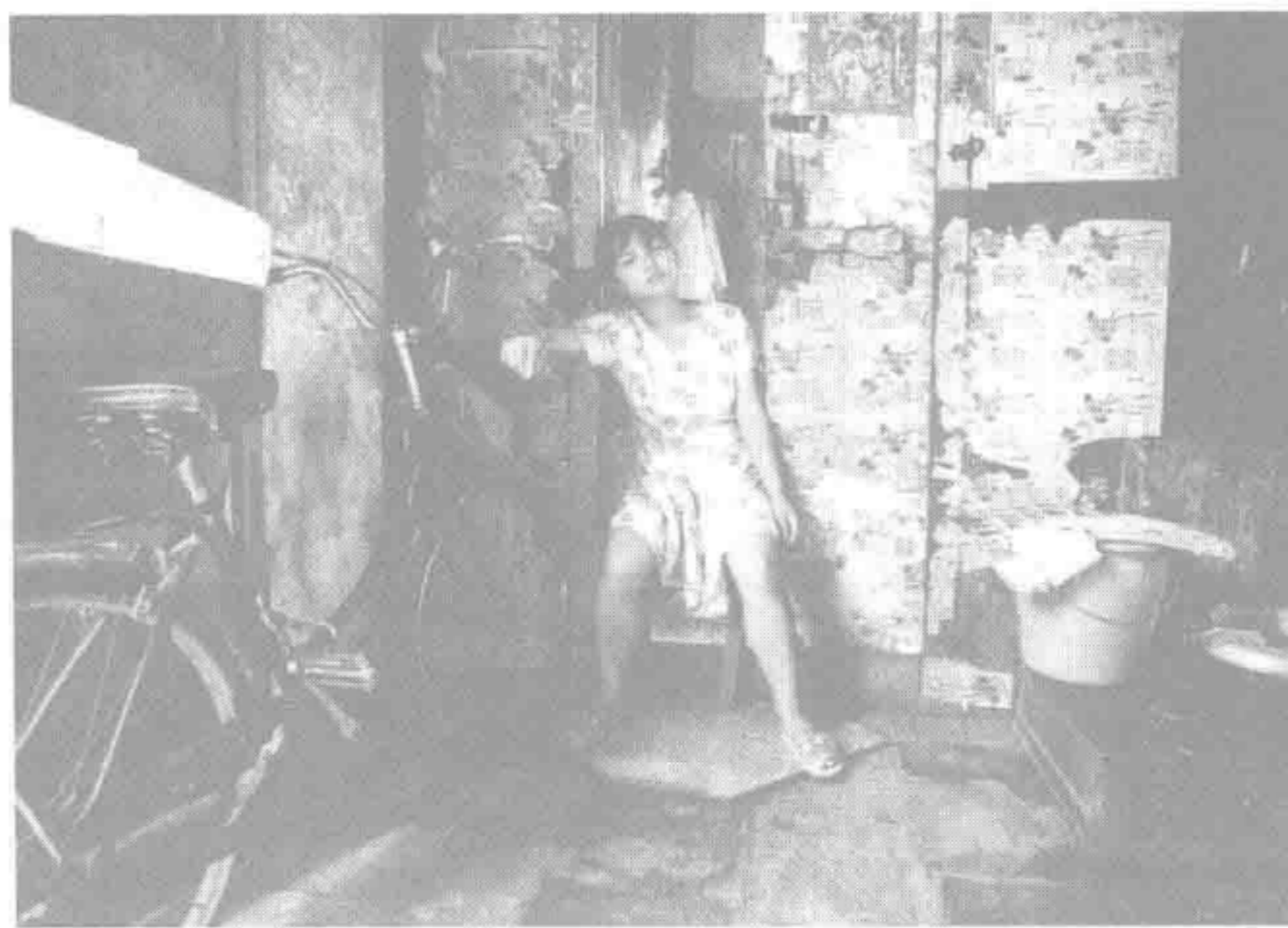


天气炎热阿香姑娘每天要洗浴好几次。



姑娘不管有没有“老公”，一日三餐的饭只有靠自己动手，老公们回来后只有一个字：吃。

聚焦生存



阿香住的二层楼里共有四户和她相同的女人。她们大多数都有自己的男人在身边。



这座楼没有上下水道，唯一的水管在房后面。

在这座楼里有一家扫街的老汉和他的儿子、儿媳们。这是楼中惟一靠正当劳动为生的人们，他们因为经济困难，两代人同居一室。





无聊时，姑娘们相互品评对方的身体，她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青春还剩下多少。



午饭时间一到，在一楼的过厅，姑娘们开始做饭和吃饭。这时也是楼里最为热闹的一段时间，有些客人赖着不走，想方设法和姑娘们搭话。

英太村



聚焦生存

梁思庄

小姐们的自述



英太村

身負生存

222





为了节约费用，往往两家人合住一间房。



姑娘们的住地，除了药店多、诊所多外，还有一多，那就是杂货铺多。姑娘们大多都很懒，出门就能买上生活必需品，这是非常重要的。这里的太阳也实在是太大，烈日当空是很容易灼坏姑娘们娇嫩的皮肤的，而白皙的皮肤是姑娘们赖以赚钱的资本，应该呵护备至。



姑娘立刻乖得像只小花猫，她们总能让那些老板身份的男人慷慨解囊给她买她所需要的东西。

H市区的居民差不多家家有楼房，少则三四层，多则六七层，一律白瓷砖贴面，铝合金门窗，楼房与楼房的缝隙形成的弄堂窄而又窄。

从高处看下去一片楼宇，哪个建筑师也无法估算出它们的住房面积。这些居民区的形成时间是1984到1994年，正是改革开放初期的那段时间。

H市仅有60万左右的人口，这么多的房子给谁住，自家至多住一层，多余的房间是拿出来出租的。

那么租给谁呢？显然不会是公司，正经的写字楼、商住楼多如牛毛，早已供大于求，真正租这些民房的都是外地来谋生的为数不多的自由职业者。他（她）们中有送菜的，饭馆刷碗的，理发店洗头的小工等等……

这栋出租楼的五层共有八间出租屋，加上中间一座水塔，构成视力表中一个“山”字形。五楼只有一部电话，供姑娘们和外界联系使用，人多电话少，常常会闹出因错接电话而发生斗嘴或吵架之事。不过那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现在的姑娘们腰里都别上了手机，由电话而引起的吵闹也都平息了下来。给客人留电话号码是大有讲究的。首次相识至多不过是留个BP机号码，随着对对方了解程度的加深，才能将住地号码或手机号码告诉对方。



年轻的阿兰很喜欢这个将她带到H城来的36岁阿皮先生。

她们住下来后便买些必要的家具，有钱的就再添个音响、录相机或彩电，从此开始她们的生活。做饭仅仅是她们的爱好，在门口大排档花个几块钱吃碗酸辣粉、担担面之类的才是她们主要的用餐方式，而客人请吃饭差不多隔三差五的就有，既不花钱，又可以打打“牙祭”，何乐而不为呢？

小姐当惯了，人就比较懒了，本来是女人的强项反而变为弱项了。吃白饭的男人有些承担了做饭洗衣服的职责，女人看在眼里喜在心头，说她男人会心疼人，于是乎女主外而男主内，在这里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女人喜欢逛商场和手饰店，这差不多在哪儿都一样，而且身边有男人也近乎成了定律，不同的是男人的身份，如果男人有些年纪而且是老板，即是小姐的衣食父母，遇上这样的客人姑娘们立刻乖得像只小花猫，她们总能让那些老板身份的男人慷慨解囊给她们买她们所需要的东西。

当然有时女孩身边的男人是自己的男友或丈夫，这时女孩会立刻长大许多，其身份差不多是身边男人的妈妈或至少也是姐姐之类的长者，她们多数会给身边的这种男人买些经济实惠的衣物或廉价的手饰，她们不希望了解底细的同行姐妹们瞧不起自己的男人。



英太村

来自S省的小王。



正在洗衣的姑娘。

男人挣不到钱时，姑娘自然不高兴。

聚焦生存





阿莉的午餐。

阿莉在“小姐”和“公关副理”之间选择了好几次,最后还是定位在“小姐”的位置上,当“公关副理”虽然名声好听些,但实际收入比“小姐”要少。

老板看着这些近似于半裸的妹子们,讨好的话说不上几句,因为不远的地方站着他那位“圆规”夫人。

……自己的女人分明说那位不守规矩的客人是王八蛋,可见她心里还是有我的。

“英太村”是姑娘们的集中住所,说是英太村,可是没有任何“农村”上的概念,它目前是H市的中心居民区。私人宅邸拔地而起,一座接一座密不透风。本书中不少人物就生活在这里的293号。

弄堂口白天是水果摊,晚上是火锅店,其中毛老板的火锅店在这里摆得最长,他开的店只雇男伙计。晚上姑娘们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吃夜宵,老板的婆娘叉开两腿,招呼伙计跑上跑下伺候着姑娘们,老板看着这些近似于半裸的妹子们,讨好的话说不上几句,因为不远的地方站着他那位“圆规”夫人。



阿宾和她的男友。两年后，阿宾的男友结婚了，但娶的不是她。

两家人合住一间房子很不方便，当女人上班需要换衣服时，男人只好拿被子给她遮挡一下。

楼上的男人们也下楼了，他们能从人声鼎沸的女人尖细的嗓音中听出哪位是自己的女人，而且还知道她是否挣到了钱！

男男女女坐定之后，火开始烫起来，几杯啤酒下肚，女人们开始讲她们在外的遭遇。哪个是“王八蛋”哪个差一点就是“王八蛋”，哪个还比较斯文，因为有自己的男人在座，一句“王八蛋”已经说明了全部问题，男人的一颗心落了地，因为自己的女人分明说那位不守规矩的客人是王八蛋，可见她心里还是有我的。

下半夜四点过后，英太村沉寂了下来。故事中的男男女女也已经睡了，还有几间屋亮着灯，房里传出姑娘嚶嚶啜泣之声，听了半天也听不明白，“啪”的一声之后，才清楚地听到一句：“这还不都是为了你！”





阿亦和姐姐，在C市的家中。

“事业有成”的一阿亦

阿亦，家住S省，1992年来H城，她1964年出生，原是铁路分局工务段的工人，1996年住在英太村238号。

阿亦的姐姐也在H城干过一年，但终因在外不适应，最后还是回到家中，在宿舍区内开了间缝衣店。





英
太
村

阿亦的姐姐在家乡开了一家缝纫店，她手艺好，顾客很多。

在姑娘挣到一些钱回到故乡之后，最多的选择是开一个店，干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阿亦的姐姐开的这家缝纫店，曾经一度生意不错，给阿亦的姐姐带来了不少希望。

在老家，她给她的女儿化妆。



聚
焦
生
活



阿亦一家人在C市。

阿亦姑娘，人长得很漂亮，但也很精明。自1992年来到H市以后，也算是事业有成，前前后后共挣了有二三十万之多，在老家C市买了套住房，加上豪华的装饰，共花了十七万。她待人接物很得体，从不浪费自己的时间。她精于计算，在从C市来的姐妹们中是出了名的。

据她自己讲，她上学时很淘气，没少挨她父亲的揍，这一点，她显然不如她的姐姐。可是当她姐姐也来到这个城市时，在人际交往方面，却逊她一筹，收入也比她少得多。姐姐同住，难免会有些龃龉。姐姐埋怨妹妹在经济上不帮助她，妹妹埋怨姐姐太憨，不懂得和男人周旋时应掌握的一些技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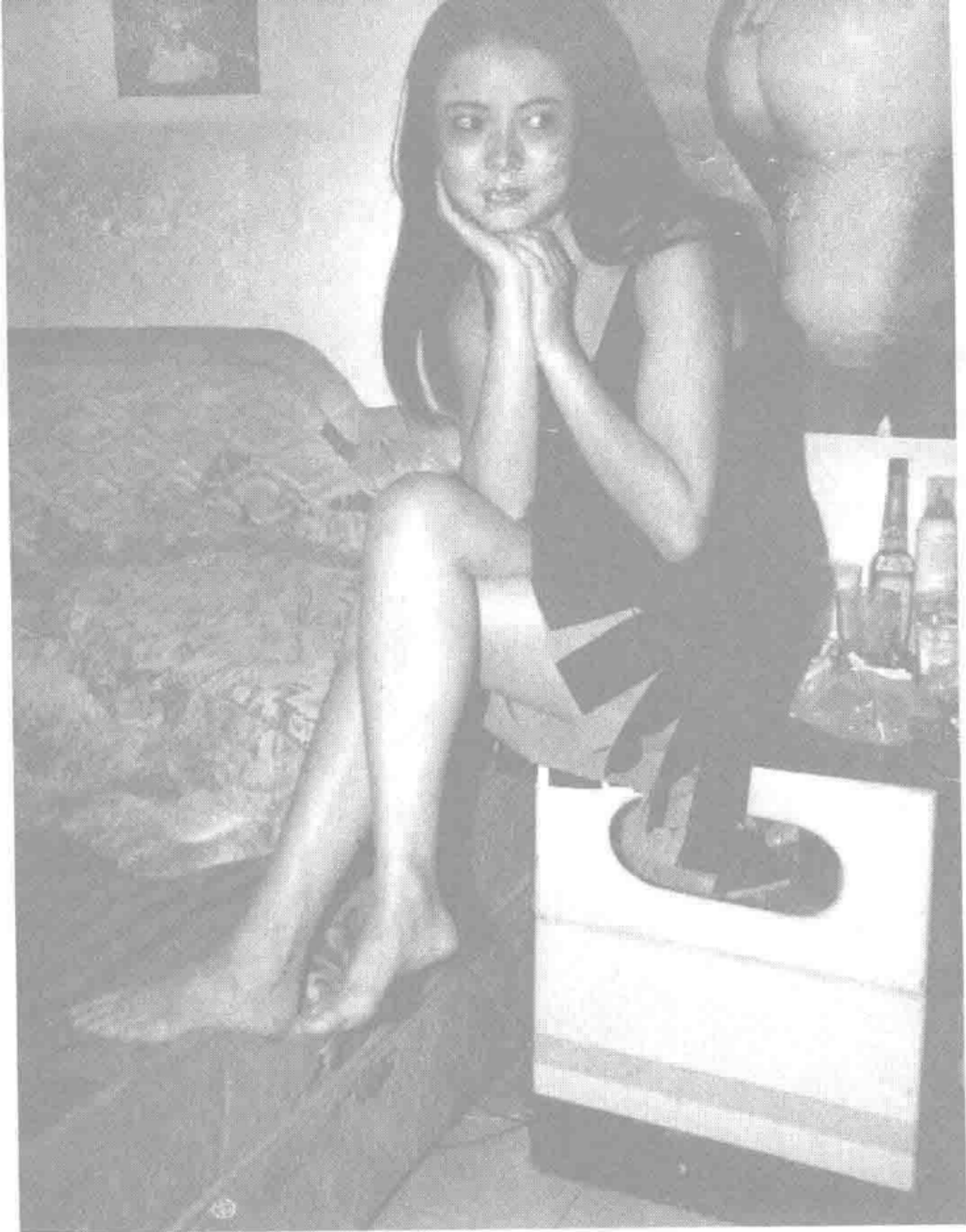
到了后来，恩也好，怨也好，大家都有所成，相继把自己的小家建设得富丽堂皇，引得当地的人们羡慕不已。至于钱是怎么挣的，人们却懒得去管她。



送“金针菇”的一姑娘小梁

小梁也是来自S省的姑娘，她的主要谋生手段是给路边的各个火锅店送一种叫“金针菇”的菜。小梁和她的老公是楼中为数不多靠力气吃饭的女孩，但“金针菇”是飞机从四川成都运来的，有时到货不及时或甚至于没有到货，小梁的生计便陷入了困顿之中。此时，她会和同住一起的阿红、阿琼她们到歌舞厅去蹭一下，有时也真会挣点钱，但小梁的本行还是送“金针菇”。





漂亮聪颖的姑娘—小鹿

来自C市的女人，叫小鹿，丈夫因吸毒欠了债。她来到H市，原准备挣些钱就走，但事情并不像她想的那样，一旦跨入这个行业的门槛，她发现自己是可以大有可为的。她漂亮聪颖，害得一帮子男人围着她团团转，她毫不吝惜地从他们手中赚取了大把的钞票。她甚至将一个台商带到了她H市的家中，指鹿为马地瞎说一通，台商却真的准备为她在H市开一家汽车配件商店，预计投资二十万，可惜的是好景不长，当她和—个节目主持人打得火热的消息传到台商耳朵里后，上述的许诺也就泡了汤。她并没有因为她大意失荆州而感到后悔，又继续在这条道上越走越远，最终因吸毒、贩毒，而去领略坐牢的滋味。

阿红以前是一个幼
教老师，所以她至今保
持着看书的习惯。



姑娘们在天桥上。

各奔东西的一阿菊、阿红姐妹

阿菊、阿红是亲姐妹俩，她们来自S省郊外一个农村。父亲是一个退休的铁路员工，母亲是农村户口。阿菊是姐姐，在来到H市之前，已经有了男友。可是不知怎么搞的，没有钱成婚。到H市之后，由于自己的不慎又做了一次人流，对此她感到忿忿不平。她觉得她以前受过教育，当过幼教老师，落到这步天地，实在是有辱斯文。到了1997年底，姐妹俩各奔东西，姐姐回到老家，去找她以前的男朋友，而妹妹跟了当地的一个小伙子，从此杳无音讯。



混得开的女人——大妹

大妹，N省人，26岁来H市之前在家乡也是颇有些名气，当地管那些整天游手好闲，没有什么正经事可干的女孩叫“大妹”，犹如港台影片中那些社会中混的人叫自己的头为“大哥”一样。“大妹”的含义是在社会上能混得开的女人。可惜大妹来到H市后的境况并不佳，再加上染上吸白粉的坏毛病，手头经常很拮据，没有钱吃饭，而只吃些饼干是常有的事。



“大妹”有个男友叫阿龙，是一位退伍兵。



“大妹”没事时总是在楼顶的空场上坐着，看着同乡的姐妹们进进出出。有时，她也给自己算算命。

在五楼顶上有一个不算小的空场，人们的全部活动都限制在这个地方，洗衣，打麻将，吵架，打架。

上午很安静的楼顶在下午就会变成人声鼎沸的闹市。到了开饭时，人们又安静下来，楼里回荡着男人的炒菜声和女人的笑声。

“大妹”有个男友叫阿龙，是一位退伍兵，“大妹”十分喜欢他，自己只要能挣到点钱，一定会交给她的这位男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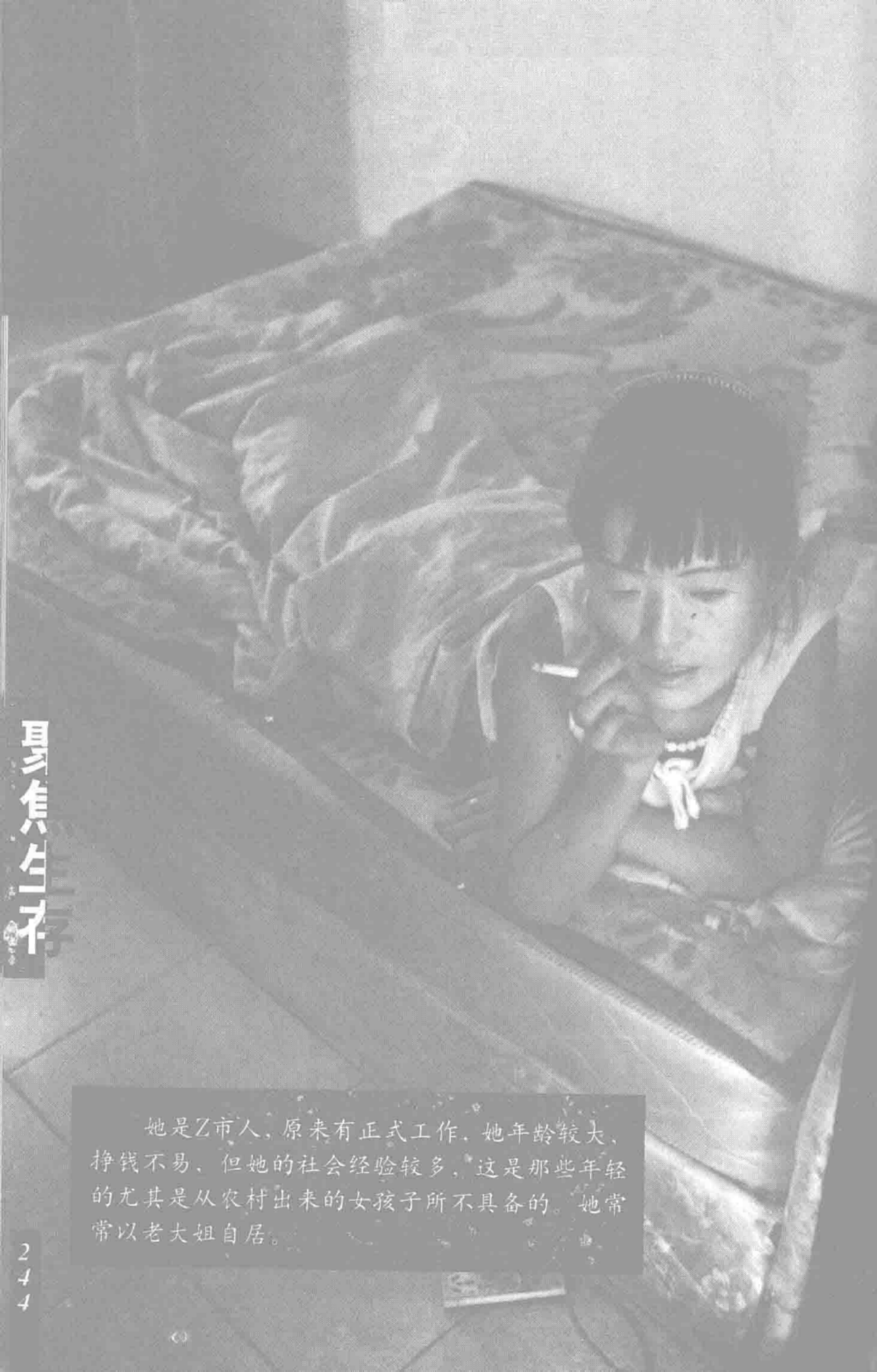
然而男友还有一位女友，这使得“大妹”心里很不平衡，她感叹自己的命苦，但没有办法，因为她心中只有她的这位阿龙哥。



聚焦生存



小姐们的自述
女人的“老公”和他的狗。



她是Z市人，原来有正式工作，她年龄较大，挣钱不易，但她的社会经验较多，这是那些年轻的尤其是从农村出来的女孩子所不具备的。她常常以老大姐自居。



老小姐阿燕，她到底有多大年龄谁也说不准。

讲不清年龄的女人——“老牙齿”阿燕

阿燕，女伴们都管她叫“老牙齿”，但女伴们都不让她上她们的床，因为老牙齿腿上长了许多说不清楚的东西，看上去很可怕。

她是Z市人，原来有正式工作，自己也有孩子，她为什么从老家跑到H市，别人也弄不太明白，显然不仅仅是由于挣钱的需要。来到H市以后由于年龄偏大，她也不可能挣到更多的钱。与其说她自己挣钱，倒不如说，她是靠别的年龄比她小很多的同乡们接济她。



大村

又有一位新来的小妹投靠到阿燕处。

聚焦生存



阿燕的房间。

凡是从家乡过来，刚到H市的女孩子，差不多都会投靠到这里，听她介绍在这个新兴城市里混的“经验”。她可以绘声绘色地讲述她待人接物的一些经验，并且煞有介事地剖析男人的心理，以及在这个城市里干活需要注意的事项，小姑娘们听得很入迷。

这些姑娘们挣了钱，往往会匀一点给她，这是她们自愿的，“老牙齿”并没有勉强她们这么做，老牙齿主要的收入手段是靠几个老客的帮助。

“老牙齿”在1996年也曾风光了一段时间，那时一位老客将她带到了青岛，还亲手给她安排了一份工作。但是半年以后，她又回到了H市，不再提这件事情了。过了没多久，她对碰见她的姐妹们讲，她又找到了正规的工作，而且还急着给别人留联系电话……

这种风光的日子没有多长，她又没有了消息，有人在“东湖”看见过她，有人在城建俱乐部舞厅看见过她，她那副喜气洋洋的神态没有了，可见她的日子过得还是那么窘迫。



阿燕在自己做饭。

小师傅和其他的小姐一样，闲暇时间总是用来打麻将。

认了命的小师傅—汪霞

人们称她为“小师傅”，起因是这样的：她的真名叫汪霞，在家乡时，学了一门缝纫的手艺，出徒后，便到镇上开了一家成衣店，靠给人家做衣服为生。她有一个男朋友，叫李七，对她追得很紧。

李七属于那种村镇上有点文化又高不成低不就的小伙子。他对什么事情都漠不关心，但人又很聪明，家里很希望他在大城市找一份工作，也好锻练锻练。

1994年在他们所在的镇上刮起了一股南下风，不少大姑娘、小媳妇，都成帮结伙地去了H省。李七和小师傅就是在这段时间来到H市的。小师傅到歌舞厅去“干活”，李七在家里打麻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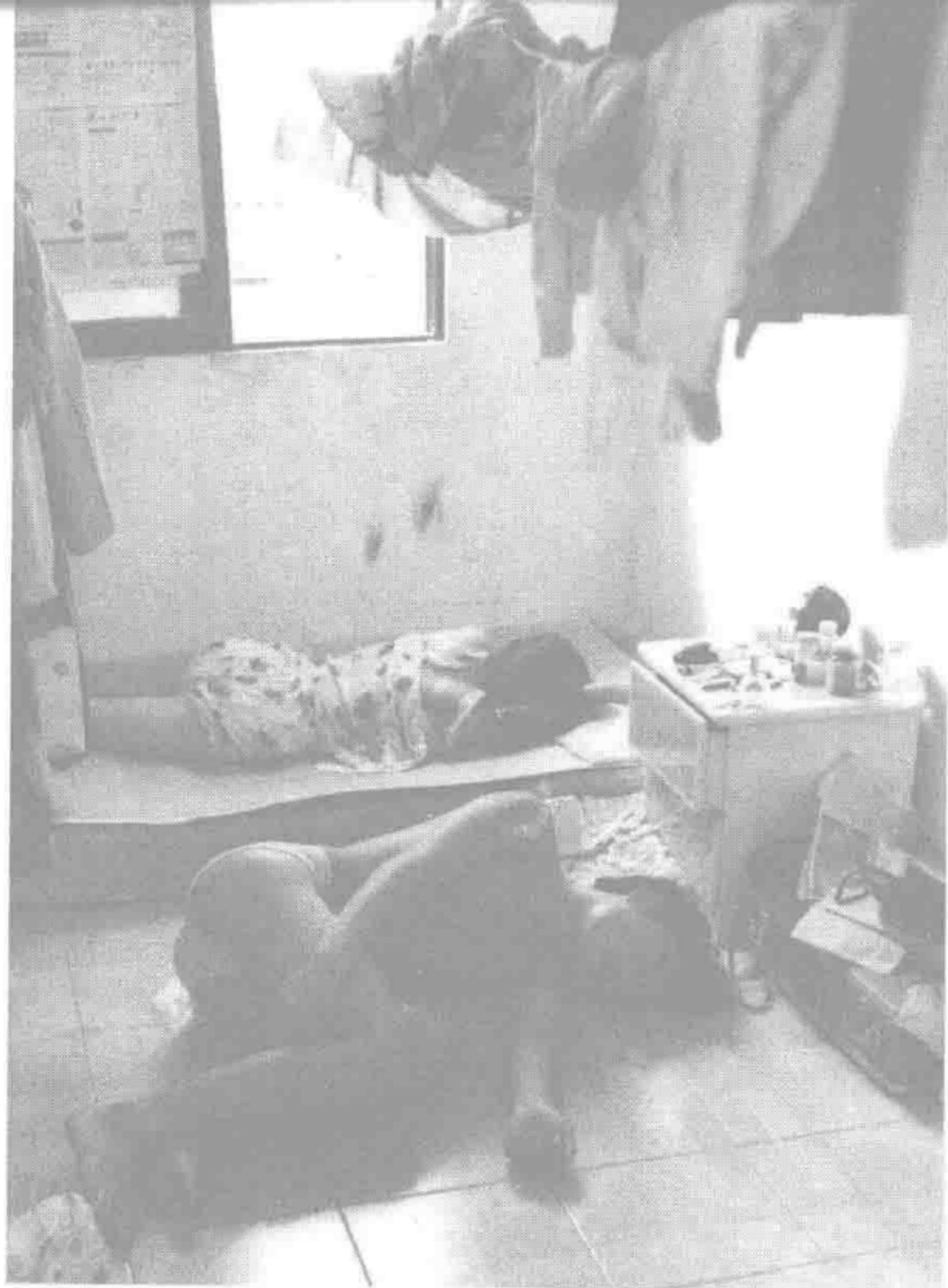
小师傅为人豁达，一天到晚笑个不停，在和客人周旋时，经常透露出她的机灵劲。她说话也很幽默，经常逗得姐妹们哈哈大笑。

李七一天到晚像个闷嘴的葫芦，既不说，也不笑，弄得左邻右舍都很不自在。在H市呆的时间长了，李七有点儿想家，便把小师傅一个人留在那里，独自一个人回去了。

在家乡，他一呆就是半年，小师傅也闹不明白他在家乡里干什么，但她必须得跟着李七。原因很简单，李七是镇上人，城市户口，而她是乡下人，农村户口。最最重要的是，李七家里殷实，一个乡下姑娘能嫁到城里的这种人家，应该是很不错的了。

过春节，小师傅为了节约钱，没有回家，而且春节期间是H省的旅游旺季，小师傅这时已经“随团”了，也没有时间回家。李七在家里也不着急，只是春节过后，让重新返回H市的老乡给小师傅捎回两斤糖，也没有关照什么特别的话。

小师傅和李七的房间



龙潭镇“小师傅”的男友李七在喝茶，他一天到晚都泡在茶馆里，这时候的“小师傅”还在千里之外的H城找钱。



李七并不了解，在这个问题上，小师傅还是确实动摇了一段时间。这倒不是说小师傅在H市又傍上了什么有钱人，她是个很重情义的女孩子，她看不惯的是李七一天到晚不冷不热的生活态度，又没有一技之长，她眼下干的这个行当也不过是三五年的事，这样下去将来的日子依靠谁？总不能是靠父母吧？小师傅曾就这个问题和她要好的女伴，不止一次地谈论过。大家劝她，就这样算了，这种男人没大出息，也出不了大事，将来只能靠你自己了。小师傅叹了一口气，终于认了这个命。

在1994年到1995年期间，姑娘们的宿舍里很少有像样的家具，更不用说彩电了，偶尔谁买了彩电，大家就会一窝风地跑去看，当她们看到港台片中有类似于她们这种故事的情节时，大家就会笑一笑，觉得很有意思。





夏之焦土



聚美书局

台庙

“村妓”现象

“村妓”现象

1994年在H市的一家影宫里，放映了一部台湾故事片，反映的是：三十年代湘西一座民风古朴的镇上，一对农村青年夫妇的感人故事。

男人在河上跑船兼种家里的几亩水田。田是租来的，无论收成的好坏，地租是固定的，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十分艰难。女人在家里开了间榨坊，这样使一家人的日子略微好一些。

镜头以仰角的方式描述女人在榨机边踩动巨大的木铰，一个硕大无比的槓头一上一下地舂着石臼里的菜籽，一股黄褐色的液体从石臼边的小孔流出。

女人穿得很单薄，闷热的油坊里她不住地擦身上的汗，每揩一次，她白白的皮肤和凸起的胸部就若隐若现地出现在画面上。

村里别的女人从镇上回来了，向这位农村少妇展示着自己从镇上买来的花布，同时告诉她，像她这样的漂亮女人不应该老是蹲在榨坊里，应该到镇码头的花艇里当“村妓”，并说她有了钱，男人也会高兴的。

姑娘的门前。



我们且不说这部影片的这种叙述方法是否合理，但是有一点，在导演的强烈干预下，故事的进展就真把这位少妇推到了花艇上。

电影用相当长的拷贝描述了少妇逐渐从一个村姑一步一步地转变成了一位名符其实的“村妓”。

在镇上的酒楼烟馆中，这位少妇挣了一些钱。为了让自己的丈夫也分享一下城里人的生活，她就让顺路的老乡给丈夫捎话，让他到花艇上去看自己，当然导演必须省略这位汉子的复杂心情，或者可能萌发的暴力倾向。

影片上出现的这位汉子很憨厚，似乎对自己的妻子究竟在从事什么职业并没有多么大的疑问，只是妻子买什么就要什么。

小夫妻俩兴致勃勃地走在镇中的石板路上……

矛盾开始出现了，当这位少妇推辞了一位本地乡绅向她献殷勤之后，又陷入了一位懂得诗书礼教的年轻知识分子的纠缠之中。

导演亮出了主题：这位少妇脱下了花花绿绿的衣服，紧追着自己的丈夫，又开始了他们原始而又古老的生活。

“台庙”是在这个电影故事所形成的背景之后又过了半个多世纪才出现的。





会一廟

聚焦生存



台廟的小巷。

“女孩子”的称谓是对大多数从事风化行业女人的尊称。

缘于地势及交通的便利，其台庙及陆庙便自然而然地成了这些“风尘女子”的首选。

H市的北侧有一个岛叫D岛，D岛再往北就是一望无垠的海峡了，将H市和D岛分开的是一条不算宽的海岔子。当地人叫“江”，于是D岛在迅速开发的过程中，就人为地形成了“峡江一路”，“峡江二路”，“峡江三路”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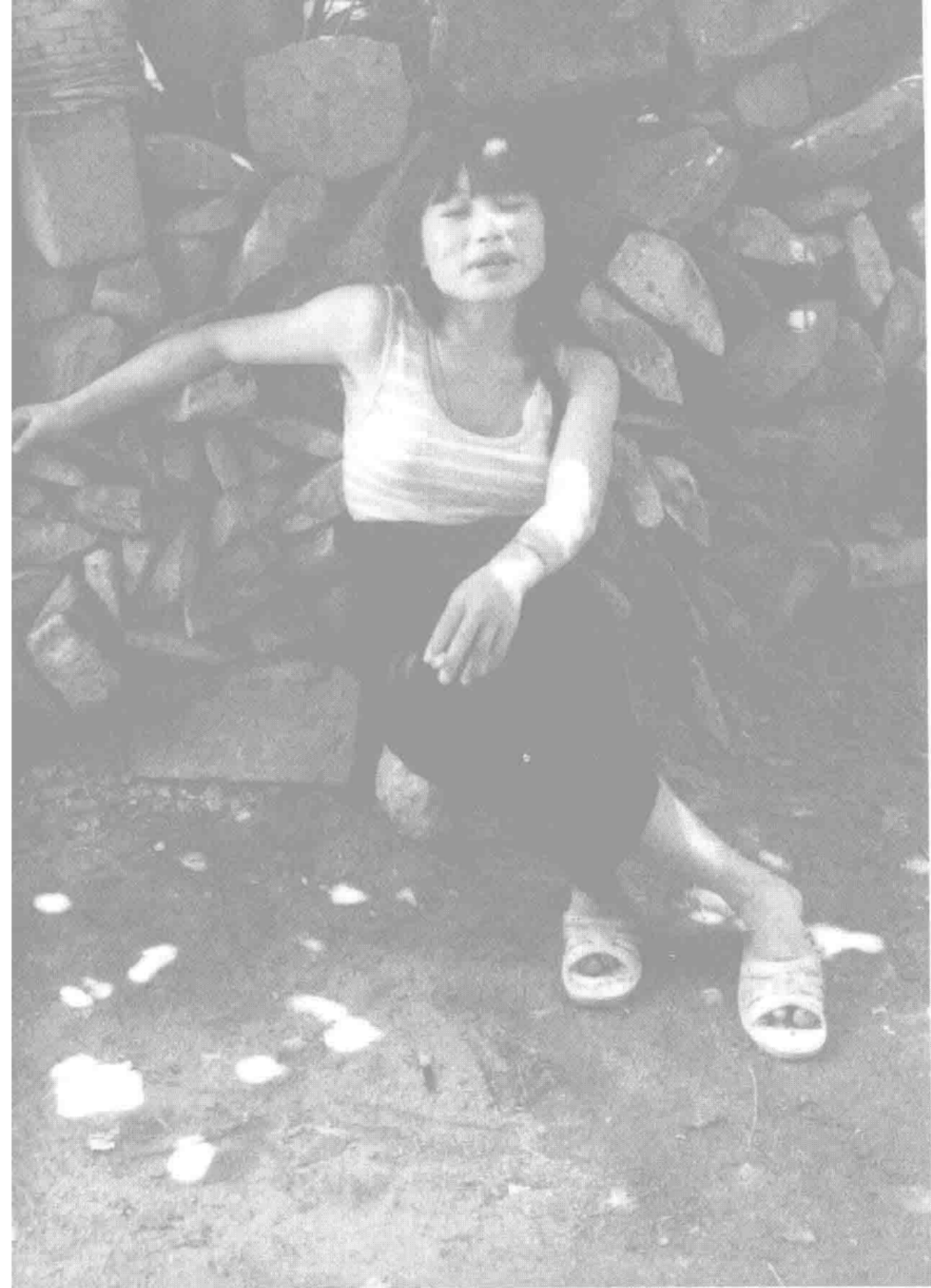
在H市迅速崛起的别墅小区当中，D岛已经十居其七，成为H市的富人区。

当然这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说峡江一路的“土著”居民就不属此类，他们住的居室，破败不堪。

从不甚整洁的祖传小屋一直到江边，是一片沼泽，杂草丛生，湿而咸的空气使他们的家具剥落得很厉害。高楼大厦的崛起使他们无地可种，海水的污染又使他们无鱼可捕，这样他们赖以谋生的手段就十分有限了。其中有限的手段之一就是出租房屋。

租房的客人十之八九都是来自于内地的女孩子。“女孩子”的称谓是对大多数从事风化行业女人的尊称，其实租用者有相当一部分是已经有“女孩子”的妇人了。

从过江村沿海岔子向西，一路数过去有台庙至陆庙共四个自然村。由于台庙临近“太平桥”而陆庙临近“胜利桥”，这样缘于地势及交通的便利，其台庙及陆庙便自然而然地成了这些“风尘女子”的首选。



在盛夏的中午姑娘们也不回去休息，她们整天守候在那里，但由于年龄和其它原因，她们只能挣到很少的钱，甚至挣不到钱，愈是这种情况，她们就愈怨天忧人，认为自己的命太不好了。



姐妹俩。

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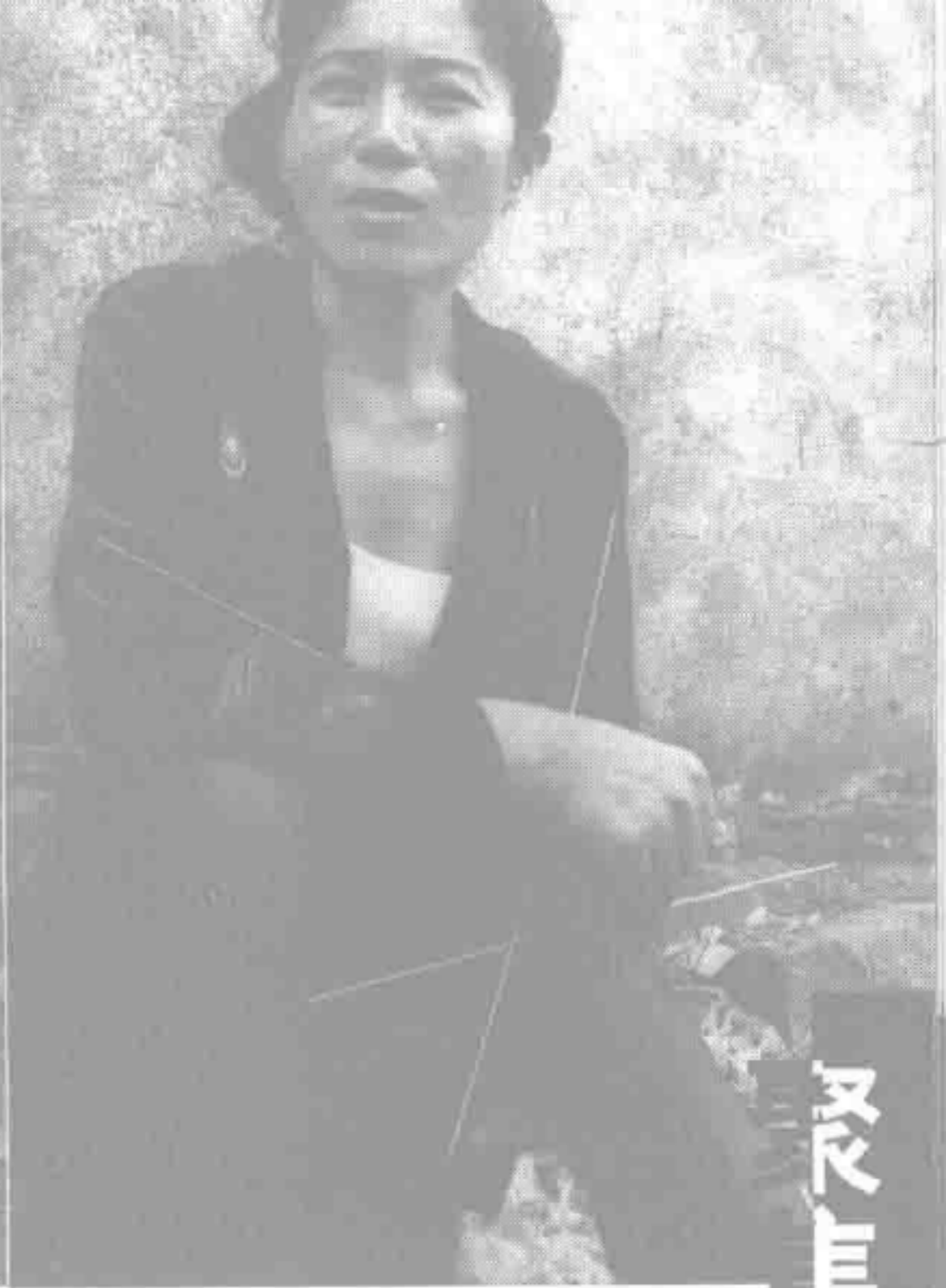
庙



村中这个小弄堂口的拐角处，总是聚居着一群姑娘，说是姑娘，其实有些人年岁已经很大了。在乡下时，她们都是壮劳力。来到这个蹩脚的地方，有力使不出，柔声细气的话又不会，粗声大气地和男人们谈这类问题，实在是失体统。久而久之，这些村姑只好打道回府，还是老老实实过自己的乡下日子去了，这碗饭可不是自己能吃的。



村里的女人们。



女人即使在等待客人时，也不停止手中的毛线活。



姑娘在村口等客人。



庙

“黎家店”门口的姑娘们。（之一）

聚焦生存

有的丈夫还带着由于没有女人而处于“性饥渴”的同事来到自己的家中，让自己的女人单独和自己的同事呆一会儿……

这些男人们将自己的女人看管得很紧，女人在屋里“做事”，男人就盯在门外，除了客人谁也不许靠近自己的女人，

内地来的“村妇”，入坠“红尘”并不停下手中的活计，给远在家乡的儿女们织件毛衣，或给正在家中干农活的夫君做几件像样的衣服，是她们“工作”之余一刻也不停息的正经事。



“黎家店”门口的姑娘们。（之二）

她们收费低廉，和那些正在建筑高楼大厦的“苦力们”大抵持平。当然也有不少女人的夫君就在附近的工地上下力气。

丈夫一般也不太计较自己的女人在白天干点“副业”，两个人干总比一个人干收入多些啊。反正活干完了钱也差不多了，就卷铺盖回家，养育自己的孩子，才算是正事。

有的丈夫还带着由于没有女人而处于“性饥渴”的同事来到自己的家中，让自己的女人单独和自己的同事呆一会儿……

“一会儿的事”过去之后，大家一起喝酒，嘻嘻哈哈，好象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粗话、脏话和着酒气一起喷出来。

此时的女人只能听着，并不言语，她知道只有到了晚上，才是自己“负荆请罪”的时候。丈夫晚上让白天的同事请了酒，醉醺醺的回来，倒头就睡，并不搭理自己女人的“废话”。



来到台庙的外地小姐。

早已成立家室的女人，也来到这里“找钱”，她们服务的对象是一些只身来到H市当苦力的农民，他们不带自己的家属，可以节约很多开支，单身男人怎样都可以凑合，但年轻人有一个问题不好解决，而这些有了年纪的妇人，在这个方面可以解决不少问题，这种情况她们的老公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年轻的女孩子，在台庙这地方，可不像中年妇人那样每天都心事重重。她们是拿青春赌明天的人。她们把那些将自己带来这里的男孩子看成“英雄”，她们中有一半人是自愿将自己的血汗钱给自己的男友花的，她们认为这些人是自己将来的依靠。

她们最喜欢自己的男友吹嘘：在家好勇斗狠，打群架进监狱的故事，港台的警匪片中的男主角不就是这副德行吗？

这些男人们将自己的女人看管得很紧，女人在屋里“做事”，男人就盯在门外，除了客人谁也不许靠近自己的女人，否则就是血光乱拼的厮杀。

遵守“江湖上的规矩”是男人们在一起能相安无事的惟一选择。

小卖铺门前通常总会聚集着一群人。

在这里租房的女孩子和她们的男友从这里路过，大家免不了议论几句，其内容不外乎：这个姑娘真有办法，或是那个男人的职业，有没有钱之类的话题。



小王姑娘



台庙简陋的出租屋能提供给姑娘们的
就是这未修缮过的厨房兼厕所，兼洗澡间。

在台庙，有时在白天，
尽管是酷暑难当还是有一些
半大男孩聚集在姑娘们
纳凉的地方。

老舍先生的小说《骆驼祥子》中提到“白房子”，
这里姑娘们住的也是白房子，
家里也竭尽所能收拾得
干净一些，可是居住环境
太差，无论怎么收拾，
空气中那种腐败的气味
还是让人很难忍受。





N省来卖蒸馍的人每天不断到这里，因为连做饭都嫌麻烦的女人们在饥饿时通常买几个蒸馍充饥，但如果老公回来吃饭，她们再困难，也要做个菜，因为她们是真心心痛自己的男人，更何况也做了对不起老公的事。

从她们买菜的多少和成色来看，就知道她们昨天付出了怎样的“劳动”。

夜晚，台庙桥下灯火通明，私人歌厅挤满了人，有的干脆将麦克风拉到外面，粗壮的汉子赤膊使足了力气在唱歌，在“文不对题”地乱吼一通之后，自嘲地说：“哎，不要笑，这叫‘野驴叫春’。”说着便拉上几个哥们，朝灯光黝黑的弄堂里走去，那儿此时还站着不少女人。

清晨，朝阳升起时，台庙是美丽的，昨夜污浊的空气早已散尽，水鸟在水面上空徘徊，北面香港熊谷组建的“银谷苑”的豪华建筑以君临天下的姿态看着一大堆由低矮的平房组成的台庙村。豪华的建筑以自己的气派显示着自己，低矮的平房以自己能包容丑恶和善良宽恕着自己，大家都相安无事。

再晚一点，台庙村的女人开始出来买菜，她们大声地和本地菜农“拿斤夺两”地吆喝着，从她们买菜的多少和成色来看，就知道她们昨天付出了怎样的“劳动”。



姑娘们“闺房”。



聚焦三不

H省来的“胖子”说：她是从孤儿院出来的，14岁就开始在社会上混，一直不顺，为了“爱情”还自杀过一次，可惜不成功，只摔瘸了一条腿。



打毛线活是姑娘们的正经事。这里所有的姑娘整天忙着的不外乎两件事：一个是挣钱，一个是打毛线活。这些毛线活多半是打给自己的老公和孩子。打毛线活的情景，会使人们联想到她们在家乡时那副勤勉的样子。

……这种事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女人的“性本能”。

H市的台庙村里所生活的这些女孩子们，用“村妓”的称呼并不妥当，这里仅仅是泛指这些女孩子大多数来自于农村。驱使她们来台庙的动因也比较单纯，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经济利益的驱动。

台湾的一份关于风尘女子的研究报告，多少有些强调这种事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女人的“性本能”。

台湾的专家们指出：有一些女人从事这个行业并不是为了经济的利益，而是一种什么女性的返朴归真。这种高论在这里显然是不适用的。



庙

孩子们大呼小叫地起哄使姑娘十分难堪，对此，这些女孩子恨死这些小男孩了。在这个特殊的地域，孩子和姑娘共生，这种局面，使孩子们早熟，而姑娘们很快地更叠替换，又使后来的女孩子同样面临尴尬的局面。

聚焦生不

街巷中的各类打工者。



她们是H市从事这个行业底层的一部分人。和她们相近的就只有“棚户妹”了。

台庙的女孩子大多在乡下务农，她们所受的教育是比较少的，至于说到在家乡时的生活压力大多是一种横向攀比的结果，并不是说她们在家乡连饭都吃不上了；再有来台庙的女孩子当中，有不少是已婚的，她们往往是在发生了婚变之后，离家出走，想换环境，才误入到这个行业中；再有一些是懵懂少女，她们辨别是非的能力非常差，再加上交友不慎，所以落到了这种结局。

如果说到挣钱的话，台庙村的女孩子没有一个是满意的，在最好的情况下，每月收入也超不过两千元，目前平均一千元，就算不错了，因为除去她们自己的消费，所剩无几。

她们之所以仍然滞留在这里的原因，是这种生活的腐蚀性本身，已经使她们逐渐丧失了劳动的本能。

台庙的小姐区别于H市其它这种行业的女孩子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她们的层次更低，如果和歌舞厅的小姐比，她们不仅姿色不如她们，社会上的交际应酬就差得更远了。如果和发廊业的女孩子比，她们不仅招不来客人，有些甚至会把客人吓跑，显然哪一个老板娘也不会雇用她们。

她们是H市从事这个行业底层的一部分人。和她们相近的就只有“棚户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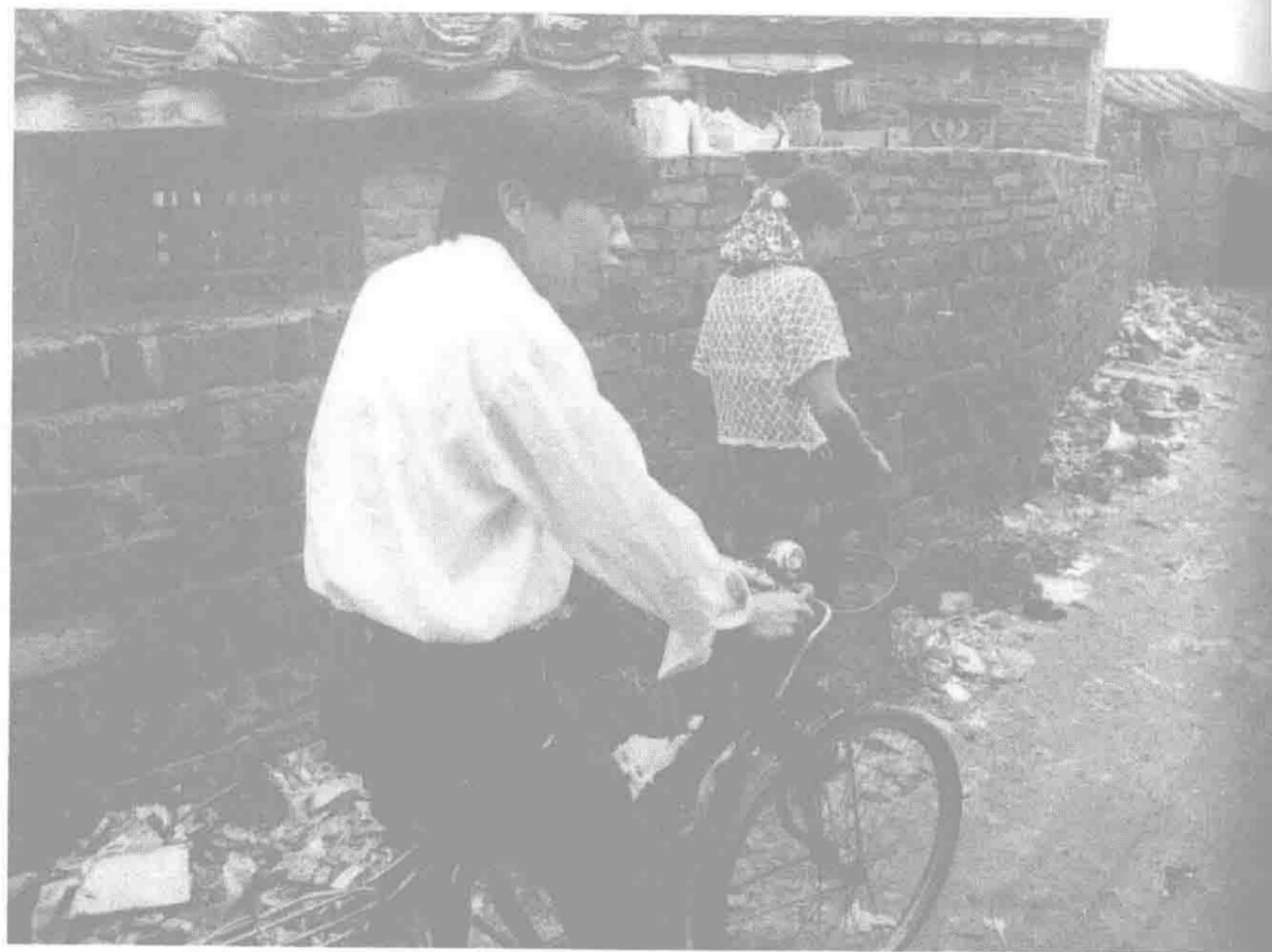


行乞者后面是等客的姑娘们。



台
庙

聚焦生存





聚焦生存



「村妓」现象

台庙村的街头—小姐接客的情景。



台
庙

这位来自N省的女孩，为了节约自己的开支，吸从家乡带来的水烟，这个姑娘不过19岁。

聚焦生存

这位N省来的姑娘住的地方，就是去年阿琴住的地方，也曾是阿京姑娘住的地方。





姑娘将吹进眼中的沙子揉出来。

关注风化行业的人们有不少人停留在“逼良为娼”的水平上，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关注风化行业的人们有不少人停留在“逼良为娼”的水平上，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虽然现在有不少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流氓犯罪团伙，但并不具有真正的“黑社会”意义。

这一点可以通过一个小例子来说明：一伙坏人强迫某女卖淫，那么这个女孩子在不能忍受他们的虐待时，便会向公安机关告发，因为她们在权衡利弊时，肯定明白她们自己所犯的错误是违反了国家治安法，而那伙坏人是触犯国家刑法。在她们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肯定会选择“告发”这条路。这些流氓犯罪团伙虽然有些势力很大，但大多不长久。

台庙曾经是刑事案件高发区，但经过几次公安机关严厉的打击之后，现在已经平稳多了，这就在客观上为居住在台庙的小姐们提供了安全上的保障。如果在1992年、1993年，即使是最“困难”的女孩子也不会到这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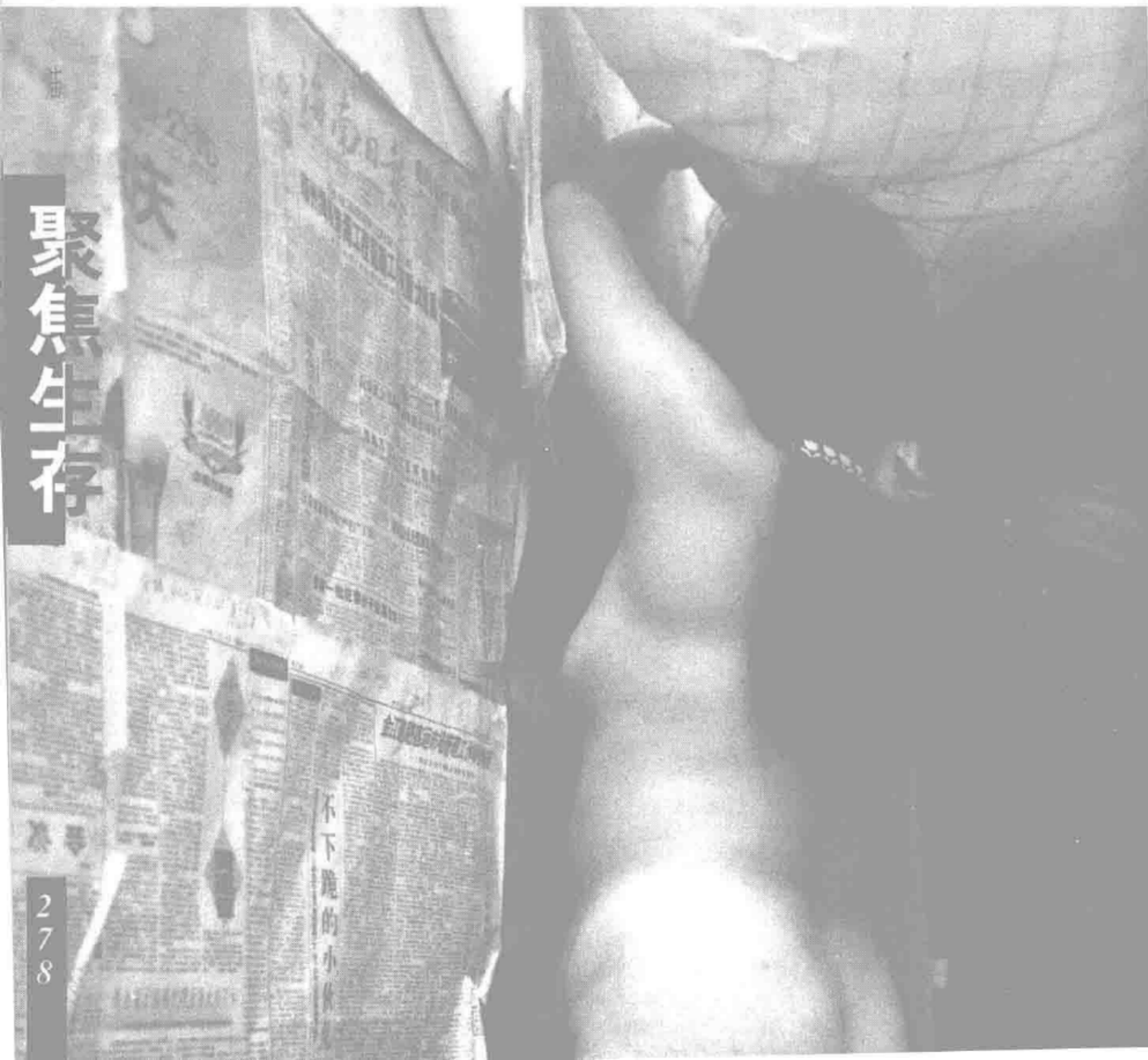
小辰和她的女友。

小辰住处的墙上贴着的报纸上有一条“不下跪的小伙儿”的新闻报道。这时她在找自己藏在蚊帐上面的“东西”。她所租的这个狭窄的过道每月80元，她的丈夫在H市打工，每周六、日回来，所以小辰的客人一般不会在这个时间来找她。她在H市总共没住够一年。

台

基

聚焦生存



她们所接待的客人大多是一些无权无势的打工仔，这样显得她们就更加的不堪。

另外有一些人将这些女孩子看成是另类，尤其是居住在台庙的女孩子，长得不行，经济条件又不好，居住得又十分简陋，她们所接待的客人大多是一些无权无势的打工仔，这样显得她们就更加的不堪。

其实，即便是这些“另类”，她们的社会主流意识也并没有完全泯灭，她们也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她们也从来不替自己的行为方式辩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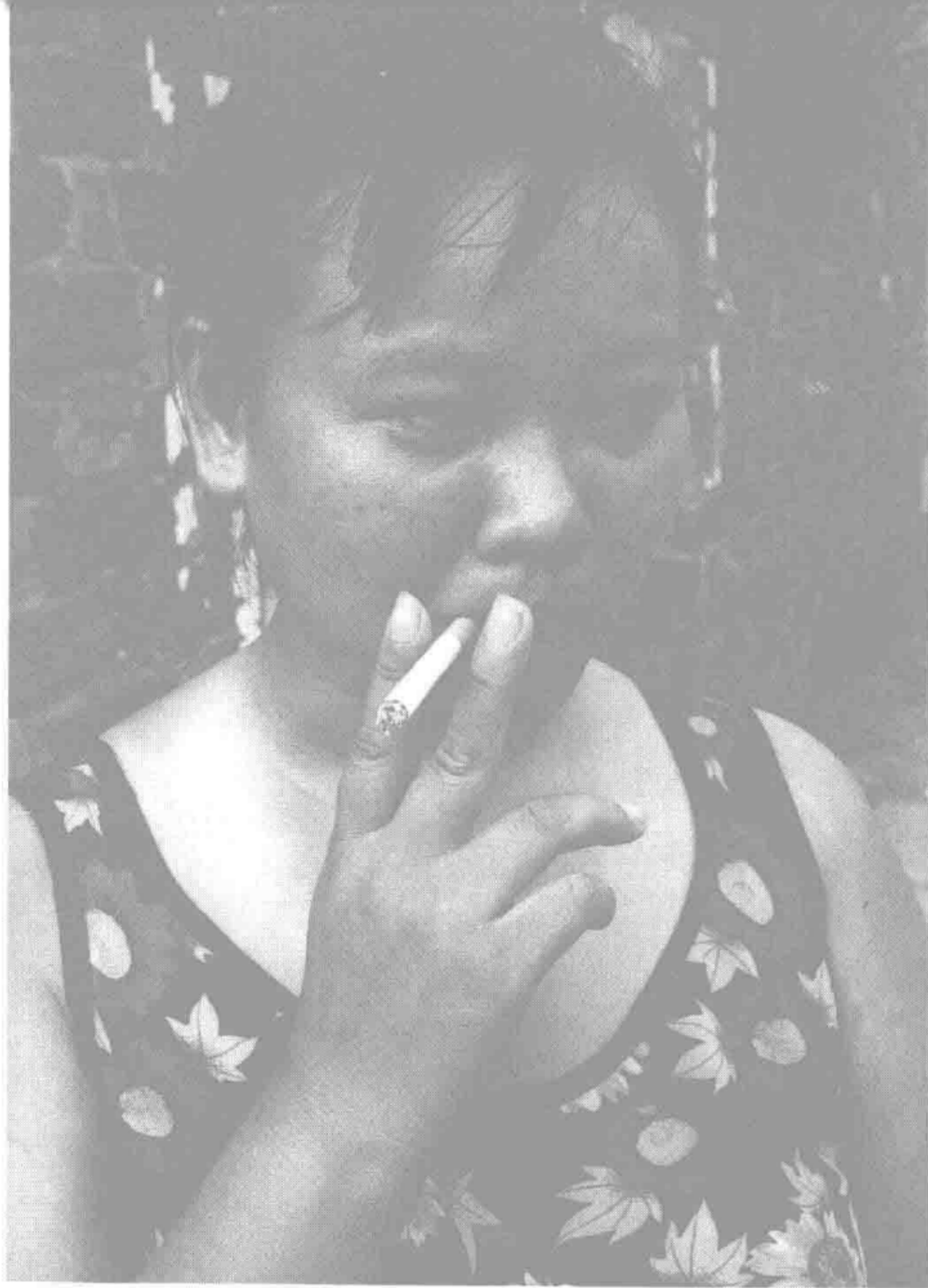
她们有一个最底线的心理防卫：这行实在干不下去，大不了就是回家务农。她们之所以选择这条路，其实是她们对自己所处的环境的基本估计，有时甚至有点侥幸心理。

她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除了她们所从事的职业之外），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例如在谈到家乡谁抛妻弃子，谁跟野汉子私奔，也流露出义愤填膺或不屑的表情来。

有一种流行说法：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其实这句话说得不准确，来台庙的大多数客人并没有什么钱，他们的主体成份是附近工地的打工仔，以及打工仔的朋友们。

至于说到这些女人，她们虽然有种种的惰性和对于生活迷失了方向后的困惑，但在一般意义上的道德水平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差，解释这种现象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她们所接受的教育，和她们日常的行为准则无不受社会的主流意识的影响。

这也就是目前社会上所产生的特殊的社会现象，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娼寮业，也不同于外国的“性”产业。而是很有自身特点的地下“性”产业。



台
庙

聚焦生不





这位从S省来的胖姑娘在家中耕地是一把好手，她异想天开地到台庙，来挣这份钱，比她当初的想象差多了。在台庙的几个月中，她不仅没挣到什么钱，而且弄到常常饿饭的地步，一气之下，她离开了这里返回她的老家去了。

当地的居民主要的收入手段是靠出租住房，或到市内做点小买卖，就H市的整体情况来看，这里的收入水平偏低，但比起这些新来的外地姑娘来说还是强一些，有摩托车的不在少数。



台
南



聚
焦
生
活



从A省来的女人，算是台庙的老住户了。生性秉直，说话也是粗声大气的。由于她的身材高大，在台庙的生意并不好，大多数人喜欢那些身材娇小，性格有些腼腆的姑娘。她每天在村中的巷子里走来走去无所事事。在台庙有不少卖水果或卖冰棍的小摊贩，这些小贩们的主要服务对象就是这些百无聊赖的姑娘们。现在，姑娘们用钱的计量单位是角，而不像城里人差不多是元……几角，几角一般是她们可以接受的价格，小摊贩说：冰棍五角，她们就可以买几只。这里的天气实在是太热，白天即使坐在背阴下，也是汗流如注。买点冰水和冰棍是常有的事，当然如果有一个大方的客人掏出几元钱给在场的姑娘每人都买一只也是经常的事，姑娘们少不得夸奖几句，客人也十分得意。

阿琴一的望乡路越走越长

沿着海岔子一路向西走去，台庙首先映入你的眼帘，低矮破旧的民房或许引不起你任何想象，带着海水阴晦咸湿气味的村巷的路边，坐着三五成群做着发财梦的女人们。她们一度使这个都市脚下的村落“繁华”起来，她们使这片甚至连开发商都不愿意关注的破旧村落变成了名符其实的“村妓”聚居地。

她们解决了当地村民的生计问题。那些低矮的民房，尽管每月的租费只有80元至100元，但如果一个出租户有五六间民房可以出租，那么每月近一千元收入，就可以在这个消费不高的地方养活一个五口之家了。

姑娘们每天把守在村路两旁，她们并不出外兜揽客人，因为对于客人来说，来这里的目的很明确。尽管这里条件简陋，每间屋内或许只有一张席子，连床都没有，但只需能干，多少还有一些进“家”的感觉。

阿琴到台庙的时候已经34岁，但她依然漂亮，开朗的性格让她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在台庙的女人堆里，她属于那种人缘颇好，生意也不错的人。

阿琴出生在C省，她的家境人们知道得不多，这和她所操持的营生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对于需要她的男人们来说，现在的阿琴是否引得起他们的兴趣，是否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就足已了。

阿琴21岁时和家乡的一位小伙子结了婚，在当地，这并不属于早婚。男耕女织，生活不是很富裕，但富足美满。



婚后不久，阿琴育有一儿一女，对于平实的小家庭来说，可谓锦上添花。

当“致富风”刮到偏僻的小镇时，阿琴眼看种地不能满足她们小家日益增大的花费，就和别的女孩子一样，别出心裁地去南方“找钱”，钱当然不好找，自己没有什么文化，又没有什么技能，在人头攒动的大都市里挣钱谈何容易。打工收入太少，力气却不少出，在经过无数次的比较之后，最后选择了吃“青春饭”这条路。当然这条路也不像她开始时想象得那么简单，她没有都市生活经验。和陌生人头一次做这种事，可不像农村的年轻人在野地里“偷情”一样。



台 姑娘坐在一条长凳上等客人，吸烟是普遍的嗜好。阿琴有烟时便和大家分享。



开始，阿琴总是不好意思去做，她总是希望能碰上哪个有钱的男人能看上她，对她用点情，能资助她一笔钱，这样，她就可以回家开个小店之类的什么，做个小买卖，在不失去很多的情况下，能很快达到致富的愿望。

阿琴的愿望不是很高，但她拼不过那些有姿色的年轻女人，她也接不到那些很有钱的客人。在最初的日子里，她很想家，很想早点挣到点钱回去，家里毕竟还有两个让她日夜思念的儿女。阿琴没有资本去仅有一条海岔子之隔的发廊街，她明知那里的“生意”要比台庙好得多，每次的收入或许可以抵得上在台庙半个月的收入，但她不行。

阿琴最初只是接一些周边的熟客，那种纯粹的买卖关系她不能接受，每次客人来了，阿琴也总是不断地拿出儿女的照片给他们看，讲一些家乡的事，排遣一下乡愁和哀怨，这些客人有时接济阿琴一些钱，但都解决不了什么实际困难。

阿琴险些卷入家乡人无聊的帮派之争。





阿琴的居住
环境，在极端
的情况几乎是一无
所有。



对于想和她上床的男人，阿琴总是尽量敷衍过去。在这种交易中肯“出血”或在“性”上通情达理的人，实在是太少了。那种一下有钱的情况一直没有发生。阿琴每月向家中汇300元钱，这些血汗钱是她给孩子们上学用的。

阿琴的丈夫在家乡并没有耐住寂寞，阿琴离家不久，她的男人便在家乡找了一个“相好”的。那个女人要比阿琴年轻得多，阿琴听说后，肺都要气炸了。那每月的300元钱，不用说，全填补了这个女人。



家是回不去了，自己的生活还要自己过，对于阿琴来说，望乡的路真是越走越长了……

阿琴在只有一张席的台庙的出租屋里学会了吸烟，这样或许可以打发掉那些无聊的日子。

白天，阿琴和姐妹们坐在台庙潮湿的街道两旁，希望多一些光顾台庙的打工仔们能给她们带来些意外的收入，阿琴初来此地时那些美好的致富梦，都随着缕缕烟雾弥散在黏呼呼带着海水咸味的空气里了。

两年过去了，台庙村已成了大量涌入H市的下层打工仔的“温柔乡”了。

脸蛋白里透红的少妇，身体开始有了不适的感觉，阿琴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村里其他的女孩有着和她相同的感受。



阿琴在身体不好的情况时，神情老觉得恍惚，身体不支，胃又痛，挣钱的事肯定是不能干了，剩下来的只有用扑克牌给自己算命，希望能有人帮她一把。

台庙村有不少女孩子例假不正常，阿琴常常将自己在老家配的中药匀一些给她们吃，而且不要钱，这些治妇科病的药尽管不是很高级，但对于缺医少药的台庙村的姑娘们来说，的确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

阿V姑娘当初由于“生意”过于频繁，曾经长达25天下红不止，钱少，不能去大医院医治，多亏了阿琴的偏方，才得以治愈。

因为姑娘们工作的特殊，妇科卫生也是她们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条件好一些的，每星期都要去诊所冲洗下身部位，而条件不好的就没有这些措施，所以得妇科病的机会相对多一些。

阿琴姑娘心地善良，不仅经常帮助身边的姑娘们，遇到老乡千里迢迢地从老家跑到这里落脚、吃饭，她从不拒绝，她自己其实困难已极。出门在外总需要朋友间的帮衬，阿琴尽管自己很困



阿琴的丈夫从家乡跑到H城找她。



阿琴有一次被人打伤了，在养伤期间一个比她小10岁的男孩帮助了她，她对此十分感激。

难，也从不冷落周围的人。平日里，在没有生意做的时候，阿琴还经常会帮助村里外出打工的人们看管他们的孩子，村民对她也很放心，有时会将家里的钥匙交给她，连家也托付给她照看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阿琴在这个行档里没有什么起色，她也不愿意再往家里寄钱了。因为钱寄回去，也派不上真用场，而那个背信弃义的男人却找上了门来。



阿琴租的这间房，在她之前和她之后，有不少姑娘们租用过。如果有一天，房子真的空下来，当地居民的生活也就成了问题。

阿琴帮助房东看孩子。



阿琴的丈夫来了，他并不关心阿琴在做什么，只是换了地方来生活，他需要钱，对阿琴的身体却很少关心，阿琴没有办法，他毕竟是自己合法的丈夫啊。

她希望丈夫能找一份正当的职业，让她不要再操持这个行业，如果能够回心转意，她希望能同丈夫一同回家，继续过她们平稳的日子，但丈夫却没有阿琴“想要一个家”的感觉，和丈夫生了几次气后，常常胃痛，一痛就是几天吃不进东西。

1997年的下半年，阿琴用手头仅有的一千多元钱买了个假金佛，她本想让金佛保佑她，也可以积下一些保值的钱。这次受骗让她几乎病了一个月，这一千多元是她多少次“劳动”才积攒下来的啊。

她的目光渐渐有些呆滞，经常生病，生活难以维持，可她又不愿意回家，丈夫已经变了心，有别的女人，她真是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

村里不仅住着像阿琴一样的姑娘们，还住有一些有着恶势力的男人，稍有不慎，便会惹出麻烦。

一次，不知什么原因，阿琴被打伤了，尽管伤不是特别严重，但仍然迫使阿琴养了不少的一段时间。对于一个独身在外缺少温暖的女人来说，是很痛苦的。

一个比阿琴小10岁的男孩帮助了她，阿琴非常感激他，但这并不能给阿琴解决一些实际意义上的情感问题，只能暂时弥补阿琴的心灵空虚罢了。她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他的，便经常请男孩子来家里坐坐，陪陪他。

在当地女孩子出来的背景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她们中的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当自身生活突然发生变故时，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使她们很难去寻找一条更合理的解决途径。

姑娘们初来乍到，往往是投靠亲友，而这些在家乡就认识的亲朋好友中，会不经意地给她们编织出一个巨大的网，因此陷入黑社会的帮派之争是很难避免的。一旦陷进去，那些靠女人吃饭的男人们就会牢牢地控制住她们，使她们在精神和经济方面受到巨大损失。阿琴姑娘有较强的生活能力，经过几番争斗，阿琴姑娘终于逃了出来。

清晨，阳光下的台庙是美丽的。今天，台庙里的这些“散兵游勇式的不正当行业”也消声匿迹了，飘萍式的小姐们已飘然而去，不知踪迹。台庙已不再是当年的台庙，人非人，物非物。弥漫在海风中的善良与丑恶也已化作轻烟，随风而逝。



阿琴和她的伙伴。

望着海岔子发呆的阿琴。



台

夏
焦
生
存

2
9
6

阳光直射下的阿叶。

为爱情“下海”的阿叶

在台庙这个“村妓”聚集地，女人们没有什么其它可做的，她们到这里，缺乏那种中国人可以生存的天生的那种关系网络和支持系统——亲朋好友。这不仅在现实生活中极大地限制了她们的自主和自由选择的能力，而且在心理上和情感上严重地打击了她们的自信心，她们面临的所择只有两个，要么“挣钱”，要么回家。

爱情是她们梦中的奢侈品。

阿叶初到H市时是19岁，1.64米的个头比21岁的男友“小中原”要高出半头。

他们在台庙进进出出，引得不少小伙子说玩笑话：“怎么样，把你的媳妇让给我吧？”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小中原”只好装听不见，阿叶叹了口气，后悔自己怎么找了这么块“材料”。

阿叶和“小中原”在来H市之前，曾在广州打工。那时，他们是千万名来南方淘金大军中的一员。尽管他们分别来自两个不同的省份但口音相近，距离也不过是二三百里。“小中原”在厂里调皮捣蛋，不踏实工作，被工厂除名，使得他闯荡天下的美梦几乎落了空。他千方百计鼓动阿叶和他一起溜走，当时阿叶在厂里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但被他花言巧语地一说，也终于动了心。阿叶毕竟还太年轻，不知道社会的险恶，只知道忠于爱情。

为了爱情追逐“小中原”来到H市的阿叶，生活很快陷入了窘境。“小中原”游手好闲，不愿去卖苦力打工，便鼓动阿叶去“接客”，说这样可以很快攒起钱来。只要有了钱，他们就可以回老家，结婚，生子，到时开个小买卖，日子肯定会过得很好。



19岁的阿叶姑娘向她的男友描述自己将来怀孕后的样子。



做饭洗衣服都是“小中原”的事，阿叶“下班”后可以吃上一顿现成的饭。



阿叶和“小中原”的家。

阿叶一米六四，比“小中原”还高一些，而且家境比小中原还好，对此“小中原”心里总是不踏实，生怕阿叶把他甩了，因为这种事并非不可能发生，关键是看阿叶的了。

阿叶没什么文化，对“小中原”又盲目信任，“小中原”为她描述了一番爱的前景，阿叶考虑到“小中原”家里很穷，没钱确实不行。来H市后换了几种工作，累不说收入又少，就勉强同意了“小中原”的要求。

他们选择了台庙，不仅因为这里生活消费比较低，而且周围和他们一样的打工仔比较多。对于阿叶这种够不上“发廊妹”级别的人来说，这里到是一个有“客源”的好地方。

第一次的羞涩与不情愿之后，阿叶用“万般无奈”来说服和解脱自己。既然是“万般无奈”了，也就只好一直做下去。“客人”们是不会理会你的心情的，他们只会发泄，遇上地头恶势力的人，阿叶也只好委屈自己，去敷衍他们一下。



太阳下山后下工的人们。

“小中原”为了表示自己的内疚，几乎全部家务活都由他自己来承担，这包括：买菜、做饭、洗衣服和收拾屋子。这对阿叶稍稍有些安慰，毕竟自己的男人还是心疼自己的。

台庙比不上灯红酒绿的发廊街，入夜，街上五颜六色的霓虹灯一明一灭点缀着街上假象的“繁荣”。台庙的空场上没有这繁华的街景，但下工的打工仔们依然成群结队，他们寻找着适合自己消费的人群。

姑娘们洗漱干净，等待着吃过晚饭后同样洗得干净的打工仔们。入夜的凉风吹拂着每个人的脸，“风流男士”们将自己兜里



穿着干净衣服的泥水匠来找阿叶，可自己却不好意思，阿叶忍不住笑了起来，这就使泥水匠更不好意思了。

的钱数尽后来这里打发他们漫长的黑夜。姑娘们的“灵魂”在这里化为了一种表白。

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的发展好象并不像他们当初所期望的那样子。有了些钱，“小中原”的“二溜子”习气就又表现出来了。他的赌瘾很大，每天变着法子向阿叶要钱，去赌博。阿叶不给，他就偷，无论阿叶将钱藏在什么地方，他都能找到。阿叶真是气坏了：“如果这样下去，咱们什么时候才能逃出这个火坑？”

“小中原”立刻表示忏悔，可是一扭脸，他就又进了赌场。



庙

在房东的小卖铺前，村中的闲汉在调戏阿叶。



在大屋子过道里的阿叶。

在房东的小卖铺前，阿叶姑娘不得不和这些闲汉们周旋一下。这些人都是看守所的常客，得罪他们是很危险的。每当阿叶被这些男人纠缠时，阿叶的男友也只能在旁边陪着笑脸。如果他表示异议，那么他的结局就会很惨，他根本不是这些人的对手。出来缓和这种尴尬的局面也只能是阿叶自己，阿叶假装和他们亲近一会儿后，就会找个上厕所的理由赶快跑开。



在房东的小卖铺前。

阿叶没办法，当初为了爱情“下海”是下错了，她又新认识了一个朋友，尽管他并没比“小中原”强到哪去，但他没有赌的毛病，跟上他，或许血汗钱还能留下一些。对“小中原”，阿叶真是无计可施了，最后一步就是明确告诉“小中原”：她准备跟新结识的“朋友”走了。

“小中原”这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小中原”从根本上来讲，既没有什么生活目标，也没有什么志气，想在社会上混又没有胆量和勇气，他那副骨头架子连打架的本事也没有。同行的姐妹们曾经看到阿叶姑娘将“小中原”拎回屋子，罚他跪在地上的德行。

日子还得一天一天的过，“小中原”尽管需要阿叶为她挣钱，但她毕竟还是自己的女人，以后的日子他还要和阿叶一起过。做这种生意，身体卫生是很重要的，“小中原”经常为阿叶买一些妇女洗液什么之类的东西。同村的许多姑娘们身体都不好，阿叶是她们中的一员，“小中原”自然有些担心，如果染上了什么病，钱也不好挣了，生活就会出问题。

姑娘们的卫生知识很差，她们也曾听说过外面流行过什么病，但她们认为那些事离她们很远。她们平时接触的只是周围一些熟识的打工仔，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吧，她们偶尔会担心的，只是会不会影响她们以后的生育问题，这对她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男友“小中原”经常偷拿阿叶的钱去赌，阿叶在给他讲这样做的后果是“永远跳不出这个火坑”。



“小中原”不争气，同行的姐妹们也都有些看不起阿叶，认为她找了一个没本事的男人，而阿叶心地是善良的，她对“小中原”还是抱有一线希望的。

后来，他们走了，离开了台庙。有人说是阿叶受不了同行姐妹的奚落；有人说，有位客人想将“小中原”打一顿，把阿叶抢走……

谁也不知这对鸳鸯去了哪里，但这并不重要，因为有着同样遭遇的姑娘们还很多，她们无暇顾忌别人的命运，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他们感兴趣的人已经没有了。生活依然要继续下去，不知阿叶和“小中原”是否脱离了这种行当，换了一种活法。

姑娘们日常所需要的，化妆品倒还在其次，实际上所需要的是卫生保健用品。姑娘们也曾听说过国外有什么病在流行，但她们并不害怕，因为充其量和她们来往的也不过是一些打工仔之类的小伙子，和外国还差太远。



养鸭子的一老姑娘

老姑娘是台庙的“老户”了，是从湖南来的。她甚至看见了1995年在台庙的一起凶杀案：一个小伙子活活地被人用乱棍打死了。老姑娘说：“那个死鬼的婆娘连报案的勇气都没有。”说到这里，她忿忿不平，她说：“人活着就要争口气，连自己的老公被别人打死了，都不敢吭气，算什么女人？”

老姑娘是因为婚变才来到这里的，干这行她算是太老了，她到底年龄有多大，谁也不敢问，如果遇到客人非问不可，她就说自己只有36岁。36这个年岁，她足足保持了四年。来找她的客人，都是勉强吃上饭，手里又没有零花钱的打工仔，年龄和她相仿佛。老姑娘心肠很好，她曾前后收留了好几个吃不上饭的小伙子，这些小伙子比她年龄小得多。她挣饭很难，别人都是用钱来衡量收入的，而她的收入只能用几顿饭来衡量。她最后收留的这个小伙子，小她十来岁，是个偷儿。老姑娘由于收入太不稳定，她和这个小伙子养了300只鸭子，小鸭苗白天赶到一汪臭水沟去洗澡，晚上，赶到他们租的一间房去“睡觉”。台庙硕大的老鼠不断地光顾她的鸭舍，老姑娘生气了，说这些老鼠，谁穷就欺负谁。小伙子好言相劝，被她一个嘴巴打了一个楞怔，说：“老娘养你这个没用的东西，连只鸭子都看不住，还不如养只猫。”可是她没有想到猫也是会咬鸭子的。男人吃了骂，险些光火起来，但是又想到了老姑娘平时的好处，也就算了。

老姑娘喜欢晚上的“上班”时刻。她的脸上擦了厚厚的粉，站在台庙的路灯下，远远看去，还真很漂亮。但是认识她的客人，都尽量避开她走，怕惹她伤心。



她有时也会和村中的孩子玩耍一会儿。

村中的治安联防员每天都在村中寻视好几遍，使这个在1993年发案率最高的地方，刑事案件大幅度下降。但对村中住出租屋的外来妹却不大管，因为这牵扯到村民的具体利益，但尽管这样，上级布置的工作他们仍然认真执行。



村的治安员在巡视村中的治安情况。



台
庙

年龄大的姑娘来到这里大都是在家乡遇到了婚变，她们在这个地方找的“老公”都是比自己小好几岁的男孩子，她们的收入有限，为了补贴家用，老姑娘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和“老公”养了300只鸭子，鸭子从小到大需三个月的时间，这期间她真付出了不少劳动。

村里面的居住环境十分恶劣。

聚焦生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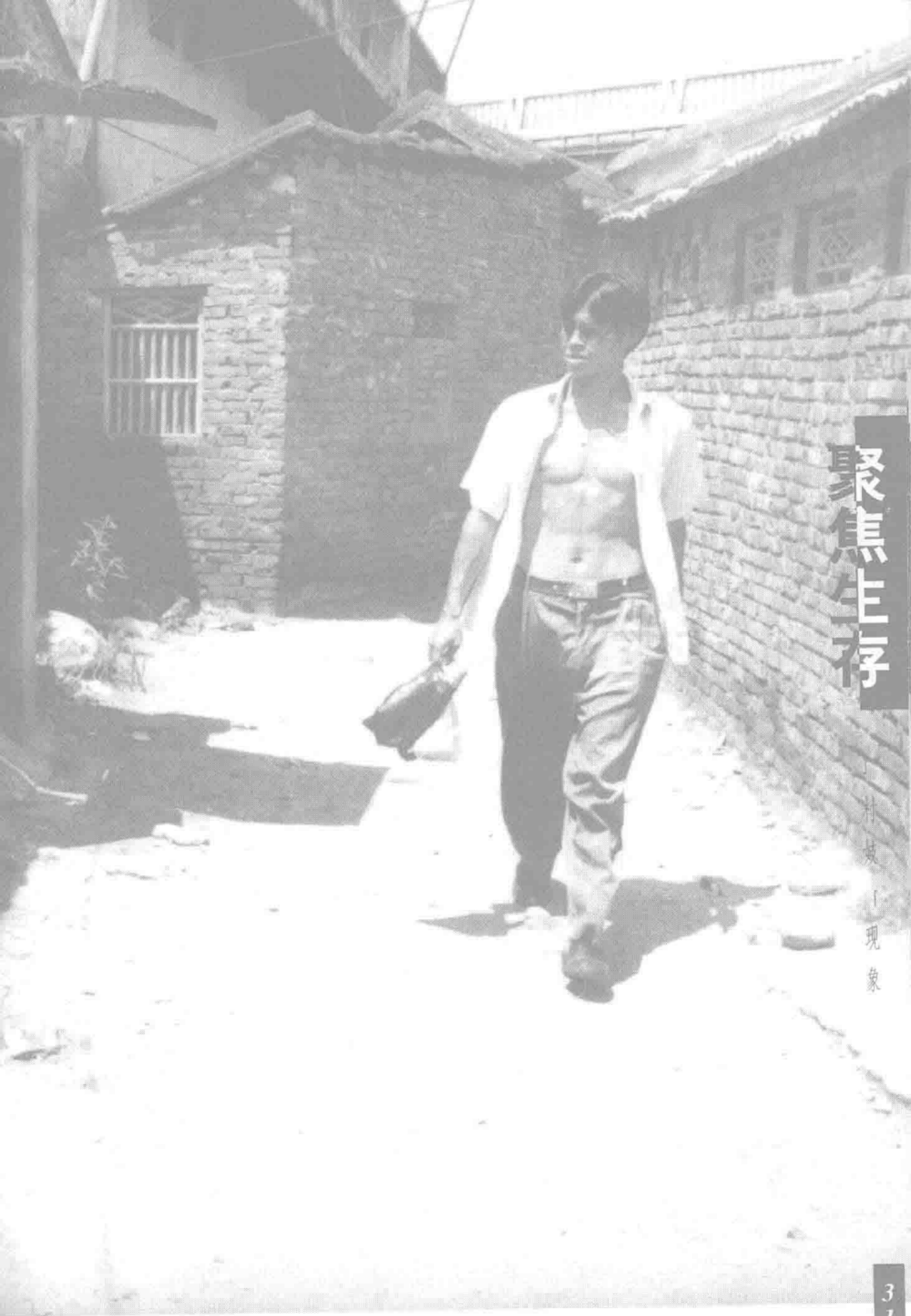




小伙子，据他自己讲，曾经就读于一所大学，但由于手脚不干净被大学除名，又不愿意在家务农，混来混去就混到了这位老姑娘的身边，靠老姑娘给他提供食宿。老姑娘挣钱很不容易，当她情绪不好时，对这个小伙子的态度可就不那么恭敬了。打和骂是常有的事，即便这样，小伙子也不愿意离开她，因为他实在没办法找到自己赖以存活的地方。

台庙的姑娘一般都坐在自己家的门口，无论天气多热，她们都不懈怠，因为一天收入的多少就看自己的努力如何了。男人一般只是玩，如果说能帮助她们干些什么的话，一般就只有帮助炒菜。南方的小伙子炒菜比女孩子好得多，能给自己炒菜，女孩子一般就很满意了。





聚焦生存

「村妓」现象

阳光下的台庙。

站在村口的五妹。

聚焦生不

312



会体贴人的一五妹

沿着台庙一路向西走去，就会来到出租房屋条件相对来说好得多的陆庙。紧挨陆庙的是一家著名的酒店，五妹呆的地方和这家酒店仅一墙之隔。这里的“扫黄”“禁娼”的风声要紧得多，风险也大得多。墙一边的酒店门口，车水马龙，一掷千金的大款们在风月场中挥洒着他们的潇洒，而对于墙另一边的陆庙来说，白天的街道显得尴尬冷清。

五妹在树荫下等客时，既不化妆，也不打扮。即便是这样，那些好此道者，仍然一眼就能看出她是干什么的。几个不太富余又想享受一下的客人，蹲在女人们的边上，等候着，选择着……

对于五妹这样一个中年妇女来说，靠此业挣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按当地的收费标准，像她这样的每提供一次服务最多也只能得到50元钱。

五妹原籍N省，在家乡时也经营过大买卖，谁知运气不佳赔了本，欠下了五万多元的债务，为了还清这些钱，只好另找门路。

年近40的五妹经人介绍来到H市，本想做点生意攒些钱还清债务，但这哪里是她们这些外来户的天下，只好干起了这种没有“成本”的生意。

五妹到H市时，H市的经济开始萧条，生意并不好做，她不如那些年轻的姐妹们风骚，每日里也总是像一个家庭主妇一样去买菜，买日用品，和沿街的小摊贩们讨价还价，俨然一副过日子的样子。这到让一些无家可归的男人有一些温暖感，种五妹在一起，更有一种“家”的感觉，她比年轻人更会体贴人。



台
庙

聚焦生存



五妹老家N省，做生意赔了五万元，欠了别人的债，来到H市想挣点钱回去还债。五妹近40的人了，最后确实挣了钱，回老家了。



男人在旁边等候五妹。



五妹在买家庭日用品。



五妹在H市呆的时间并不长，前后不到一年。显然，只靠每次50元的收入积足5万元，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对于那些有着“富余活钱幻觉”的消费者来说，五妹不是他们的首选。

五妹的住处，锅、碗、瓢、盆，应有尽有，她是个家庭妇女的典型。她的挣钱动机非常简单，就是还债，五妹的熟客中年轻人不是很多，多是一些有生活经验的老男人，出手不是很大方，所以五妹挣的钱也只能维持一下她日常的生活，她不可能将她的欠款全部挣回，也正因为这一点她失望了。

她跟比她小的同行，从来不来往。别的女人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她也不过去搭言。她每天忙忙碌碌的，谁也不知道她在干什么。她的老客很多，办完“正事”之后，她会留住客人，讲一些她自己的经历和她所苦恼的事情。客人煞有介事地听着，不住地点头认为她是个好女人，下次再来时，会给她带来一斤肉、半斤糖之类的东西，她也不拒绝，只是道声谢。

她的日子过得像天上的白云一样平静。



年初阿京借居的房子。





阿京和她以前的男朋友。



阿京和她现在的男朋友。

从来不知愁的女人—阿京

阿京的人缘好，收入算不错，几个城里来的小伙子时不时也来看看她，有时使她踌躇满志，但阿京心里明白这些不过是表面现象，问题的实质必须有所付出才能有所收获。阿京从来不得罪人，处事也很慎重，曾有一些姐妹劝她去Y省，她考虑再三，还是拒绝了，因为她认为那是十分没有把握的事。

和阿京来往的小伙子不少，其中许多是因为阿京性格活泼，喜欢开玩笑，好象她从来不知愁，其实她年龄已经不小了，她也为自己的前途发愁，只不过她不表现出来罢了。姐姐的孩子从老家到这里过暑假，她的侄女也过来了，侄女是一个出色的民歌手，到这里想谋到一个歌手的位置。姐姐的孩子还小，还不太明白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事情，这真让阿京着急。

阿京姐姐的孩子从家乡来过暑假。





聚焦生存

阿京和孩子们。

阿京是一个十分聪明的女孩，从N省来到H市，这里的小姐对当地小男孩都十分反感，因为男孩子不懂事，有时也会和姑娘们捣乱、起哄，使姑娘们难堪，但阿京不同，她能和本地的小男孩打成一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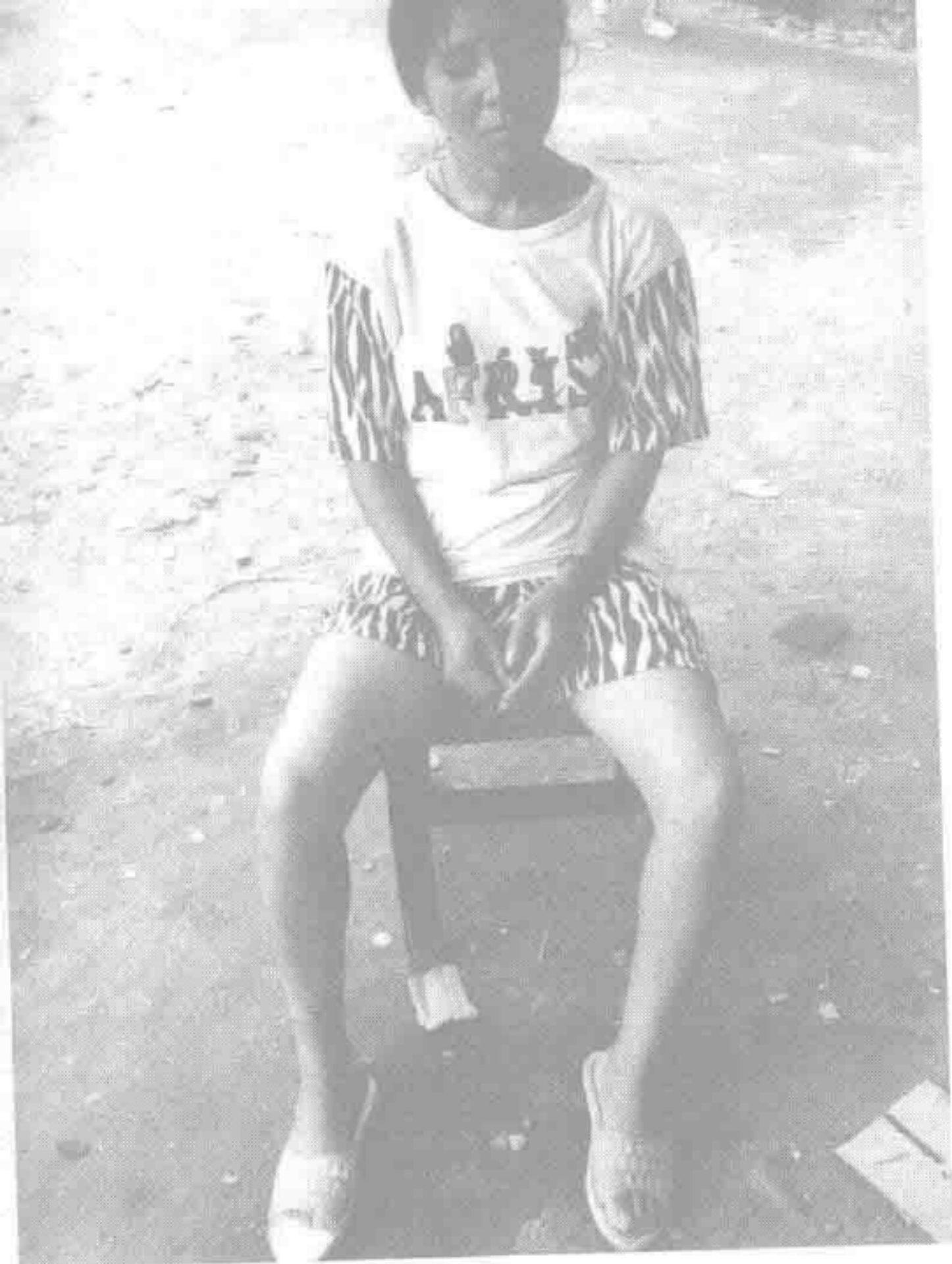
淘气的小男孩。



这个小卖铺的凉棚还未拆除时，阿京常常坐在那里。



聚焦生存



丁玲
丁玲

聚焦生存

